



READERS

读者®

■ 浮生 ■ 杨绛先生回家记 ■ 白宫是座什么宫 ■ 丑角杂谈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7·5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34期 三月上

卷首语



小孩与鸽子/油画(西班牙)毕加索/1901年

三思而不行

● 鲍鹏山

鲁国正卿季孙行父，谥“文”，史称“季文子”。此人非常谨慎，做事三思而后行，大家都佩服他。后来孔子含蓄地批评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

如今很少有人认真读古代典籍，以讹传讹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这句“三思而后行”，很多人认为是孔子说的，是孔子提倡的。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孔子反对的。

季文子是一个“乡愿”式的人物，极世故，精于算计，算来算去，总是为自己打算。岂止是他，任何一个人，祸福利害计较太深，就不能见义勇为。所以，孔子说：“再，斯可矣。”想得太多，人便退缩，长此以往，人便委琐。人一委琐，便不足观。

明人李贽倡“童心说”，说人必须保持一颗童心，方为真人。

何为童心？李贽的解释非常精彩：“最初一念之本心！”为什么是“最初一念”？因为，最初一念的判断，往往是价值判断，是对善恶美丑的判断。比如，看到有人在大街上行窃，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是犯罪行为，必须制止。

但是，第二、第三反应呢，就很可能就是这样：我制止他，我会不会受到伤害？我还是不管了吧？

钱穆注解《论语》，于此则下注曰：“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做事贵于果断坚决，想得太多了就变成为自己打算了）

孔子为什么反对三思而后行？因为，三思过后，正义往往不行，行的，往往是私利。

（林冬冬摘自《国学》2016年第10期）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孙烈举 马逸尘

王廷鹏 南衡山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7年第5期

文苑

【卷首语】	1 / 三思而不行	鲍鹏山
【文苑】	4 / 浮生	任晓雯
	10 / 时节须知	二 毛
	50 / 键子里的铜钱	琦 君
	60 / 冬夜记	李 娟
	66 / 雨中的猫	海明威
	67 / 这样就很好	余秀华

【书林一叶】	16 / 阴翳礼赞	谷崎润一郎
--------	-----------	-------

【诗 帖】	72 / 我的技艺, 或曰阴翳之艺术	狄兰·托马斯
-------	--------------------	--------

人物

【人 物】	40 / 杨绛先生回家记	吴学昭
	54 / 光棍康德的幸福生活	冯晓虎

【名人轶事】	18 / 我所认识的卡斯特罗	加西亚·马尔克斯
	63 / 伯爵茶中觅自由	蔡子强

【回 忆】	8 / 文人肖像	罗雪村
-------	----------	-----

社会

【杂谈随感】	7 / 历史的温度	史 雷
	12 / 我的歌是文学吗	鲍勃·迪伦
	13 / 关于文学奖	村上春树
	14 / 免于贫困的自由	张凤安
	20 / 战争的伤痕与印记	彭小瑜

【话 题】	34 / 为什么要上一所好大学	李柘远
-------	-----------------	-----

【警世钟】	26 / 一场良知“冻结”后的灾难	蒋骁飞
-------	-------------------	-----

人生

【人世间】	68 / 模糊的界线	胡 弦
-------	------------	-----

【人生之旅】	33 / 三十年前的一件小事	简·佩克
	46 / 关掉朋友圈之后	丁泽宇

【两代之间】	24 / 匮乏感	ida
--------	----------	-----

【青年一代】	37 / 天使之声和赤脚大仙	王小妮
--------	----------------	-----

【婚姻家庭】	52 / 爱是不平等	蒋方舟
--------	------------	-----

生活

【心理人生】	29 / 写给谁的情书	张丽钧
--------	-------------	-----

【经营之道】	32 / 危机爆发之时	曹德旺
--------	-------------	-----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34期) 三月(上)

生活

【生活之友】 36 / 你被宰定了 丹·艾瑞里

文明

【在海外】 21 / 雪灾 沈奇岚
22 / 爱恨好莱坞 成龙
44 / 白宫是座什么宫 周斌

【科海览胜】 27 / 航天趣闻 太空精酿

【人与自然】 23 / 有人会记得 Ent

【文化茶座】 28 / 丑角杂谈 苍耳
56 / 人类扎堆史 崔鹏
58 / 错过的音乐课 邓康延

【历史一页】 62 / 汉尼拔和项羽 莲悦

【史海拾贝】 43 / 这字不能说 张佳玮
51 / 前朝的孩子 路卫兵

【知识】 48 / 智商的“密码” 张燕

悦读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30 / 名人与猫
64 / 俯瞰母星 本杰明·格兰特

点滴

【意林】 70 / 回馈(外一则) 王鼎钧
70 / 发现上帝 纪伯伦
70 / 男人的堡垒 张国立

【点滴】 11 / 吃事 汪曾祺
15 / 爸,你讲下广州城 黄永玉
19 / 朋友·知己·孤独 吴冠中
47 / 人生好友 毛丹青
53 / 谈情 苏岑
57 / 过多的才华是一种病 木心
69 / 母亲的遗物 秦文君

【智趣】 36 / 智趣

互动

【互动】 71 / 互动

艺术

【封面】 曼陀罗(油画局部) 乔治亚·欧姬芙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曾雪梅

曾雪梅七岁时，喜欢趴在窗台上，仰面数飞机。飞机跟小鸟似的，翅膀不动地滑过去。时或起一记嘘声，仿佛有人吹口哨。地平线轰然颤动，团起阵阵乌云。曾雪梅觉得像是过年放鞭炮，便拍手欢呼。母亲兜头一掌道：“看啥西洋镜，东洋鬼子投炸弹呢，把闸北炸平了，还在南京路上开枪杀人。回头捉牢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囡，扯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

是年，曾雪梅已开始念书。父亲说：“女小囡学点文化，以后不被婆家欺负。”送她到私立小学，读至十三岁，又报名爱国女子中学。尚未入学，校舍便被日本人炸坏。曾家弃了房产，逃到法租界，在寺庙院子里搭了个滚地龙（简易住房——编者注）。

曾雪梅断续上了四年夜校。父亲道：“家里情况不好，你相帮分担点吧。”她便辍了学，由邻居引荐，到日本人的厂里做工。厂子在川公路，叫福助洋行。曾雪梅定在门口，不肯进去。邻居反复诘问，她才憋红脸道：“日本人，会吃小囡吗？”

曾雪梅过了考试，因为识字多，被派作车间记录员。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外加大米、菜油、黄豆各十斤。逾数月，养得颊圆颐润，头发也黑了回去。工头二本松是日本人，一对近视眼，腰背微微佝偻，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他的夫人千代子，也在车间工作。



一次，千代子邀了几个中国女工去她家吃饭。曾雪梅走过南京路时，浑身胝皴，谎称不舒服，让同事们先行，自己坐到街沿上，掏出用来送礼的苹果，边啃边想心事。食罢，核子一扔，返身往回走。

旬余，有个机修工来车间做工，嘴巴不清爽。曾雪梅道：“钟阿宝，我又不上车子，机器坏了关我啥事。你再说话不二不三，我就骂你八格牙鲁了。”钟阿宝不怒反笑：“曾雪梅，你觉得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曾雪梅睨一眼围观的同事，道：“宁波猪

猡，我才不上你的老当。”钟阿宝跌足道：“大家都是中国人，又是同事，屋里厢也住得近，说话做啥这么难听。等着，有你后悔的。”

曾雪梅回得家来，说与母亲。母亲道：“当然中国人好，有啥不敢讲的，随他告到东洋拿摩温（工头——编者注）那里去。”曾雪梅道：“我也不晓得。听说中国工头都打人的。二本松不打人，也不拖欠工资。日本大班来视察时，还给每人发十块洋钿奖金。”母亲嘴唇一抖道：“小恩小惠的，就把你收买了。若不是鬼

浮生

●任晓雯



子杀人放火，你爸还在四马路小菜场卖甲鱼呢，那样我们家就不会穷，你就会一直念书，保不准念成个挺括的女大学生了。”曾雪梅默然一晌，问：“那为啥让我去日本工厂做事？”“噫，赚鬼子的钞票，也是爱国啊。”

旋而到月头，发了工资，曾雪梅背回大米和黄豆。母亲借了一座台秤过磅，忽道：“好像少脱了。”曾雪梅听得母亲口齿有异，抬眼见她嘴巴歪斜，唇角拖下一线涎沫来。“妈，怎么了？”母亲想伸手去擦，却感觉天花板一动，面孔已然贴倒在地。

一日工间休息，千代子问曾雪梅是不是有心事。曾雪梅犹豫了一下，说：“我妈跌了跤，半边身子僵掉了。找过郎中，不见好。现在她不肯吃饭，说要早点死掉，帮我们节省钞票。”千代子取了六十块钱，让她给母亲找西医，补营养。曾雪梅推却着，收下，回去说与家人。母亲回光返照似的，嗓门铿锵响道：“我是个强硬的人，不讨日本人便宜。”一口气接不上，眼乌珠翻了白。曾雪梅扑过去，见一滴浊黄的泪水滑过母亲的太阳穴，在鬓边略作停滞，吧嗒滴落于枕上。

曾雪梅把钱还给千代子，自此避开她和二本松。母亲过世不久，大哥和一家电话公司的女职员结婚，住上公司分配的大房子，把父亲也接了去。阿嫂给曾雪梅介绍了在南华酒家当厨师的老乡。谈了一年多，请亲友在扬子饭店吃一顿

饭，算是把婚结了。

婚后，丈夫建议曾雪梅辞工。犹豫间，日本投降，福助洋行解散。曾雪梅归得家来，专心养胎。忽一日，老邻居捎来二本松的信，她才晓得，厂里的日本人，都被关到了提篮桥。她瞒着丈夫，买了六包稻香村鸭肫肝，找来几张连史纸，学千代子的做派，将点心盒子包起来，用绢带扎了个蝴蝶结。

曾雪梅拎了鸭肫肝，去提篮桥探监。登记、盘问、等待。听到喊她名字，已是入暮时分。晃眼见一个灰发女人，穿着空阔的囚服，挪着碎步出来。曾雪梅“啊呀”一声，汪起半眶泪。千代子坐下，咬咬嘴唇，微笑道：“我们快被遣送回日本了。以后没饭吃，到上海来讨饭，你会给点吃的吗？”曾雪梅用力点头。千代子深鞠一躬，泪水甩在点心盒上，连史纸的颜色一摊摊深了起来。是日临别，千代子送了她一包童装，都是亲手缝制的。她本来以为，自己会在中国生孩子。曾雪梅怕丈夫见怪，留了一件电机纱短褂，其余的送去了典当铺。

三个月后，曾雪梅开始做母亲。她将电机纱短褂给大儿穿，很快短小了，便收起来，转与二儿穿。怀第三胎时，解放军来了。派出所唤了她去，“日本人撤离前，把工厂机器运到吴淞口，扔进海里了。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她说不晓得。派出所的人问道：“听说你跟日本人关系好，会讲日本话，经常骂中国人八格牙

鲁？”曾雪梅道：“放他娘的狗臭屁，我顶顶恨东洋鬼子了，我妈就是给他们气死的。不信把钟阿宝叫来，当而问问。最讨厌男人家背地里嚼舌头。”派出所的人道：“不是钟阿宝讲的，是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又盘问几句，才放她走。

曾雪梅把在弄堂里玩耍的二儿揪回家，闭紧房门，剥了他身上的电机纱短褂，剪成一条条，混着废报纸烧掉。二儿号啕不已，被她甩了一巴掌：“哭你个魂灵头。日本鬼子良心忒坏，啥人稀罕他们的破烂衣裳。”二儿道：“你说千代子阿姨蛮好的。”“呸呸，什么千代子万代子，乱话三千。当心日本鬼子把你撕成两片，蘸蘸腐乳吃掉。”二儿嘶了一声，不再说话。

江秀凤

人人都说，江家三小姐酷肖宋庆龄。一帘垂丝刘海，鬓发低绾在后颈窝。她五岁练毛笔字。及至上学，文章写得周正。十三岁，由老师带领，出去抵制日货。江老爷恰路过，见女儿站在杌子上，和男同学一起高喊“打倒日本人”，怒极，替她退了学。江秀凤垂手喏喏，偷哭一场。

江家初住镇江。地方军变，逃至东北边的姜堰。江老爷垂亡，对江秀凤说：“八个子女里，我最对不起你。你识字最早最快，本该去苏州，读所女子中学。你心肠太软，文化最低。务必找户好人家，乱世里撑着你。”

江秀凤十八岁成亲。婆家



开当铺。丈夫孙震东读过私塾，高中毕业，在洋行上班。逾数年，时局动荡，职业不稳，他跑去泰州，与人合开影院。钱财被骗失殆尽，暂搬至岳母家。

少时，日本人来。满街火药味，熏得人鼻痛泪流。孙震东不顾内兄反对，携妻挈子，逃到沙港子。当地传言：“孙震东是江纯甫女婿。江纯甫在南通做过大官。家里的袁大头、孙小头，用麻袋装。法币堆得一屋屋。”孙震东被绑票三次。江秀凤从大哥处求得两次赎金。第三次，她拖着四儿二女，跪在绑匪家门口，号啕喊穷。绑匪不忍，放人。孙震东见到妻子，兜头一耳光：“你做的好事，把我面子都落光了。”

他们回姜堰，受四弟资助，开一爿店，取名“镇太和”，从大店批了日用百货卖。江秀凤坐店理账，做警察的远房表哥帮忙罩护。孙震东想重振当铺，未遂。他从自家店里拿酒，喝得醒醒然。时或詈骂江秀凤，说她和表哥走动太密；扯住她前襟，抖筛似的甩来晃去。

江秀凤悄悄拜托二姐：“他再没工作，就要毁了。”彼时，二姐夫留美归来，就职于上海工务局，便把连襟介绍到芜湖信托局。孙震东对妻子道：“我就说吧，只要是人才，总有人求上门。你还想去托关系，哼，也太小看我。”江秀凤唯唯。

此后一段太平日子。孙震东面颊滚圆起来。他爱把孩子

拢在身边，来回数点：“我养了四只光榔头，三根小辫子。家子婆亦有功劳。”江秀凤匿笑。她已鬓角藤灰，眉毛疏散，而相比丈夫年长。

春杪，局势暧昧。信托局的同事纷纷南逃，让孙震东同逃。弗肯，举家回上海，借住五弟家。上海一夜翻天。孙震东没有工作，去做了登记。人民政府将他派至宣城，当小银行职员。工资五十五，补贴完父母，每月寄回三十元。儿女渐长，家用不够。江秀凤到街道当扫盲夜校的老师。

年余，“三反”“五反”。孙震东被人揭发旧时待过洋行。“五反”队自安徽来，搜查“孙震东贪污的金首饰”。江秀凤上交一把银勺子、一根红木文明棍、一只英国奶粉铁皮罐，给丈夫写信，叮嘱他服从国家，回音渺然。

七年后，孙震东回沪。其牙齿半落，蹒跚有老态。“我是清白的，他们啥都没审出来，”又说，“是我自己辞职，不想干了。他们反复挽留我。”翌年，他脖颈水肿，胸腔疼痛，查出肺癌晚期。

冬至，后夜，月光冷黄，窗框摇动。孙震东呼吸如鸣笛。江秀凤抱紧他，感觉他浑身震颤，似有猛兽挣扎，要从他轻瘦的骨骼里出来。江秀凤的耳朵凑向他墨灰的嘴唇，听见他一字一噎说：“政府晓得冤枉了我，赔了两百块钱。我怕人偷走，没告诉你。”

孙震东落葬不久，扫盲夜校解散。江秀凤抠挖墙脚。果真理有人民币，裹了数层油

纸。油纸遭鼠啮，边角残缺。里头钞票张张霉湿，一碰即烂。江秀凤抓了废钱，撒在亡夫遗像上：“孙震东，孙震东，我忍了你一辈子。”

江秀凤找街道干部，求一份工作，“我啥苦都能吃。”旬余，如愿。到新单位报到，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大美华绣花软底鞋。同事嗤笑：“收个垃圾废品，还要穿旗袍。”江秀凤回家，拆却旧衫，缝制劳动装。她初次穿两截头衣裤，感觉仿佛赤身裸体。

废品站二人一组。一人称废品，一人付钱。江秀凤同组的同事，以前是个阔少，因政府动员劳动力，被迫出来工作。他说：“我堂堂大学生，竟和家庭妇女是一样的工资。”终日枯坐废品站内，捧一本《新名词辞典》。

江秀凤独自出站，拉着板车，在徐家汇兜转。双目受曝晒，刺痛流泪。后颈晒伤起泡。脚底老茧厚硬，被撕剥得坑坑洼洼。一次，上门收废品，遇故人。对方注视良久，忽道：“三小姐，是你吧？”她赧然红了脸，仓皇下楼，缩立于墙边，放任自己哭个够。俄而摇摇小铃，起车前行。

江秀凤收了十年废品，光荣退休。住大儿家，朝北小间，一床、一椅、一马桶。她把孙震东的遗像挂在床前，又裁开月历纸，书写兄弟姐妹名字，粘到墙壁上。他们都不在了。大哥歿于“镇反”；二姐、五弟、六妹亡于“文革”；四弟在五七干校病重不治；小弟远赴西双版纳，在原



历史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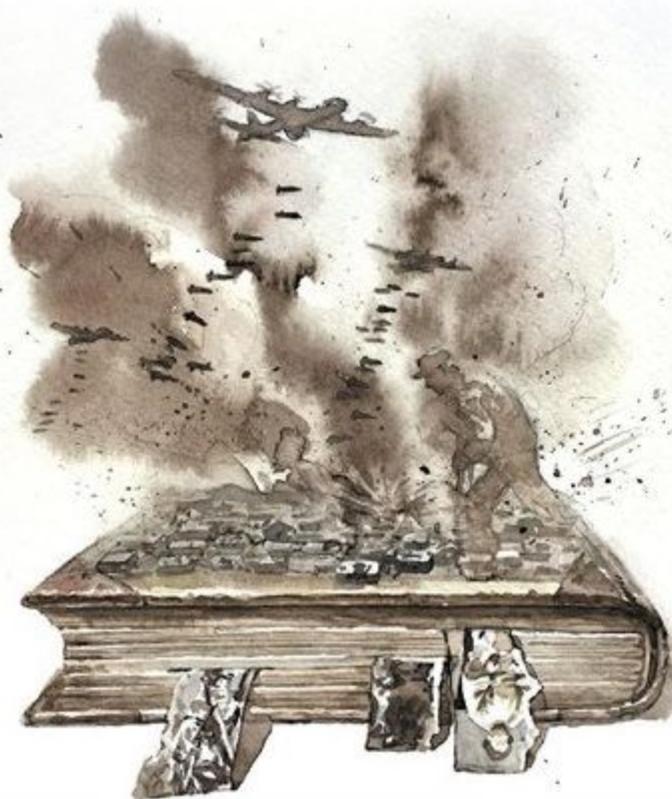
● 史 雷

我对历史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我在写小说《将军胡同》的时候，采访了很多八十几岁的老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追问他们：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听到炮声？他们当中很多人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当时真的听到从卢沟桥边传来的炮声。有一位老先生，当年还是一个上高小的小学生，说1935年左右，日军的侦察机在北平上空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飞行侦察。小学生们就拿着弹弓试图打下它们，后来遭到老师的批评，说那样反而会伤害到自己的同学。我觉得这些细节特别鲜活，所以后来我把这些历史细节都写进了我的小说里。

然而历史不是玩笑，历史是非常残酷的。

西南联大的一位毕业生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政府枪毙的第一个汉奸是缪斌，这个人曾任汉奸组织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

长，后来又任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可他的两个儿子——缪中和缪弘，却相继报考后方的西南联大。当时的缪中是在日本上的中学，特意从日本回国；而缪弘是一位诗人。1944年中国组建了第一支伞兵部队——鸿翔伞兵部队，这是一支由中美两国军人混合组成的部队，缪中和缪弘作为随军译员相继参军。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半个月，在收复广西平南县的一次战斗中，作



为随军译员的缪弘本可以不用冲锋，但他选择了冲锋，他和许多中国士兵一样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个故事讲完以后，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好像缺了一个人。

很多天以后，我坐在电脑前，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让我打开电脑，打开浏览器，打开搜索网站。我敲下了缪弘两个字，点击空格键，又敲下了母亲两个字，按回车键。终于，一个网页上的内容让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个网页上写着，缪斌的夫人是日本人。这个日本女人在这场战争中，先是失去了一个中国儿子，之后又失去了中国丈夫。而这场战争让她的丈夫和儿子深陷两种不同的立场、两个不同的阵营当中。我觉得历史细节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对历史做深究和挖掘，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它往往会让我们感动不已。

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接近文学了。

（林 边摘自《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李小光图）

始森林里，被一棵大树砸死。

江秀凤不明白，自己明明最没本事，怎就不小心，活得最长。孙子孙女们，个个比她高了。她久患白内障的眼睛，望见万物模糊发黄，渐次褪色。她开始对着空气说话，叙往事，发牢骚，叹生平。有

时蓦然住嘴，环顾左右，似为身外存在真实事物而震惊。

忽一日，江秀凤头脑清透，水洗似的。她甚至想起幼时，母亲教自己折锡箔。她对大儿道：“锡箔要买不掉粉的。元宝不必太大，但一定要折成实心。”大儿嗯哈敷衍，

回头说：“老娘糊涂了，脑筋搭进搭出。”

江秀凤捻尽碗底米粒，端端正正躺上床。她已九十七岁，知道日子将至，因而安心。她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去日留痕摘自《南方周末》，李晓林图）

文人肖像

●罗雪村



巴金

他的灯，也挂在了树枝上

在他晚年的《随想录》里，我看到这样一个巴金。

那是1965年6月，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以群组织他写评《不夜城》的文章，他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他知道那是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

动身去河内采访前夕，他和夫人萧珊走到柯灵家，向他说明：“我虽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没有提编剧的名字。”此外，他什么也没讲，但已感到相当狼狈；虽然讲不出道歉的话，可心里却有歉意。以至于后来，他不愿意再看那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一直说不清楚。

他还讲过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时跟着别人说谎吹牛……运动中，他也曾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这些摘下面具、掏出良心的忏悔，让我看到了一个少有的善良的人。

出于善良，他思考自己的软弱。他恐惧，他屈服了，选择了忍辱负重，就像他笔下的

觉新，内心清醒、矛盾，所以痛苦；他又不是觉新，晚年，他不再沉默，当人们都表白自己是“文革”的受难者时，他要自我忏悔，要偿还欠债……我曾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向西，沿着梧桐树下的便道走向复兴西路的柯灵故居，想起巴金说过的：“托尔斯泰好像在路旁的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其实他也是一盏灯，在为活着的人照着路。

他活得——苦哩

我找到了路遥住过的土窑，在那个山沟沟里，还看望了他衰老的生父母和孤零零的养母。

又脏又破的窑洞里，土炕上一领破席，地上一层黄土；除了电灯泡，没有值钱的家什——“我娃——苦哩！”硷畔上还挂着冰柱，一条发白的土道穿过沟底，延伸到远处的公路，又通往更远的县城。矮小的大娘（路遥叫养母“大娘”）提着篮子，就从这条土道走到县城，给上中学的娃送去洋芋擦擦……1991年，路



路遥

遥回家时对大娘说：“你别怕，等我有钱了，就给咱修孔新窑洞，让你过几天好日子。”

“娃把我哄下哩。”大娘坐在土窑前的石台边，大娘想儿哩！

我给孤零零的大娘放下三百块钱，心才稍安。

走在延川县城一条泥泞的碎石路上，站在有着一孔孔窑窗的教室前，我看到了“孙少平”，看到了他眼里的嫌弃与怨恨，看到了贫穷的无辜和纯洁。

从前，黄土塬上的光景呀——苦焦、恹惶。可那里也有麻纸上贴满的红红绿绿的窗花，也有山丹丹、兰花和悠长的信天游……所以那里就走出了路遥，他在那个贫穷的地方，追寻到心灵的高贵与富有。就如他说的：“我们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但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他喜欢安静，不大喜欢甚至怕电视台来访，可他又不不好意思回绝人家……”林庚先生的女儿林容说。

他家在北大燕南园的边上，是栋老房子。他在这里居住了近60年。1998年9月的一天午后，我走进他家。院子里种了些向日葵，还有一丛青竹。屋里的家什都是暗色的、老式的，墙皮的白也成了灰



林 庚

色，散溢着久远的隔世的味道……或像人说的，他是“喧闹时代的隐退者”。

听他轻轻地讲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旧事。“郑振铎最初办《文学季刊》是在自己家。《丰子恺漫画》的序是郑振铎写的，可以看出郑的为人……我毕业后给朱自清当助教，1934年到城里教课，到三座门去过几次，在那里常碰到沈从文、曹禺，曹和我是同班同学……季羨林，好像还有吴晗、燕大的冰心都给《文学季刊》写过稿。北京是文化城，工商落后……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一进门是大理石台阶，地板软软的，很漂亮，学生可以随便进书库……”

他活到90岁时，笑答朋友们的关心：长寿之道，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可是现在胡萝卜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引起大家会意的笑声。

听着鸡鸣狗叫写小说

记得2010年3月中国作协在重庆召开会议，他作为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一散会，他一边拿出一支“咸阳雪茄”，一边说：“憋坏了！”

看着他一脸的沧桑和背后

索菲亚大酒店富丽华贵的水晶灯，感觉有点儿拧巴。

想来他脸上的那一道道褶皱，该是被黄土塬上的风吹皱的。

1942年，他生在关中农村，并在那里长大。20年后他在农村的小学、中学当教师，又在公社和区上工作，他说这让他进入了一个范围更广大的农民社会。40岁后，他索性搬回祖居地——白鹿原。每天，伴着鸡鸣狗叫声，他文思如泉涌……他曾在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旁题写道：“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还在另一幅肖像旁写了句：“白鹿原头信马行。”



陈忠实

他说过，一个50年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意象和感觉自然来自农村，包括美好的和不大美好的东西，这种情感很难改变，如果能轻易地说变就变，忘得一干二净，这人可能就有肝有肺，独缺了心。

漫画是骂人的

老方年轻时说话啥样不知道，老了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别人看什么顺眼画什么，我是看什么不顺眼画什么。”“我就画骂人的。”话糙理不糙，



方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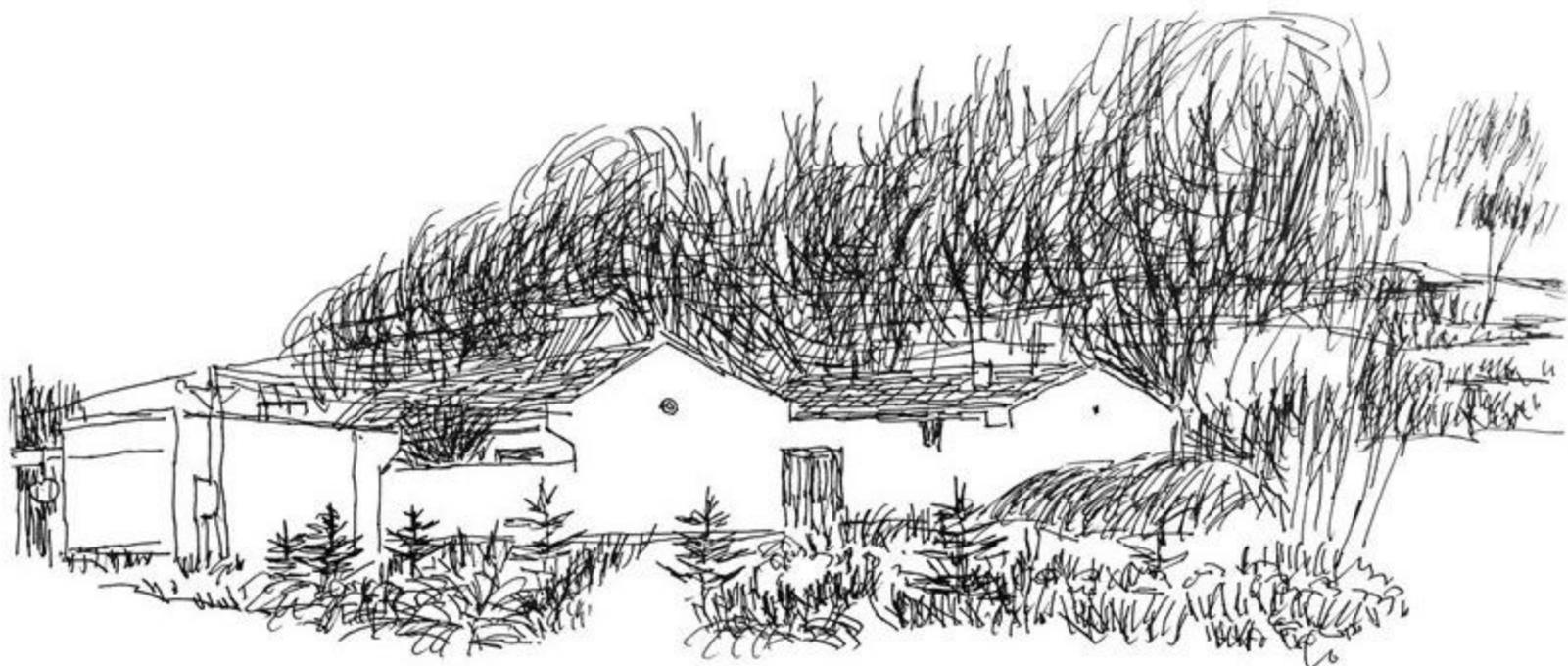
这年头谁不是拣好听的说。

说归说，你看那些利己小人、贪官鬻官，在他笔下无不可憎又可笑。他的笔下从不带脏字，而且每根线条、每个造型，都极富韵味与机趣。他画《武二郎开店》，缘起于一段被压抑的经历，从古至今像武二郎这样的人从未绝迹。他把笔锋戳向那些唯我独尊、以权压人、嫉贤妒能的人，而幽默文雅的笔调又让人会心一笑。

我有一次上门，见他正吃花生，我便打趣道：“您牙口真好！”他回了句：“反正牙也不是我的。”老方八十几岁时，还骑自行车呢。一次路遇，见他拄根拐棍儿，不由得好奇，他便自嘲道：“我不拄棍儿，他们不把我当老头儿……哈哈！”

正因他天性乐观，所以，他骂人也好，逗人也罢，皆怀善意，自然于人、于世、于己有益。怪不得他长寿，活到望百之年，还能写能画。这不，他儿子发来微信，上有老方的新作《大肚弥勒佛》，旁有打油诗：“人生本来事就多，鸡毛蒜皮一大箩。谁有弥勒胸襟阔，笑看平地起风波。”

（齐物秋水摘自大象出版社《我画文人肖像》一书）



时节须知

●二毛

谈到时节，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食品离袁枚老先生的“随园”越来越远。这不仅是已经消失了的三月的鲥鱼、正在消亡的一边走一边啄虫子的鸡，而且是四季饮食的颠倒和杂乱无章，使得当代的许多年轻人根本不清楚番茄、黄瓜、茄子等蔬菜究竟应该在哪个时节成熟。

所以胡乱地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吃相。近三十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茄子和番茄有一种没有经过夏天灿烂阳光照耀的陌生的味道，在冬天偏离了辣的方向的青椒，以及冬天一脸铁青的四季豆和豇豆。那些正当季节的、耀眼的、曾经照亮过我们幸福生活的茄子、番茄、青椒、四季豆、豇豆等都去哪儿了？我不止一次问自己，那些带有金黄色的太阳的味道哪儿去了？我越来越感到一股极其强大的反季节和转基因食品

的力量，在推动着中国饮食朝“反味道”的方向前行。

记不清我从哪年开始，做番茄时加起了白醋，因为不这样就吃不出番茄的那种甘酸味道。关于番茄，在我的记忆里，它应该是红在七八月里的。与豆腐同煮，不仅番茄的鲜香味能浸透豆腐，还能把豆腐染红，顿时让你生津开胃。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冬季的，因为我天生怕冷。不过一旦进入秋天，我还是盼着霜降快些到来，因为霜降之后我就可以生吃白萝卜了，那种脆、甜且多汁，是霜降之前的萝卜所没有的。这样可以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天，但清明节一过，萝卜就会因空花、味淡而不中吃了。

清明可以说是一个吃的分界线。从清明开始，上一年秋冬时节腌制的坛子菜，不管是盐菜、冬菜、大头菜还是鲑海椒、酸海椒，都会随着夏天的

到来而得到充分的发酵。那种沁人心脾的乳酸香，似乎专门是为了三伏天到来时，搭配那碗粥、抚慰那只胃的。正如袁老先生所述：“当三伏天而得冬腌菜，贱物也，而竟成至宝矣。”

这些年来，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每年开春椿芽菜的如期到来，这几乎成了我应季而食的唯一欣喜。每到这个时节，我会专门去农村收集心爱的土鸡蛋，以便“门当户对”地搭配我们的“椿芽妹妹”。所以我想，工业化养殖场的那些鸡蛋再怎么装，都不能匹配咱们乍暖还寒时的那一叶俏椿芽。我们的老祖宗孔子早就说过“不时不食”，即不到季节、不到时候，是不能拿出来吃的。反季节菜的味道和营养远远不如应季菜。我曾用自然生长的应季茄子与反季节的大棚茄子做过细致的口感比较，其味道相



1.老舍先生一天也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x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2.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我也一句不懂，比如温州话）。否则，是个损失。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3.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而且馋。她们常常一把一把地买来吃。一把有十多根。她们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赛蒂的诗、勃朗特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

4.“蚂蚁上树”原是四川菜，即肉末炒粉丝。有一个剧团的伙食办得不好，演员意见很大。剧团的团长为了关心群众生活，深入食堂亲自考察，看到菜牌上写的菜名有“蚂蚁上树”，说：“哎呀，伙食是有问题，蚂蚁

吃 事

◎汪曾祺

怎么可以吃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团长呢？

5.我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时候，在演乐胡同上班，每天下班都见一位老人卖烂和蚕豆。这位老人至少有七十好几了，头发和两腮的短须都已经是雪白的了。他挎着一个腰圆的木盆，慢慢地从胡同这头到那头，哑声吆喝着：“烂和蚕豆……”后来老人不知得了什么病，头抬不起来，但还是折倒了颈子，埋着头，卖烂和蚕豆，只是不再吆喝了。又过些日子，老人不见了。我想是死了。不知道为

什么，我每次吃烂和蚕豆，总会想起这位老人。我想的是什么呢？人的生活啊……

6.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人，那年我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7.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郁的果香。

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

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辛 普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生活，是很好玩的》一书，吴浩然图）



差甚远。

猪肉也是一样的，三个月出栏的猪，其肉质就远远不如七八个月或一年出栏的；喂生饲料长大的也远不如喂粮食长大的。去年与某网站美食频道的记者去浙江一生态猪场采访拍摄，一下车我就请猪场老总带我去看看猪的厨房。猪场老

总当时非常惊讶地说：“猪怎么会有厨房呢？！我们把饲料拿去直接喂就是了。”我说你们不是说这是完全生态的猪吗？最好吃的猪肉，一定是把饲料（粮食）煮熟来喂的猪，所以养猪一定得有具备锅灶的厨房。

如今想要按一年四季的时

序变化而食，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除非自己去找一处世外桃源，闲养鸡鸭，按季节栽种农作物，再养上几头大肥猪。不过这也正是我想要过的美食生活，美食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欲何依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味的道》一书，乐 子图）



我的歌是文学吗

● [美] 鲍勃·迪伦

有人曾告诉我，我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我也不得不认为我获奖的概率与我能站在月球上的概率相同。事实上，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和随后的几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被认为优秀得可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迪伦出生于1941年，诺贝尔文学奖在1940年至1943年都是空缺的——编者注）。所以，我认为，至少可以说，我现在属于这个人数非常少的群体。

收到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时，我正在路上。我花了好几分钟才确定它没错。我开始回想起威廉·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文学人物。我估计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剧作家。他正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这个想法不太可能进入他的大脑。他的文字是为舞台而写，是用来说的，不是拿来阅读的。当他在写《哈姆雷特》的时候，我确信他在思

考很多不同的事情：“谁是这些角色合适的演员？”“这应该怎样演出来？”“我真的想把这场戏设置在丹麦吗？”创造性的想象与野心毫无疑问是他最需要思考的，但也有很多平庸的问题需要考虑和处理：“钱到位了吗？”“我的观众有足够的好座位吗？”“我在哪里可以弄到人类的头骨？”

我敢打赌，在莎士比亚的头脑中最不需要考虑的事情是：“这是文学吗？”

当我还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少年时，甚至当我开始因为我的能力而取得一定的知名度时，我对这些歌曲的愿望也不过如此。我希望它们能够在咖啡馆或是酒吧里被听到，后来也许有可能进入卡内基音乐厅、伦敦帕拉斯剧院这样的地方。如果我的梦想再远大一点，就是我希望制作唱片，

在收音机里听到我的歌。那是当时我心目中的大奖。

当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做我最初想要做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我已经制作了几十张唱片，举行了几千场音乐会。不过，我的歌曲才是我做的所有事情的中心。它们似乎在许多不同文化的人的生活中找到了各自适合的位置。我非常感谢。

但我必须说，作为一个表演者，我为5万人表演过，也为50人表演过。我可以告诉你，为50人表演更难，因为5万人会形成一个单一人格，但50人不会。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有独立的身份，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会更清楚地感知事物，会检阅你的真诚，以及你如何用自己的才华将其表达。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人数不多，我没有忽略这个事实。

就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也经常既要忙于努力追求创造性，又要处理生活里的种种琐事。“谁是这些歌曲最好的演唱者？”“我是在合适的录音室录音吗？”“这首歌的调子对吗？”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即便在400年后。

我从来没有时间问自己：“我的歌是文学吗？”

所以，我真的感谢瑞典文学院，既花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又最终给出了一个如此美妙的答案。

（本文为鲍勃·迪伦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小克摘）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关于文学奖

● [日] 村上春树 ◎ 施小炜 译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品。更别谈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1974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他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有人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秉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

然而许多时候，世人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了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威一方“颁奖给你啦，速来领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视线”，让钱德勒和艾格林们焦虑不安吧。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

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被问到这个）时，我总是回答：“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不比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的这番话。

仔细一想，这的确是既现实又无聊乏味的答案，听上去就像彬彬有礼的“官方发言”。我自己也时常这么想。但无论是多么无聊乏味的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却是实话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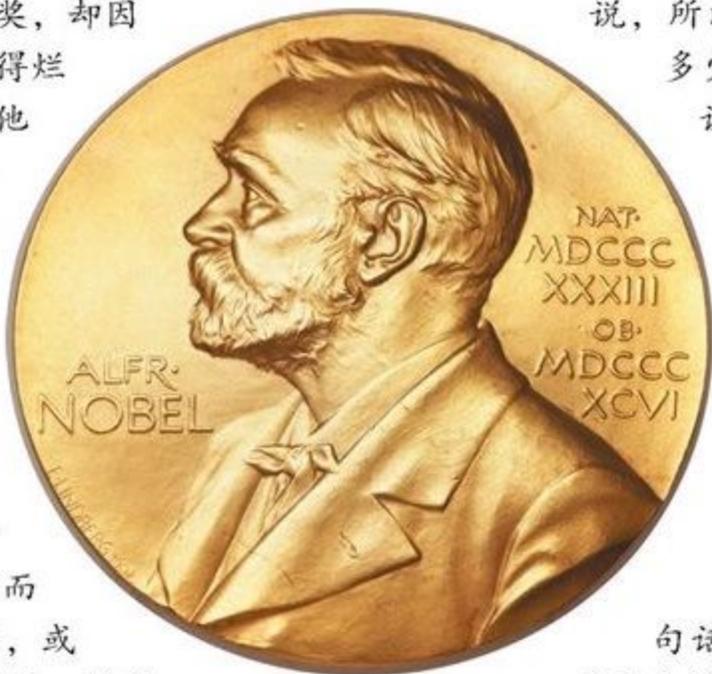
说，所以也无可奈何。不管被问多少遍，我都会重复相同的说法。当一个读者付出一

千几百日元甚至几千日元买一本书时，他绝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只有一个坦率的想法：“我要读这本书！”或者说只是抱着一腔期待。这样的读者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珍贵。

本来不必重新强调这句话——流芳百世的是作品，

而不是奖项。还记得两年前的芥川奖获奖作品的人，还记得三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会太多。假如一部作品果真优秀，经历了适当的时间磨炼之后，人们就会永远把它留存在记忆中。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吗），又有谁会介意这种事情呢？文学奖虽然能让特定的作品风光一时，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冬 冬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





免于贫困的自由

●张凤安

王尔德说，对坏东西的唯一态度就是不用搭理。现在的问题是，当坏东西出现时，人们没有耐心辨别真伪。真相成为奢侈品，流言如病毒。

正如特朗普的胜利，有人解读为这既是民主的胜利，也是自由的挫败。民主与自由曾经亲如孪生兄弟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社交媒体让真相成为令人畏惧的事物，而谎言则更像艺术，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

马克思年轻时就说过，人们无法表达，只能被表达。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吃瓜群众”不再接受被代表、被表达的捉弄，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主张，就如潮水一样，来时气势磅礴，散时悄无声息。

过去100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严谨和专业的、以推动现代文明共同价值观和共识的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如法国大革命中的王冠，被打落在地，无人拾掇。社交媒体驱动的真相和谎言如雾又如电，形成了舆论场的势能差。

最新的例子是深圳市民罗尔，因为5岁的女儿罗一笑不幸患白血病，很有可能举家陷入困顿。于是罗先生的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几乎在一夜之间赢得同情并获得200多万元人民币的打赏。

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更多的细节随后被披露，如罗尔拥有三套房，如孩子每天的治疗费用并没有文章中写的那样多，再如有营销机构在幕后推动等。一时“吃瓜群众”群情激愤。

不能不说这个时代的伟

大。一位父亲因为写了一篇爱女患病的感情炽烈、细节动人的文章，轻易就赢得了大家的转发和积极的小额资助。社交媒体的力量，如洪荒之力，又如种子之力，摧枯拉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社交媒体时代的群众善良、热忱，但也一厢情愿、尖酸刻薄，带着深深的偏见，以及与生俱来的傲慢。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中坚力量。一位父亲为爱女写文章筹集未来可能用到的巨额治疗费用，并

最大限度地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尊严，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吃瓜群众”更爱看到的故事桥段是父亲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救助爱女，却不愿意接受一位有才情的父亲通过卖文获得人们微薄的打赏，来缓解家庭危机呢？

人们的同情心可敬可嘉，应该同情的是孩子的遭遇，因为无论多少钱都挽回不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如果同情心一定要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那这样的同情心本身就是廉价、脆弱





爸，你讲下广州城

●黄永玉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三年灾荒，我认识一对因某种理由住在农村的夫妇，他们有很多孩子，七个，且大多是女孩。一般说来，女孩乖，懂事、体贴人。

倒数第三个女孩才四岁，饿倒了。什么病都没有，就是起不来。一天、三天、五天……父母和其他的孩子白天晚上地忙。虽然所有的孩子都还活着……半夜，四岁的女孩忽然要爸爸。

爸爸坐在床沿上。

“爸，你讲下广州城……”

爸爸说：“……囡囡病好了，哪一天爸爸带囡囡去广州

中山五路看外婆。中山五路有电影院，天天放好看的电影；还有中山公园，很多花，很多鸟唱歌……”

“爸，不讲电影，不要花，不要鸟唱歌……”

“呵！好！中山五路有占元阁茶楼，莲蓉包、虾饺烧卖、咖喱角。公园前卖桂林米粉，好鲜的汤味，一碗又一碗……摊档还卖椰子酸姜，又甜、又酸、又辣……”

“不要酸姜，爸……不要……”

一切归于静寂。

“她怎么啦？”妈妈问。

“……走了……”爸爸噓



了一口气。

她来到世上才四年，又匆匆走了。那时候，一般来说，家里发生这类事，是没有人哭的。

（夜色摘自作家出版社《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黄永玉图）

而又卑微的。

无论是支持“脱欧”的英国中产，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广大中西部的中产，还是像罗尔这样的中产，无论欧盟多么美好，全球化带来多少收益，“打赏”有多少，都无法让他们像二战后20年那样，处于加尔布雷斯说的“丰裕社会”，并拥有这个社会赋予的保障、繁荣、积极向上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剧烈变化、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科技让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时代变化太快，有的人赶上了，有的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充满忧虑地

表示：“在抵达目的地的航程中，中途被抛弃的旅客比最终抵达的要多。”正如拉丁美洲一百年的“哭泣”——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那样，现代科技在带来富有的同时，如何避免人们心中的贫困？

最新的消息是，经过腾讯公司、深圳市民政局和罗尔等三方的协商，原来“打赏”给罗尔和小一笑的260多万元人民币原路退回。一场同情心和舆论的反转，让事情回到悲情的原点。没有人在此事件中获益，人们期待看到绿洲，却最终选择了荒漠。

塔勒布在其名著《黑天鹅》一书中说，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一条是风险意识及其抗风险的能力。

现代社会抗风险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保险。保险的基本原理就是大家筹钱，一旦谁家有事，就用保险金来救助，使得人们享有免于贫困和恐惧的自由。其实，大家对罗尔的“打赏”，不正是事后的一次保险行动吗？

这就好比，比尔·盖茨的豪华汽车撞车了，他获得巨额保险赔偿，你不能因此指责说，盖茨你那么有钱，干吗还要花保民的钱？

科技带来的富有，不应该让我们陷入内心的贫困。我们的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中产价值观：免于贫困和恐惧的自由。

（子文摘自《周末画报》2016年第50期，邝飏图）



阴翳礼赞

●〔日〕谷崎润一郎

◎陈德文 译

听说纸这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对于西洋纸，我们只当作实用品，此外没有任何感触，然而一看到中国纸和日本纸的肌理，立即会感到温馨舒畅。同样是洁白，而西洋纸的白不同于奉书纸和白唐纸的白。西洋纸的肌理有反光的情趣，奉书纸和白唐纸的肌理柔和细密，犹如初雪霏微，将光线含吮其中，手感柔软，折叠无声，如同触摸树叶，娴静而温润。

我们一旦见到闪闪发光的的东西就心神不安。西洋人的餐具多为银制、钢制和镍制，打磨得锃亮耀眼，但我们讨厌那种亮光。我们这里，水壶、茶杯、酒铤，有的也用银制，但不怎么打磨。相反，我们喜爱那种光亮消失、有时代感、变得沉滞黯淡的东西。无知的女佣将带着锈迹的银器擦拭得光亮如新，反而遭到主人的叱骂，这种事儿每家都曾发生过。近来，中国菜一般都采用锡制的餐具，大概中国人就喜爱那种古色古香的东西。锡制品类似铝制品，虽然感觉并不好，但中国人用起来，务必要有时代印记而富于雅味。而且，表面上即使刻有诗文，也要同黝黑的纹理和谐一致。就

是说，一到中国人手里，轻薄而光亮的锡金属，一律变得像朱砂一般深沉而厚重。

中国人也爱玉石，那种经过几百年古老空气凝聚的石块，温润莹洁，深奥幽邃，魅力无限。这样的感觉不正是我们东方人才有的吗？这种玉石既没有红宝石、绿宝石那样的色彩，也没有金刚石那样的光辉，究竟爱它的什么呢？我们也弄不清楚。可是一看那浑厚蕴藉的肌理，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玉石，想到悠久的中国文明的碎屑都积聚在这团浑厚的浊云之中。中国人酷爱这样的色泽和肌理，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可以理解了。过去，甲州产的水晶透明中满布着淡淡的云翳，感觉非常凝重。有一种名叫网金红石的水晶，内里混合着不透明的固体，反而为我们所喜爱。哪怕是玻璃，经中国人之手制作的所谓乾隆玻璃，也比一般玻璃更近似玉石

或玛瑙。玻璃制造术很早就为东方人所知晓，但不如西方那样发达。陶瓷制作技术的进步，无疑和我们的国民性有关。

我们自然也不是一概讨厌闪光的东西，但较之浅显明丽，更喜欢沉郁黯淡。无论天然宝石还是人工器物，肯定都带有那个时代光泽的云翳。中国有“手泽”一词，日本有“习臭”一语，长年累月，人手触摸，将一处磨亮了，体脂沁入，出现光泽。换句话说，就是手垢无疑。看来，“寒冷即风流”；同时还有一警句——“污秽出文雅”也能成立。总之，我们所喜好的“雅致”里含有几分不洁以及有碍健康的因子，这是无可否认的。西方人将污垢连根拔除，东方人对此却加以保存，并原样美化之。说一句不服输的话，从因果关系看，我们喜欢那些带有人污垢、油烟、风沙雨尘的东西，甚至挖空心思爱其浸润后的色彩和光泽，而且一旦居于这样的建筑之中，使用这样的器物，便会奇妙地感到心气平和，精神安然。

（练习曲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阴翳礼赞》一书，王青图）



集齐五个“福”算不上什么，要是你家能集齐五个“拆”，这辈子都不用愁。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句流行的网络用语出自哲学家尼采。另外，苏东坡超爱用“呵呵”，如：“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

我没觉得自己长得丑，都是别人说的。

——演员黄渤

因为我家门口已经看不到它们了。

——2016年，诗人余秀华的诗歌里没有出现稻子、小麦、油菜，随着家乡的建设，麦田、池塘、树木等风景已经消失

凡墙都是门。

——加缪

他们被迫处于比窦唯还不如的物质条件中，又想如王菲那样买和爱。

——作家闫红称，“王菲和窦唯，都把自己活成了特别自由的人”，而多数人的纠结与痛苦来源于他们自身

谢谢聂老师。

——人工智能机器人Master在战胜聂卫平后留下的一句话。Master最终以60战全胜横扫人类围棋高手

百度看病、微信养生、专



家荐股。

——被网民称为“当代三大慢性自杀行为”

海啸虽然来过，但樱花还是开了。

——前媒体人王小山说，在日本，最让他感动的一句话，是一个快50岁的妇女指着樱花树对他们说的

土豪给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请了个哈佛家教。

——有人如此评价里皮成为国足教练一事

没有不好的色彩，只有不好的搭配。

——凡·高

人无媚骨何嫌瘦，家有藏书不算穷；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

——学者马识途的两副对联

身体知道。

——廖一梅在其《柔软》中写道：“你遇到一个人，你

愿不愿意跟他对视，离他多远跟他说话，说话舒服还是不舒服，其实不是大脑决定的”

大部分理性消费是因为穷，不是因为你真的理性。

——网友

“斯佩尔，你觉得我应该离开柏林吗？”希特勒问。

“落幕时，主角应该在台上。”

——电影《帝国的毁灭》台词

会心即答倦即默，茗碗无温聊一啜。

——张之洞回忆与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交往时写的诗句

一段是胡雪岩的前半生，吃透政商两道而登峰造极；一段是范蠡的后半生，带着红颜知己乘扁舟归去。

——有人说中国商人的心中永远住着两段理想人生

有人在笑，或许仅仅是因为墙外刚好有人在听，如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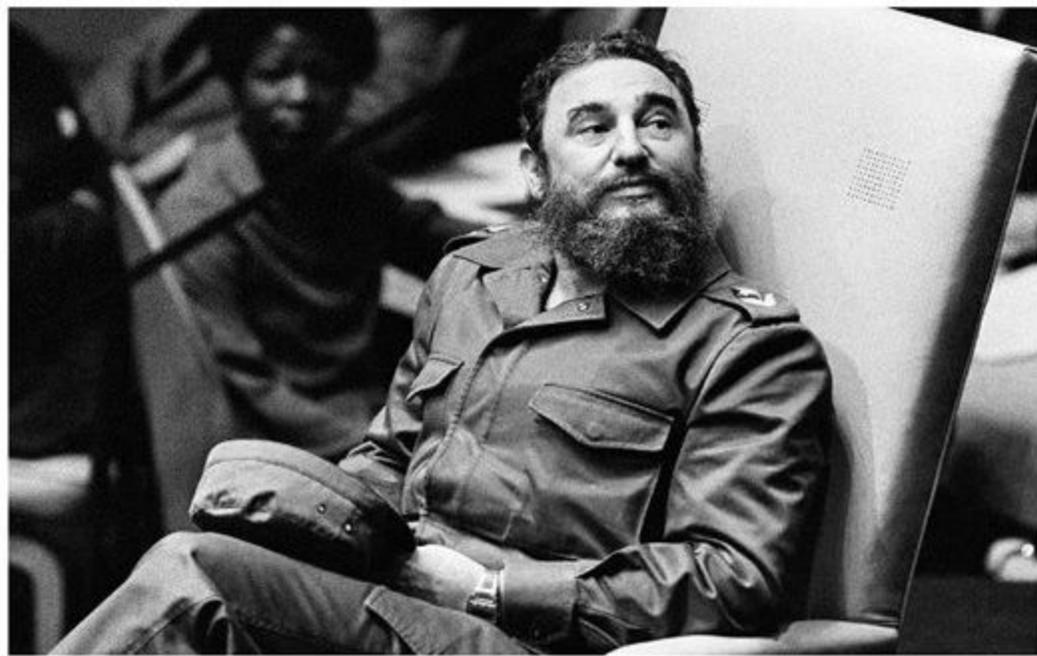
——扎西拉姆·多多《当你途经我的盛放》

友谊的最高境界是守护彼此的孤独。

——里尔克

苹果公司很有钱，他们却很保守；我们没有钱，却装成有钱人一样疯狂投资。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谈投资



我所认识的卡斯特罗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王骁波 翻译整理

3小时对他来说是一场演说的平均时间，他能让3小时转瞬即逝。以前，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十分疲倦时才小憩片刻。而今，他尽量让自己保证至少6个小时的睡眠，尽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就寝。这个时间可能是晚上10点，也可能是第二天早晨7点……他有一张整洁有序的写字台，一张未套皮革的舒适沙发，还有一个反映出主人广泛兴趣的书柜——从无土水培技术论文集到爱情小说。他从每天抽半盒雪茄变为一个彻底的禁烟者，如今在他的领导下，在这个哥伦布发现烟草的地方，烟草依旧是这个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过分的放松使他的体重增长，因此他开始长期节食。这是一种痛苦的牺牲，因为他有一个硕大的胃，对搜集菜谱有着永不

满足的贪婪之心，甚至怀着一种如同科学研究一般的热情。有个星期天，他在一顿午餐后吃下了18个冰激凌球。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似乎只需要一块鱼排和些许煮过的蔬菜……他放弃了让他变得羸弱的意大利面，那是教皇的第一使节塞萨尔·萨齐教他做的。他的“荷马式暴怒”已成为过去，如今他学会了用坚毅的耐心驱散灰暗的情绪。很久以前他曾说过，“学会休息是一件与学会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

有一次他说：“下辈子我想做一个作家。”事实上，他文笔流畅并且十分钟爱写作，甚至在行驶的汽车里，他也会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即时所想，甚至撰写私人信件。那只是些普通的笔记本，外面套着蓝色的塑料封皮，经年累月地堆积在他的存档里。而他的

写作方式就像专业作家一样。

他会反复修改一个句子，划掉它，或是在空白处补写。对他来说，花几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是件平常的事。他会反复查词典并向别人讨教，直到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为止。他几乎不引用别人的语录，除了何塞·马蒂——他最喜欢的作家。他熟读何塞·马蒂的28卷著作……这得益于他超强的记忆力，他靠它来发表演说，或者作为私下与人谈话的论据。他的速算能力也十分惊人。他收集信息的工作主要从每天醒来后开始，早餐时要浏览超过200页世界各地的新闻。另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便是书籍，在他的座驾里——从早先的奥兹莫比尔和苏制席尔斯，到现在的奔驰——车内都有阅读灯，以便他在夜间阅读。很多次，他在黎明前捧起一本书，第二天上午就评论开了。他能阅读英文，却不会说。他是文学作品的虔诚读者，我曾经介绍他如何快速地阅读畅销书，至今仍只被他用来作为对付官方文件的抗毒药。

这便是我所认识的卡斯特罗。他梦想着他的科学家能治愈癌症；在一座没有淡水、面积只有它的主要敌对国1/84的岛上制定出被全世界接纳的外交政策。

许多次，他会在深夜来到我的住处和我见面，尽管在劳碌一天后仍有一些杂事尚未处理完。他会打开冰箱取出一块奶酪，那或许是早餐后第一次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一

在绍兴安桥头村带着鲁迅坐船去看社戏的那伙小朋友，途中争着要偷自己家田里的罗汉豆，后来他们之间的友情又怎样发展虽不得而知，但无私和单纯心态的形成当缘于特定的生活环境。我的小孙孙在国外上小学时，学校离家远，中午自己买饭吃，他妈每天给他午餐费。有一次他忘了带钱，中午便饿着。不能向同学借钱吗？不能向老师借钱吗？不，他不愿，说别人也从不借钱。

二

友情诞生于相互了解、相互帮助之中。记得中学时代同班同学中朋友的分群大致是以用功程度和成绩优劣为标准的。到了大学，各奔自己的专业，中学时代的朋友天各一方，起先还鱼雁往返，后来便音信渐杳。失去了共同的土壤，瓜果日益异味。专业的选择，决定人生命运，在学习专业的人生道路中，结识终生的朋友、知己，胜于手足之情。投身文艺的，艺术观和艺术品位几乎成了划分朋友甚至敌友的唯一标准。

进食。他会拿起电话打给墨西哥的一位朋友，向她询问自己喜欢的一道菜的烹饪方法。我看见他斜着身子在柜台上记下些什么，而那旁边还有没洗的锅碗。此时电视里有人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英文歌曲，“生活是一列直达快车，驶过无数公里”。我聆听过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对过去的回忆，忆及童年

在乡村牧场迎来的晨曦，青年时代离开的恋人，以及那些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使之在生命中延续更久的东西。

一天晚上，当他正在用一把小匙缓缓吃着香草味冰激凌的时候，我发现他被如此众多的人民的重托淹没了，这让他变得和原来相当不同，这一瞬间让我感觉到他从未显露过的

三

意气相投，是由于怕孤独与寂寞，彼此寻找共鸣吧！一味探新路，长期探新路，坚持探新路的人往往是孤独者。当孤独植根愈深，触及异样的土，品到异样的味时，就很少有人能知晓了，于是将感到真正的知己寥寥可数，甚至为零。并非没有朋友与亲人，好鸟枝头皆朋友，一群群热热闹闹、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朋友随处可见，但不相干的闲朋友反而增添了孤独者的寂寞感。

四

“上了朋友的当！”常常有人感叹。因为是朋友，才信任，才会上当，才更生气。没有不变的人，朋友在变，自己也在变。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每一个阶段都有朋友和知己。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朋友和知己都不能永远与自己

结伴同行，分手了，留下怀念，然而许多的怀念浇不灭永恒发展中的孤独，“人生难得一知己”似乎道出了真谛。

（潘光贤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12月30日，吴冠中图）



朋友·知己·孤独

●吴冠中

另一面。于是我问他在这世上最想做的是什么事，他立刻回答：“就停在某条街道的拐角处吧。”

（节选自马尔克斯1988年为意大利记者吉安尼·米纳所写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传记序言）

（小柯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8日）



● 彭小瑜

战争的伤痕与印记



影响，美军仍有 20 多万参战人员在这场现代化战争中罹患后果严重的慢性疾病，即所谓的“海湾战争综合征”。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种豪迈只是文人笔下的诗句，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或在后方医院亲眼见到过死伤参战人员身体的医护人员，才可能知道战争的残酷。当真正面对宝剑砍下的头颅，或者燃烧弹肆虐后的战壕时，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绝不会有写诗的余兴。

维拉·布里顿（1893—1970 年）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其成名作是带有自传和社会史双重性质的《青春见证》（1933 年），书中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她的未婚夫罗兰、弟弟爱德华等人的生活和遭遇。罗兰、爱德华以及他们的两位好友都出身于所谓的“中产阶级”，是贵族学校同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军训，担任英军的低级军官。先后战死的这四位青年，仅仅是一战时大批丧生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当中的几颗沙粒。所有在硝烟中逝去的生命都在他们的父母和爱人心灵上留下了惨痛的空洞。维拉在前言里解释了她撰写此书的动机：这些文字把正在被人们淡忘的黑暗痛苦激活了。但这不是她的意图，她写作的意图是让过着和平生活的人们拒绝“太轻易、太舒适的忘却”。这种被和平麻醉的忘却往往会导致“历史上最让人悲痛的悲剧重演”。她希望用她的作品能提醒人们，战争是现代社会的犯下的一

媒体的疲劳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几个大国针对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取得了较大胜利，同时平民遭受的困苦与伤亡也在增加，难民问题也远远谈不上解决。国内外新闻界对此有所报道，不过很难把这一拖延多年的战事作为头条新闻持续报道下去。

自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海湾战争（1990—1991 年）以来，中东民众的苦难从未停息。那里绵延不断的军事冲突背景复杂而多元。“反恐”当然是赋予其中很多行动合法性的理由，但是这并未缓解那里民众的战争苦难。在西方话语

里面对此有一个很冷漠的表述：对敌军事行动“间接触发的损伤”。在今天的中东地区，这样的“损伤”每天都在发生。

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支持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官兵的死亡人数在 2 万到 3.5 万之间，平民直接死于战火的人数在 3500 人左右，间接因为战争导致的医疗和其他困难而死亡的平民在 10 万人左右。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战争中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仅有 400 余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还是死于己方火力的误伤。尽管如此，受贫铀弹使用、高强度辐射和有毒气体等多种原因



10月，我乘坐火车从明斯特去莱比锡。出发的时候，天空已经开始下雪。

火车一直向北驶去，越开越慢，越开越慢，最后停了下来。广播中传来了让人沮丧的消息：因为下雪，火车两旁的树受不了积雪的重压纷纷倒了下来，阻断了轨道。

“请各位耐心等待。”列车长说。

这一等就从下午5点等到晚上10点。车厢里并没有失去秩序，有些人甚至坐到了餐车里，开起了派对。

因为厕所封闭，列车员组织要上厕所的人有序地下车，在雪地里解决，男左女右，不见任何混乱的迹象。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和列车员起冲突，乘务员给乘客们发放了免费的晚餐，并在火车票上盖章说明，人们可以凭此在被耽搁的城市住一晚，也可以退票，一



雪灾

◎沈奇岚

切都由铁路公司埋单。责任清晰，解决方案及时，每个人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那一刻，我被这种秩序深深地震撼了。

所谓秩序，就是在混乱中找到规则。自由不是破坏的借口，而是对认定的规则的遵守。

我曾在柏林散步，这座城市时时刻刻铭记着过去。运河旁的白色十字架下总有常开不

败的花，那是为了纪念死于柏林墙下的人们，也是为了纪念那些渴望自由的心灵。历史学家总认为个体是在历史的车轮下被碾压的小花小草，可这些小花小草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在这里，任何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责任感，都可以做出忠于良心的选择。

（丁强摘自中信出版社《我们·素直》一书）

个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在她写下这些文字之后的第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在牛津大学，维拉最终主修的专业是历史。回顾一战历史，她批评苛刻对待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她反对英国空军在二战中对平民居住地区进行“饱和轰炸”，并终生坚持和平反战立场。她在一战期间长期担任战地医院护士，照看过英军伤兵和被俘的德军伤兵，亲历了不可言说的战争的残酷。而在战争爆发的初期，正如她在自传里所记载的，她完全被社会上仇视敌国的情绪裹挟，尤其痴迷于贵族学校所

培养的帝国主义尚武精神，积极鼓励和支持未满服役年龄的弟弟志愿参军。1917年12月，在维拉的弟弟爱德华阵亡的半年之前，他写信给母亲说：“我下次回家以后，一定会让您在说晚安的时候吻我，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以前就是个愚笨的少年，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让妈妈吻我。我其实是太年少，不懂得您的爱。”

维拉及其家庭在战争中遭受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她的回应不是仇恨，而是宽恕和对话。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

1935年版的《青春见证》。北大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老书，背后的借阅卡片口袋上还印着繁体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卡片上记录着该书从1935年到1941年多次被借阅的情况。“珍珠港事件”之后，燕大被日本人关闭。直到20世纪70年代，此书才有了借阅记录。

战争伤痕和历史印迹就这样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收藏的一本书上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立春摘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11月6日，李晓林图）



对我来说，好莱坞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它给过我最高的荣誉，也让我狠狠地受过伤，还让我有过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看到它们的电影机器之先进，所以让我为华语电影深深担忧。

十年前，我们很多人都在好莱坞，吴宇森、杨紫琼、周润发、李连杰、林岭东、袁和平、徐克、洪金宝，一大群人都去了，我也输出了成家班的很多人去那里。现在呢？他们把我们的东西学会了，变得比我们还厉害，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我现在去看他们那里的武行、那些特技人员，说起功夫，可能比我们国内的很多武术班都强，少林也好，咏春也好，我们的套路和招式人家都已经学过了。

就特技动作而言，那里的年轻人也可以翻高难度的跟头，而且是全才，武术、体

操、街舞、跑酷……全都会。成家班的人看完也都惊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好莱坞的学习能力。那么多中国的故事被好莱坞拍红了。美国人拍《花木兰》《功夫熊猫》，一部比一部火。现在全世界那么多人学英文，不是没有理由的，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就要承认。

爱恨好莱坞

●成龙

在美国，詹姆斯·卡梅隆邀请我去参观《阿凡达》的片场，我觉得自己就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走进去之后，我发现里面没有一个人，全部是蓝色布景，再往里走，三四十个人正对着电脑工作。

他们向我介绍一部摄影机器，机器不大，一开机就可以看到里面都是人，但外面又确实是没有人的。我就靠自己的

经验试着操作，他们在旁边控制。那种体验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我可以拍人的脸、脖子、手，但是外面根本看不到人。还有一部机器，有四个镜头，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再抬头一看摄影棚，顶上挂了无数摄影机，我没数，但我觉得有几百台。在国内你怎么可能会同时用几百台摄影机？最后我只能说，好了，你们忙，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卡梅隆过来跟我说，我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我只能很谦虚地说谢谢，可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我的成家班已经算是华语电影界很专业的团队，设备也是世界顶级的，但是看到人家的机器，我傻眼了。我们最好的设备，不过就是拍动作戏的时候用的威亚、滑轮、扣子、绳子……即使那些威亚要十几美元一尺，我也坚持用，要把每一个人保护好。





有人会记得

●Ent

1844年7月3日，埃尔德岛。三个冰岛渔夫远远看见了一对不会飞的鸟，追了上去。Jon Brandsson 和 Sigurthur Isleifsson 捉住并掐死了这两只鸟，而 Ketill Ketilsson 的靴子则把它们正在孵化的蛋踩得粉碎。

这是地球上最后一对大海雀的结局。

大海雀不会飞，它们像企鹅一样在水中遨游捕鱼——事实上，“penguin”这个词原本指的就是大海雀。它们毕生一夫一妻，每年在裸露的岩石上产下一枚蛋，共同孵化一个半月。这个物种至少拥有300万年的演化史，而从开始批量捕杀它们，到最终将它们从地球上永远抹去，人类只花了1000年出头。

在一个物种的历史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快的吗？

有。被人们遗忘的速度。

仅仅在最后的大海雀消失几年之后，就有人评论道：“最大的可能是，历史上所谓的大海雀不过是一种神话生物，是被不识字的水手和渔夫凭空发明出来的。”

他忘记了仅仅在70年前，大海雀还是整个纽芬兰海岸最常见的水鸟，指引着水手躲过凶险的大浅滩。他忘记了仅仅在120年前，芬克岛在繁殖季会被不计其数的大海雀完全覆盖，让人“不穿靴子就无法踏足这些岛屿”。他忘记了仅仅在300年前，水手们捕捉大海雀时“不到半个小时就装满了两艘小船，简直就像是在捡石头一样”。但他怎么可能记得呢？一个人的生命不过几十年而已。

人类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物种，可是人类有太多的办法帮助自己忘却。最初的水手曾因大海雀对人类毫无畏惧而惊讶，但当欧洲的大海雀快要被捕杀殆尽时，人们已经改口说这是一种生性腼腆的物种，“选择了撤退到人迹罕至的北极圈”，甚至有博物学家主张它们从来就只分布在北极。等到北极探险者找不到大海雀的丝毫踪影时，人们干脆否认了它的存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所见之物视为常态，却未曾意识到它其实只是残存的废墟。

或许这只是纯粹地无法记住历史，又或许这是不能面对自己的错误而选择了忘却。说到底，我们最擅长的不就是重构记忆吗？哪怕在百年之后，还有研究者认为大海雀本来就在现代世界里没有位置，是“注定消失的孑遗”。

但有人会记得，我会记得。

（安蓝摘自豆瓣网）

在美国看人家拉威亚我也被震撼到：一个人站在房顶往下跳，先是跳到一架梯子上，然后落地，再做一个后空翻。这一连串的动作对拉威亚的技术要求很高，角度要精准，还要防止跑着跑着动作被卡住。我就看着他们起，放，起，放，动作特别流畅。再去看，才知道他们早就按照这个动作做好了模型，现场拉威亚的人

不需要靠蛮力，只要照着技术模型去做就可以了。我们到今天还要几十个人拉来拉去，人家一个轻轻松松的小东西就把事情搞定了，这中间的差距真的太大。我问了那套东西值多少钱，并不贵，只要两三万美元，可是买回来之后没有人会用，你有什么办法？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太好。

华语电影有很多好题材，

但我们欠缺技术和专业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吊上威亚就飞，大牌演员甚至都不需要亲自上阵，找个替身就行了，到自己出镜的时候只需要摆几个pose。就因为这样，我们的动作片才会慢慢变得弱势，美国的动作片才越来越强。

（张秋伟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还没长大就老了》一书，辛刚图）

我父母那代人是特别有匮乏感的一代，他们不浪费一点油脂和食物。

我们家烧红烧肉，烧第二顿时会放一堆豆腐果，因为豆腐果中空，可以把油都吸走。吸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全部吃下肚。父亲每次煮肉汤，上面浮的一层油都必须舀起来喝了。如果劝他倒掉，他就声色俱厉地说：“人家会骂哟！”这个“人家”，可能指街坊，也可能指路人——如果他们恰好碰到你把一锅动物脂肪倒到垃圾桶里。街坊邻居会扒开你的垃圾桶看吗？最起码现在不会了吧。可是父亲如此“慎独”，在街邻的虚拟监视中，过了一辈子。

母亲来我这里探亲的时候，一碗西兰花炒肉片，菜吃完了，菜汤留着，下一顿炒土豆丝。一盘红烧鸡，鸡烧完

了，汤留着，下一顿放毛豆继续烧。我烧饭，剩下的汤汁、厨余直接倒了，而母亲做饭的时候，把它们都留着，切碎，埋进花园的土里。回国前，母亲期期艾艾地感叹说：“你的生活太浪费了……”

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吃油脂，最终得了直肠癌。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一天的医药费要好几千。我觉得如果他把每顿饭的动物脂肪都撇了倒掉，说不定一辈子倒掉的脂肪都不值这个价。后来，直肠癌痊愈，他又中风了；最终，他因为脑出血，一次外出时跌倒，很快去世了。

我常回想父亲短暂的生命，那些漂着大油花的肉汤，

还有无处不在的充满道德感的隐形街坊。

母亲本来是有名的美人，年轻时杏眼流波，巧笑倩兮，是当年曲艺队的台柱。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永远美而不自知。她没有“慎独”的意识，但克制与节俭已经深入骨髓。

母亲永远在吃剩饭。上一顿的剩饭吃完了，这一顿又剩下了，所以下一顿就继续吃剩饭。她永远能够在一堆衣服里找出最旧、最丑的穿上，然后把好衣服都捆好收起来。我们家衣橱里现在还有40年前的羊皮袄，没穿过几次，被郑重地收着。我家虽不富裕，却也绝不困难，可我记得读中学时母亲常年只有一件棉袄，好几年也没有换新的。走亲戚的时候外婆都怒了：“你妈太‘趟亲’！”“趟亲”是吾乡俗语，意为一个人穿得邋里邋遢，不

匮乏感

●ida





像样子。

但是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有一个特点：对大笔金钱缺乏感知力。因为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都是特别琐碎的东西和特别少的金钱，所以，大笔金钱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每次购物省下几块钱就很高兴的父母，对大笔金额表现出非常奇特的超脱。他们有时对不合理的大笔支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呈现出令人担心的大胆莽撞和不假思索。

我特别理解父母的匮乏感，因为他们是经历过饥饿和困苦的人。母亲幼时家境贫寒，和外婆一起生活，两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厨房是它，卧室也是它，厕所是它，客厅还是它。华北平原的农村冬夜，二人只有一床窄窄的薄被，被子底下是芦苇席。冬夜，外婆点着煤油灯改作业，母亲蜷缩在床上，用体温把席子焐热，然后等外婆一起来睡觉。到现在，母亲睡觉的姿势依然非常克制，以什么姿势入睡，就以什么姿势醒来——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乱踢乱蹬会踢开窄被，身体暴露在芦苇席子之上。

麦收的时候，幼小的母亲去田里捡麦粒，这样才让家人得以存活。母亲没有穿过新衣服，很大了，得了一双绣着蝴蝶的鞋子，便快活得要飞起来，现在说起来还眼睛发亮。她上中学时才吃过香蕉。

父亲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行李箱，古色古香的，很好看，一直保留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年行李箱破了，我

仔细一看，里面是纸壳。父亲生前其实不算贫穷，最起码吃得挺好，但他对“好的生活”没有概念。去省城出差，剪裁缝用涤盖棉（老式中学校服的料子）做的衣服就去了，被发达了的“发小”轻慢了，回家气得流泪。舅舅把旧衣服给父亲穿，衣服是好衣服，西服，就是大了两个号，瘦小的父亲穿了，肩线都落到上臂了，宽大得不合常理，他也不以为意。我离父亲远，有时候会对细节考虑不周。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一个拉杆行李箱，挤火车总是背着民工背的那种大包（青年民工也不用那种包了），挤得青筋暴露。就是那个大包，在六年前五月里一个炎热的日子，压在父亲的身体上，挣爆了他脑干的血管。

我们许多人的父母，是被饥荒和困难时代折磨出心理疾病的。而对日渐丰裕的日子，他们依然在旧时代的道德感或者习惯中无法自拔。即便后来经济宽裕了，他们对子孙辈出手大方，但“虐待自己”的习惯并没有改变。我的一个朋友，父母把单位发的油存起来慢慢吃，油过期了他们也坚持不扔，后来就食物中毒住院了，子女花的医疗费和看护费，比一桶油贵几千倍。

要命的是，一些父母还从里面找出了一种崇高感。我的一个朋友，她父母最大的乐趣就是津津乐道自己如何省钱，骂完子女的铺张浪费之后，为自己的克勤克俭而感动。朋友说：“我恳请你对自己好一点吧。你去吃，去喝，去美，去

旅游，就是不要两眼泪汪汪地看着我，然后虐待自己！”我的朋友总在纠结：每当她吃一顿好的，买一件贵的，用一件精良的，总在“父母都这么节俭，我还这么浪费”的内疚感中挣扎。可是，朋友是年薪数十万的白领，她用自己挣的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呢？

朋友企图平衡自己，所以给父母买了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

然后，这些好东西被锁进了柜子里。

母亲的金钱观是在父亲病重的时候，开始有所转变的。她看着长长的账单，似有所悟：一辈子这么节俭，现在一天花这么多钱还受罪，真不如平时过得好一点。

父亲逝后，我因为不在母亲身边，常在网上买些品质良好的日用品给母亲寄去。我的原则是：旗舰店，品牌，不在意价格。刚开始，母亲面对价格标签时还惶恐不安，慢慢地，她开始能够体会到好东西的好处。于是，母亲在花钱时小心翼翼地放开了一点手脚。她去体检，买了一口好锅，买了贵一点的食物。前几天，她鼓起勇气给自己买了一件大衣，兴高采烈地在电话里说给我听，像小女孩一样又惊又喜，还有几分带着负罪感的愉快。我说：“买得好！下次买更贵的！”

我愿以自己的努力，让母亲慢慢地摆脱匮乏感。 ❀

（汤朝晖摘自豆瓣网，王青图）



一场良知“冻结”后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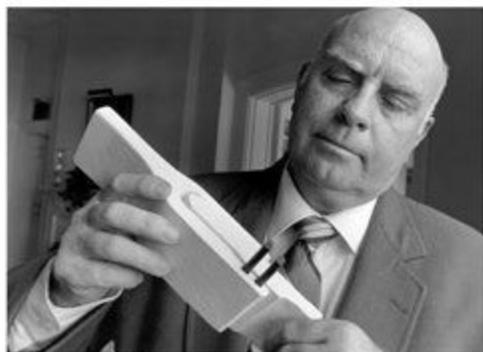
● 蒋晓飞

当博伊斯乔利听到瑟奥科尔公司将于1月28日发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得知，28日发射地点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气温将降至冰点以下，最低温度低至零下5℃，这样的低温条件对于火箭的发射是极其不利的——0℃以下，用于密封火箭燃料的“O形圈”会变得非常坚硬，伸缩性会降低；坚硬的“O形圈”膨胀的速度变慢，密封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虽然那可能只是零点几秒的时间，但足以把一次发射变成一场灾难。

其实，博伊斯乔利在发射前6个月就对“O形圈”提出质疑，因为一年前他曾亲自跑到佛罗里达，对上一次低温发射时使用的火箭进行了检查，让他吃惊的是，第一层“O形圈”失灵，热气跑了出来，幸运的是，第二层“O形圈”拦住了热气。博伊斯乔利现在仍

保存着当时拍摄的“O形圈”照片，本应是蜜色的润滑油被熏成了黑色。第一层“O形圈”的很多部分不见了，很显然，它们被烤化了。他曾对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说：“我看到这一切时，心口像堵上了一团棉花。那次发射，航天飞机竟然没有爆炸，简直是奇迹！”

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前一天的例行电视会议上，博伊斯乔利和同事埃比林足足花了6个小时，力劝NASA推迟“挑战者”号的发射。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瑟奥科尔公司高层的否决。瑟奥科尔公司高层不希望依据公司数据库之外的数据飞行，他们有过一次气温低于零下12℃的成功发射记录。博伊斯乔利愤怒地站起来，抓起那张被烧毁的“O形圈”的照片，放到4名高级经理面前的桌子上，但他们连看都不看。



博伊斯乔利

瑟奥科尔公司请求暂停会议5分钟。随后的公司内部讨论持续了不是5分钟而是30分钟，但包括博伊斯乔利在内的工程师们被排除在外，4名高级经理投票赞成发射。瑟奥科尔公司总裁杰里·马森随即接通了电视会议，通知NASA，“挑战者”号可以发射。NASA的官员们似乎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他们毫无异议地同意了瑟奥科尔公司的决定。博伊斯乔利无奈地退场，他知道，在这场博弈中自己难以胜出，这些人为了完成快捷而便宜的太空商业旅行计划，急需取悦最重要的客户——NASA。“挑战者”号曾因天气恶劣两度推迟发射，这些“商人”已经不能忍受再次推迟发射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

1986年1月28日上午，天寒地冻。在“挑战者”号发射前几分钟，博伊斯乔利在瑟奥科尔公司会议室门外焦急地踱来踱去。埃比林希望博伊斯乔利到会议室观看航天飞机发射的现场直播，一开始，博伊斯乔利告诉埃比林：“不，我不想看发射，我不想看到发射失败。”但后来他还是走进了会议室。上午11时38分，发射倒数计时开始后，博伊斯乔





太空精酿

航天趣闻



◆在所有的航天报道中你肯定见不到光着脚的宇航员：因为人的脚长期适应了走路的环境，脚底部的皮肤坚硬且有大量角质和死皮。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人的脚没有任何压力，死皮和角质便会大量自动脱落飘浮在空中。所以，所有的宇航员必须保证一直穿着袜子。他们大概10天才换一次袜子，一是因为在太空中环境干净，二是因为没有运动脚也不会出汗。航天员 Don Pettitt 曾经在太空中连续工作了300多天，回来后他告诉大家，自己的脚蜕皮之后犹如新生婴儿的皮肤一般鲜嫩……

◆在太空中不要随便哭，因为泪水不会掉下来。它们会不断积聚，形成水球，即便你用眼睛挤也会黏在眼睛上。曾经有一位出舱工作的宇航员，他的太空服漏水。虽然漏水的量并不多，但因为失重，他差点被淹死在工作服里。

◆国际空间站是美国和俄罗斯合资建造的，刚开始大家都很友好，厕所和浴室公用。后来美国人不再允许俄罗斯宇航员用了：“这帮人，也不知道吃了啥，臭不说，还堵厕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两家的生活区是分开的。据说俄罗斯人的确喜欢吃海鱼、腌肉类食物，口味比较重。✿

（云游鸟摘自知乎网）

利和埃比林站在电视屏幕前，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紧张地注视着屏幕。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挑战者”号平稳地离开发射台升空了。博伊斯乔利转向埃比林：“我们刚刚躲过了一颗子弹！”因为按他们的分析，“挑战者”号会在平台上爆炸。然而就在两人长长地舒了口气的时候，“挑战者”号升空后的第73秒钟，他们面前的电视屏幕上突然烟雾弥漫，“挑战者”号爆炸解体……这次灾难导致航天飞机上的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解体后的残骸掉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大西洋沿海处。这次灾难性事故还导致美国的航天飞机飞行计划被冻结了长达32个月。博伊斯乔利在总统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瑟奥科尔公司的经理们连连发起凌厉质问。他的做法受到

公司的指责，公司认为他不该把相关的文件披露给总统委员会，他是个“叛徒”；同事们更是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打碎了他们的“金饭碗”。在2003年的一次访谈中，博伊斯乔利回忆到：在事故发生之后，NASA没有审查自身官僚体系的失误，瑟奥科尔公司也没有检讨唯利是“飞”的商业体制，反而积极地抹黑他在航天工业领域的声望，逼迫他离开钟爱的行业。这次航天灾难彻底改变了博伊斯乔利的人生轨迹，他此后再也没有从事与航天发射相关的工作，而是成为司法鉴定工程师和工程道德讲师。

这场灾难对博伊斯乔利的心理影响更是巨大的，有时他甚至需要在犹他州的冬天里用疯狂劈柴的举动来平复心中的愤怒；他常常半夜从噩梦中惊

醒，嘴里呼喊着重难宇航员的名字，他们都是他十分要好的朋友，他内疚没能在他们的生死问题上做出更强有力的行动。

博伊斯乔利曾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不需要对那场灾难负责，是的，无论从法理还是从情感上说，我似乎都是无罪的。但我感到绝望，因为我怀疑那些主宰着我们生活的精英为了自身利益，在重大问题上并不会做出正确合理的决定，这是一场良知‘冻结’后的灾难……”博伊斯乔利离开航天业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工程技术研究，他只是奔走各地，反复宣讲着他的“工程道德”：良心一旦失守，科技的命运就不只是一场航天灾难。✿

（田宇轩摘自《知识窗》2017年第1期）



无丑不成戏，无丑亦不成班。然而世人以为丑角不入行，连配角都算不上，不过是插科打诨而已。其实不然，丑角的唱念做打皆有独到的功夫，且无不有绝妙的特定程式。至于丑角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写《滑稽列传》，并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俳优“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故而“谈言微中”“谈笑讽谏”，进而“合于大道”，体现了古之“优谏”精神。

丑角的历史恐怕要比“正角”久远得多。戏曲的雏形源自西周乐舞和秦汉百戏，其中包括民间杂耍。所谓秦之“侏儒”，汉之“俳优”，唐之“苍鹞”，宋之“副末”，元明之“丑”，显现了丑角演变的轨迹。其中，丑角戏在盛唐才渐至巅峰。这是因为唐明皇李隆基多才多艺，洒脱好玩，还亲自操刀写曲本，如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即为玄宗对“胡部新声”加以润色而成；他还时常充作鼓手琴师，更喜欢粉墨登场，嗜演丑角。

唐代的“梨园”原为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与枣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果园，李隆基常在此请李龟年、雷海青、黄旛绰、公孙大娘、李仙鹤等名伶演戏，剧种有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和傀儡戏，兴之所至少不了也“客串”一把，后来干脆

创办“梨园”戏班，开教坊，封伶官，设“坐部伎”“立部伎”，自称梨园“崖公”，“梨园”遂成戏曲的代称并风行起来。

很多人认为唐玄宗喜演丑角，不过是为逗杨贵妃开心罢了。这未免太小看大唐雄主的气魄。在笔者看来，唐明皇敢演且擅演与皇上身份完全相反的丑角，源自他不同凡响的喜剧精神和器量，其胸襟、气度，无不与博大包容的盛唐精神相匹配，足可傲视古今。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拥有严酷的、森严的等级秩序，朝廷拥有铁定的无上权力，芸芸草民只能被动地服从权威、教条和禁忌。

然而人类并不满足于铁定的现实世界，仍需要戏仿的、自由的虚拟世界，帝王也不例外：一则想象彼岸世界以寓存死后的灵肉——皇陵不过是它的投影而已；二则纵情艺术世界以欢娱精神——音乐、绘画、舞蹈和戏曲，无不成了他们戏仿的艺术形式。就戏曲而言，喜欢它就必得默认它的游戏规则，即暂时性地破除阶级、财产、门第、等级、性别的严格界限，男与女、贵与贱、正与反、荣与辱、生与死等铁定的秩序被颠倒或戏仿，故作愚谬之态，如此一来喜剧性和戏谑性才得以释放。

丑角“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王国维语），要么自嘲，要么讽世，必有不惧出

丑角“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王国维语），要么自嘲，要么讽世，必有不惧出

丑角杂谈

●苍耳





在做一项面对高中生的“语文学现状问卷调查”的时候，我加进了一道填空题——“语文，是写给（ ）的情书”，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填空。

调查结果出来了。我将那道填空题的答案简单做了一下归类，大致有以下五类：

一、崇高类：“世界”“圣贤”“未来”……

二、功利类：“老师”“高考”“试卷”……

三、混沌类：“纸张”“那人”“课外”……

四、谐谑类：“美女”“帅哥”“个人”……

五、靠谱类：“生活”“精神”“灵魂”……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试图通过大家的回答，来了解“语文”在他们心中的“样



写给谁的情书

◎张丽钧

态”。之所以选择“情书”二字，无非就是想借他们感兴趣的表达方式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语文，是用来取悦谁的；或者是，语文，是用来表达对谁的好感的。

我不认为“崇高类”真的

崇高，我猜写出这类答案的孩子是在讨巧地揣摩着出题者的心思填空；我认为“功利类”是真功利，写出这类答案的孩子不藏不掖地说了实话；我对“混沌类”表示同情，写出这类答案的孩子对语言文字“不来电”；我对“谐谑类”表示理解，写出这类答案的孩子有一颗叛逆的心；我对“靠谱类”献上敬意与爱意，写出这类答案的孩子堪称语文的知己。

从美国来的丁大卫说：“在中国，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每天与中文打交道的我们，将中文说“美丽”了吗？如果我们连语文的功用都搞不清楚，甚至懒得搞清楚，我们怎么可能视其为“美”，进而真正爱上她呢？

（步步清风摘自《今晚报》2016年12月19日）

“丑”的戏谑胆量和讽喻智慧。一国之君哪怕是在禁苑梨园演丑角，其个性、气度和胸襟也是极罕见的。今人谈到盛唐精神，大都从国势、经济和文化等大处着眼，却很少留意唐玄宗演丑角这一细节。李隆基敢于在梨园演丑角，其乐观、自信和大器堪称一面镜子。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感叹：“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在开元、天宝年间，几乎找不到因“文字狱”而掉脑袋的事。很难想象一个心胸狭窄、终日板着面孔的帝王能将唐朝带往繁盛的巅峰。与之对照，历朝历代因“优谏”“文字狱”而遭杀头者，何可胜数！《元史·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俳優稍有“讥议”“犯上”者，要么“处死”，要么“流”（即放逐）。明、清是大兴“文字狱”的朝代，雍正皇帝甚至杖杀了南京名丑刘淮。

盛唐参军戏丑角被称为“苍鹘”，有关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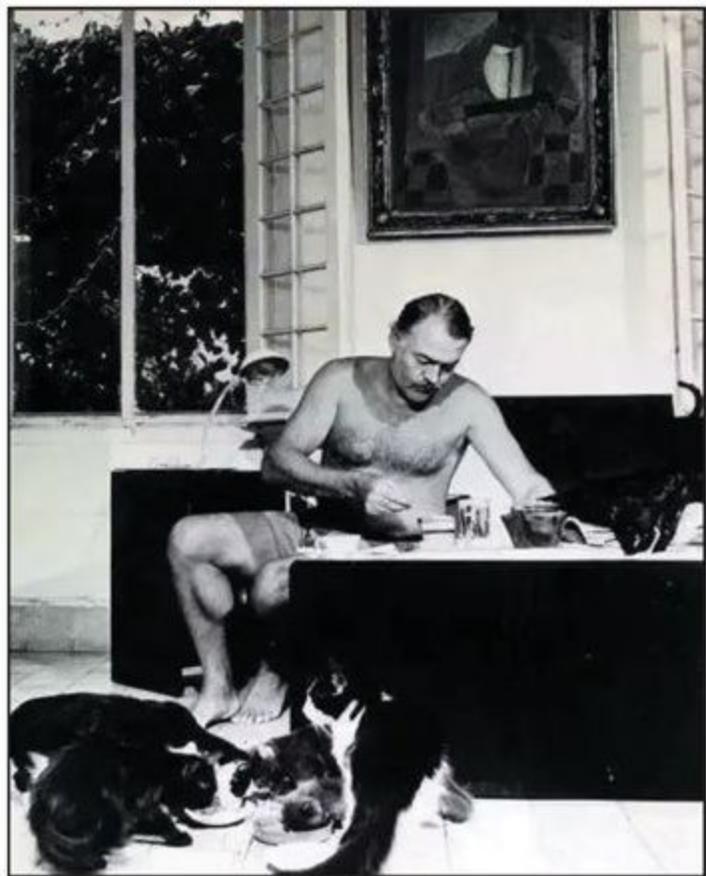
所谓的来历，尽管史界尚有争议，但得名于猛禽是可以肯定的。唐人驯鹘以供狩猎乃习俗，长安便有鹘坊。更重要的是，“苍鹘”作为隐喻，指向它的绵里藏针和疾刺性。其扮演者往往是童仆，身着敝衣，受参军的颐指和呵斥，结果参军的不可一世渐露破绽，反被机智的童仆嘲弄。

话又说回来，后世丑角的特权和戏班的规矩，譬如丑角脸谱也源于盛唐：一国之君扮演丑角被认为有失皇威，于是演出时在其面部挂上玉片以遮掩，此后丑角脸谱即勾画“豆腐块”以代之。又譬如戏班唯丑角为大；大衣箱、道具箱不得随便坐，只有丑角可坐；丑角没勾画脸谱，其他演员不得化妆；赶庙会唱戏，戏班子要向“戏祖神”（唐玄宗被奉为“戏祖神”）磕头跪拜，丑角可免，等等，皆与唐明皇演丑角有关。

（屠山摘自《财经》2016年第34期，黎青图）



名人与猫



海明威的第一只猫名叫“雪球”，是一位船长送给他的六趾猫。他非常宠爱它，所以，如今有六个趾头的猫都被称为“海明威猫”。最多的时候，他养了34只猫，《丧钟为谁而鸣》《乞力马扎罗的雪》和《永别了，武器》都是在猫咪的环绕中完成的。



迈克尔·杰克逊



保罗·纽曼正在缝东西，猫似乎懒得理他。



正在写作的弗朗索瓦兹·萨冈，她的猫在旁边看着。晚年的萨冈孤独潦倒，去世时穿着3天没换的上衣，身边只有一只猫。



简·方达正在和她的小猫一起做瑜伽。



图 1



图 2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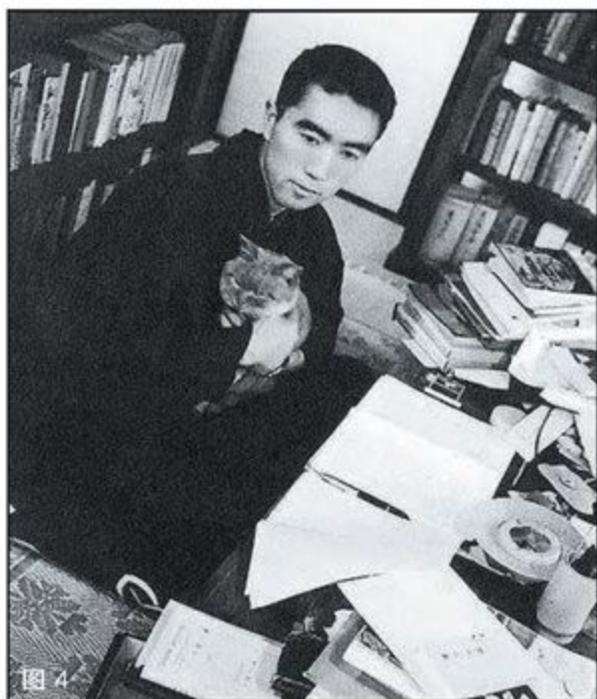


图 4

- 图 1 W.H. 奥登
 图 2 多丽丝·莱辛
 图 3 博尔赫斯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能分辨绿、蓝、黄三色。他将猫视为完美之物，并在诗中写道：“你就是孤独，你就是秘密。”
 图 4 三岛由纪夫爱猫，可他的夫人却不喜猫。于是，他只能瞒着夫人偷偷养着……
 图 5 库布里克有很多只猫，并常常将它们带到片场或剪辑室。他还曾给家人留下一份长达 15 页的养猫指南，以便他不在时猫咪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图 6 奥黛丽·赫本
 图 7 爱德华·戈里，这位美国作家兼插画家的家里有超过 2.5 万本书和 7 只猫。他和猫有共同的爱好：“我最喜欢的旅行是望着窗外。”
 图 8 梦露在纽约养了这只名叫 Mitsou 的白猫。她说：“我喜欢动物。和狗或者猫说话时，它们不会叫你闭嘴。”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摘自微信公众号“lens 杂志”)



危机爆发之时

●曹德旺

1997年初夏的一天，集团采购部经理林国宗敲门进来。

“老板，印尼 ASAHI 的日本总经理计划到公司来拜访您，问您届时会不会在公司。”

“他什么时候来？”

“对方说，如果您的时间允许，他计划后天就到公司来拜访您。”

“他有没有说是来干什么的？”

“我认为他这次来的目的，可能是与我们商量，希望我们尽量用他们的浮法玻璃。最近浮法玻璃的市场非常疲软，几乎销不动。”

众所周知，1997年春，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印尼很多企业破产。当林国宗告诉我印尼 ASAHI 的日本总经理后

天就到的时候，我告诉他：“你去机场接他，晚上送他到我家，我在家里请他吃饭。国宗，记住，你亲自去机场接。”

那天晚上，这个日本人送了一个小礼品给我，然后讲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情况，希望我们帮助他。

“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企业也是这样。”我说，“所以，企业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我为印尼 ASAHI 的日本总经理斟上中国的茅台，向他敬酒，欢迎他的到来。

“但我们公司也是小公司，每个月只用三五千吨玻璃，如果这样可以帮得上忙的话，没有问题。”我对日本人说，“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每

个月都向你们买一船玻璃，大概 4000 吨，相当于我们用量的 80%~90%。”说着，我又为日本人斟满了酒：“至于价格，参考中国市场的现价，你看可以吗？”

我的话音刚落，日本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举着酒杯，恭恭敬敬地向我敬酒：“曹总，感谢您！”

“快起来，快起来。”我忙起身扶起日本人，“这只是我力所能及的一点事，不必行如此大礼。”

“我在印尼的仓库太小，东南亚金融危机，玻璃不好卖，也不易存放。您要的这一船的货，正好救了我們。”

第二天，送走日本人后，林国宗回到我的办公室。

“老板，我有一事想不通。印尼 ASAHI 这一次受灾很严重，我们为什么不同他商谈价格？”

“问得好。”我说，“我刚从印尼调研回来，现在在印尼交易都必须用美元，他们所处的环境比你们了解到的还要艰难。从福耀公司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短板是没有浮法玻璃生产工厂，主要靠外购。在中国，只有两家企业为我们供货，所以一个健康的印尼 ASAHI 是我们所希望见到的。”

说到这儿，我发现林国宗眨巴着眼睛，一副疑惑不解的表情，便直接告诉他是为什么。“要想让福耀公司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产品客户端繁荣，更需要我们的产品供应商发达。表面上看是我们在帮助他们，实际上，这样

我一直忘不了三十年前的一件小事。原本我觉得它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并且不为我所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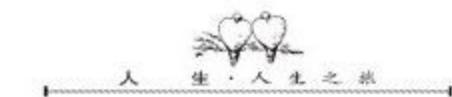
我读七年级那年，每天走路去上学。由于经常晚起，再加上路上贪玩，所以我经常迟到。那天，琼斯老师严肃地对我说：“佩克，你已经连续迟到一周了，如果你明天再迟到的话，班里所有的杂活全部由你一个人干。”

不幸的是，第二天，我又迟到了。我可不愿意一个人干那么多活，摆椅子、擦黑板、收拾桌子……于是，当琼斯老师问我为什么迟到时，我突然想起几个星期前学校里开过一次大会，提醒学生们注意安全之类的。我灵机一动，脱口而出：“我走到学校操场的时候，有个陌生男人开着车停到我身边，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看小狗。因为说了几句话，就耽误了时间。”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理由完美极了！学生撒个小谎以逃避惩罚，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情嘛！可是，当我看到琼斯老师惊慌失措的表情时，我突然觉得事情可能不会那么简单了。果然，接下来琼斯老师立刻把

做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既然定位是帮助对方，那就完全可以省略讨价还价这个环节。我相信日本人也是聪明人，知道我的用意，不然他也不会来拜访我。”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1998年年底，亚洲经济开始



三十年前的一件小事

◎ [美] 简·佩克 ◎ 乔凯凯 编译

这件事告诉了校长。然后，整个学校立即就停课了。接着，警察被叫了过来，同时，我的爸妈也被叫了过来。我一整天都在被询问那个陌生人长什么样子、车是什么样子等细节。

好几次，看到他们一个个认真的样子，我都差点儿想要说出真相。可后来，因为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我还是忍住了。第二天，学校就在操场安排了一个保安，装了几个监控摄像头，而且每个月学校都要开大会，对我们反复重申安全问题。直到我毕业那年，学校

回暖，浮法玻璃又开始供不应求。那段时间，幸好我们有印尼 ASAHI 每个月一船的供货。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印尼 ASAHI 始终没有涨价。他们好像不知道玻璃的价格在猛涨似的，不仅按时发货，而且绝口不提涨价的事。一直到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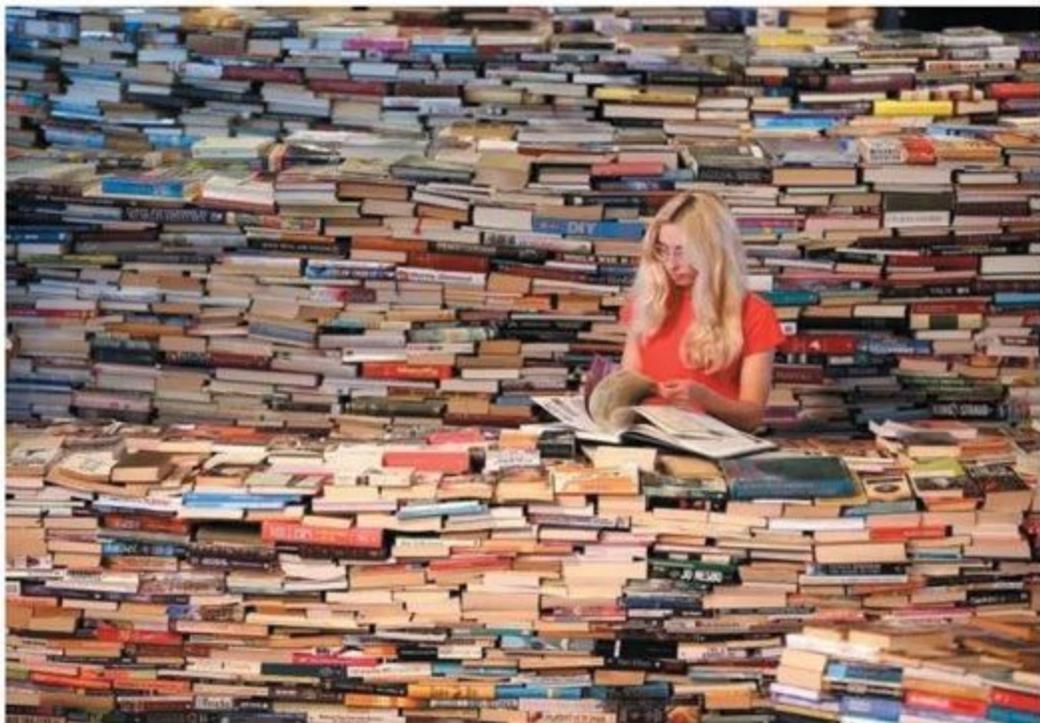
还在追查我口中的那个“陌生男人”。

三十年来，我的内心一直很不安、很愧疚，我没想到自己随口编的一个谎言竟然受到这样的重视。我总是告诫自己，一定不要随便撒谎，如果不幸撒了谎，要有勇气承担它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一味逃避、任其发展。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当时所在的韦纳科学学校此后从未发生过学生安全问题。

（田龙华摘自《山东青年》2017年第1期，小黑孩图）

以后，玻璃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我们才收到印尼 ASAHI 的通知，说不好意思，要涨价了。我们马上就答应了：“早就应该涨价了，真的很感谢！”

（余娟摘自人民出版社《心若菩提》一书，刘程民图）



为什么要上一所好大学

◎李柘远

读一所好大学，到底对一个人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结合自己在耶鲁的求学经历，聊一点拙见。

好大学教你怎么学知识、长技能

在名牌大学读书几乎没有不累的。这个累，是苦心志，是劳筋骨。

我认为，优秀的大学和普通大学在学习上的关键性差异，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怎么学”——学习的方法和过程，有时很不一样。

同一个知识点，普通学校的学生可能只掌握了皮毛，背一背概念，做几道习题，浅尝辄止；优秀大学的学生却可能通过教授讲解、小班讨论、课外研究、文献阅读、论文撰写等多种方法，深刻立体地消化一个知识点。

大二上“博弈论”这门课，开课时，教授先带我们一起看了《美丽心灵》这部讲述博弈论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纳什的电影，让我们初步了解了纳什其人，感受到博弈论之美。

学习博弈论最基本的“纳什均衡”时，教授不但通过“囚徒困境”等经典例子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还让学生们试着设计出不同的博弈论情景题，发给班里其他同学去找“纳什均衡”。

这样，一个知识点的学习就能引申出各种学习实践，而每种实践又加深了我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直到今天，我还对博弈论的各种概念记忆犹新，这一定得归功于当时的深度学习。

在耶鲁，每篇论文都可能写得艰苦卓绝。

为了整理出一篇论文的论据，我经常要通读几本书、跑上几次图书馆、查几回期刊数据库，有时还需要和教授面对面交流观点。写的过程更是丝毫不能马虎，文章逻辑、遣词造句等方面都需要“庄严”对待；引用别人的观点和数据时，必须仔细做好注释、写全参考文献，否则就算抄袭，有可能被追责。

有些大四的学生甚至会用一整学期来“憋”一篇毕业论文。当终于得到教授的肯定时，我有两个大四好友竟然当场喜极而泣。

知识学得很扎实这点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收获，还是通过深度学习所提高的各种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分析能力、批判性思维等等。

这些能力综合在一起，就加强了一个人的自学能力。而好的自学能力不但在读书时大有帮助，而且会在未来几十年职场的摸爬滚打里，使一个人受益无穷。

好大学好在“好教授、好学生、好校友”

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最好多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

没有一所好大学不是人文荟萃、牛人辈出的。在人才济济的校园里待四年，你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物，通过和他们一起上课、写作业、运动、聊天、旅行、谈恋爱，你将一直被他们的正能量气场笼罩，不知不觉汲取他们的优点，逐渐使自己变得更好。



耶鲁四年，让我倍感荣幸的一大收获，就是与一群“超级厉害”的人成为师徒、同窗和校友。

每个耶鲁学生的“厉害”体现在不同方面。

有才华方面的“厉害”：满分学霸，音乐诗人，发明天才。有阅历方面的“厉害”：十年级的暑假一路卖艺游遍南美，写出一本畅销游记；18岁和22岁时代表美国连续参加两届奥运会击剑比赛并获得奖牌；幼时幸免于卢旺达大屠杀，十年后与家人在美国重聚，长大后代表非洲难民在联合国演讲。

当然，还有家庭出身方面的“厉害”：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唯一的外孙，印度首富唯一的千金，全球著名金融大鳄的小儿子……我和这些厉害的同学一起揉着惺忪睡眼去赶清晨的第一堂课，在图书馆里啃书到天亮，在星期五晚上的大派对上喝酒唱歌，在周末乘火车去纽约逛博物馆和艺术馆……我们探讨政治民主、生物实验与伦理道德、同性恋权利等深奥话题，更会一起在星空下畅想人生未来。

每个耶鲁学生都在释放着积极上进的能量，在友好和谐的气氛里你追我赶。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你压根不敢偷懒，更不可能颓废。

那些家世显赫的学生，也丝毫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低调、谦逊、彬彬有礼。

大学四年里，我有幸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

特·施勒教授学习“金融市场理论”，同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教授讨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向著名的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教授讨教投资的秘诀。

除了上课时能近距离接触传说中的各位“人物”，我还有幸和教授们在生活中切磋交流：跟日文教授学习剑道，到德国籍的历史教授家里啃猪手、喝黑啤，帮英文写作课教授打理后花园的花花草草。

因为四年的同学情谊美好而难忘，大家在毕业以后仍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耶鲁校友身份为荣。

总之，若想在青春最好的几年里，结识一群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和他们中的一些成为朋友、事业伙伴甚至爱人，让他们给你带去源源不断的积极影响和改变，你就应该努力把力，考上一所好大学。

名校离成功更近

大三上学期，我决定申请投资银行的暑期实习。

每年夏天，华尔街的几大投行都会录取一些大三升大四的实习生，把他们分配到投资银行部、股票销售与交易部、研究部等部门实习8至10周。实习生最多能拿到一笔相当于人民币八九万元的薪水，表现优秀的还能提前获得全职录用。

这么好的香饽饽，自然会受到一众大三学生的争抢。

那年9月，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银等几乎

所有的投行陆续造访耶鲁。

他们派出的公司代表，从大老板到初级分析师，也多是耶鲁校友，与学生们“唠嗑”时毫无距离感，除了分享正经的实习申请秘诀外，还会聊聊哈佛和耶鲁橄榄球赛的胜负、耶鲁饭菜最好吃的食堂，甚至当年曾有过的校园罗曼蒂克。

一众世界顶级投行的职员代表放下身段，在白天忙得焦头烂额之后，再搭两小时的火车从纽约风尘仆仆赶到耶鲁，就是为了能吸引这里的更多学生应聘实习岗位。

他们青睐“耶鲁”这个品牌，信任耶鲁学生的能力。这种待遇，是普通大学的学生几乎没法得到的。

高盛甚至专门请华尔街著名的金融培训师到耶鲁给学生上课，一切免费。首轮面试时，一些投行更是将考官团队“运”到耶鲁校园，免了学生们赶火车去纽约的麻烦。而普通学校的同学呢？

“抱歉，我们不会在你校组织现场面试。”“抱歉，我们没有针对你校学生的实习培训课。”“抱歉，你需要自行预订航班飞到纽约面试。”

老实说，写到这里，我真有点为普通大学的精英们抱不平——他们也很努力、很优秀，也许比名校的学生更出类拔萃。

我们无法撼动这个事实，但可以绕过它——凭自己的努力，考进一所好大学。

（留痕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不如去闯》一书）



你被宰定了

● [美] 丹·艾瑞里

◎ 赵德亮 夏蓓洁 译

一天我在网上浏览时，无意中在《经济学人》杂志的官网上看到了一则征订广告。

我顺着广告内容一条一条往下读。第一种阅读选择：花费 59 美元在网上订阅；第二种阅读选择：买 125 美元的印刷版。然后我读到第三种选择：印刷版加电子版的套餐价格同样是 125 美元！既然都是 125 美元，谁会放弃诱人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而选择只订印刷版呢？会不会是出错了？我开始怀疑，他们这样做是想让我越过单订电子版的选择，直接跳到价格更高的选择——电子版加印刷版。

那些营销高手懂得人类行为的某些重要方面：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我们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内部价值计量器”，告诉我们某种物品真正的价值。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优劣，以此来估算其价值。

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案例中，你可能不知道 59 美元的单订电子版是否优于 125 美元的单订印刷版，但你肯定知道 125 美元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要优于 125 美元的单订印刷版。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我让 100 个学生做选择，结果是：

单订电子版 59 美元——16 人

单订印刷版 125 美元——0 人

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 125 美元——84 人

他们都看得出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相对于单订印刷版的优势。不过，单订印刷版真的就影响他们的选择了吗？换言之，假如我把这一项去掉，学生的选择还会与上一次相同吗？

这一次，选择 59 美元单订电子版的从原先的 16 人增加到 68 人；选择 125 美元套餐的从原先的 84 人，下降到只有 32 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呢？我肯定地告诉你们，绝非理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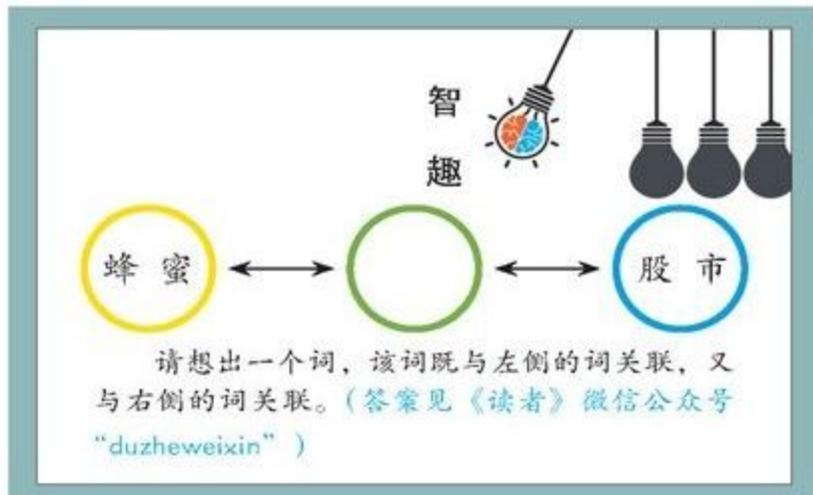
相对论的一个侧面总是令我们产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不但喜欢拿事物与事物做比较，还喜欢把容易比较的事物集中做比较——避免把不容易比较的事物做比较。

为什么？我来给你们讲一个面包机的故事。

威廉斯-索诺马公司首次推出家用烤面包机时，多数消费者不感兴趣。面包机厂家请来了一家营销调研公司，他们提出了一个补救办法：再推出一款新型号的面包机，不仅个头比现在的要大，价格也要比现有型号的价格高出一半左右。

这下销量开始上升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消费者现在有了两个型号可以选择。既然这一台比另一台贵了很多，那人们无须在“真空”中做决定了，他们会说：“嗯，我也许不大懂面包机，但真要买的话，我宁愿少花点儿钱买那个小的。”从那以后，面包机就热销了起来。

（林 冬摘自中信出版社《怪诞行为学》一书，王 原图）





天使之声和赤脚大仙

● 王小妮

一次在大学里听课，对一男一女两个美国学生印象深刻，一想起来，如在眼前。

女学生有点胖，典型的美国式的胖。她陷在一张独立的学生桌椅里。一进教室，我就看见她了，有点担心那桌椅会承受不了她的体重。她坐得离我很近，我感觉到她很腼腆，她并不抬头直视我，也不直视她的汉语教师，几乎一直低着头，但能感觉到她很认真地在听课。

那节课，没有特定内容，就是学生间使用汉语互相自由提问。说到个人爱好时，有人向她发问，开始，她想用中文表达，但是结结巴巴，实在说不好，看上去很着急。老师建议她改用英文，她才松弛下来，大方地说，她爱好唱歌。老师说，既然你有这个爱好，就唱给大家听听吧。这个外表怯懦的女生，站起来，张开嘴

就开始唱了。两片极薄的嘴唇，唱出了童声唱诗班一样的歌声，缓慢又美妙的高音之后，再低低地回旋，像从天堂里传来的声音。如果去参加美国的真人秀，她也许能成为明星。

她在掌声里坐下。后来，话题又转到了爱情上，又有人向她发问了，女生低着头说，她还没有男朋友。看她说话时低眉垂首的，回答却绝不吞吞吐吐，甚至透出了不一般的平静和自信。

下课后，有位老师跟我说到这个女生。他说，美国社会会对胖人有歧视，但是，这个女生很努力，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她曾经参加了在北京的夏令营。在北京停留的一个月间，她每天都赶在天亮前，静静地坐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回美国后，她写出了具有独立视角的报告。

再说说那个男生吧。进教室没多久，我就注意到他了。他坐在教室的第三排，并不显眼，但是，他的两只脚像是他身体以外的东西，他把它们扔出去很远。脚上没有穿鞋，白光的，脚腕上缠绕着一些颜色斑斓的彩线。上课的时候，他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下课了，他默默收拾书本，贴着教室的墙走出去。没看见过他和任何人交谈，他赤着双脚的身影，晃动在教室和学校的走廊里。不知道他的脑袋里都装着些什么念头。

这个“赤脚大仙”让人好奇。一位老师告诉我，这个学生很有个性。我问，他为什么要光着脚？老师说，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一入校就这样，开始人们还感觉奇怪，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他光着脚到处走了。我问，他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光着脚吗？老师说，他总是这样子。我有点惊奇，这里冬天的温度相当于冬天北京的温度了，他会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老师说，大概每年里会有很少的几天，他也穿鞋外出，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是赤脚的。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年轻人的癖好，毅力还是自我锤炼？怪癖、走极端、独来独往？只知道那是他的选择。在这所大学里停留了几天，大约有三次遇见这位棕黄色头发的“赤脚大仙”，场合不同，没一次穿着鞋。

（刘 振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看看这世界》一书，李旻图）

西南花

有一次在成都吃烧烤，菜单上写着“西南花”，我笑了有十分钟。我成都的朋友跟着我一起笑，边笑边说：“老板居然把西南花写成西南花，哈哈哈哈哈……”

小贝壳

小时候，我哥哥总骗我钱。有一次，他问我想不想要小贝壳。我给了他50块钱，结果晚上的时候他真的给我带了一堆小贝壳。我将它们视为珍宝好多年，直到有一次过年，我见到了开心果。

相识之日

我永远忘不了与女友相识的那个晚上。那晚，一位姑娘跑来敲门，我妈开门，问：“有事吗？”姑娘急匆匆地问：“阿姨，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我妈转身，指了指躺在沙发上的我。

胜算

问：“如果北京的大楼突然都变成了变形金刚，互相近身肉搏，什么样的大楼胜算大？”

答：“当然是故宫，这么大岁数躺地上了，你不跑？”

实现理想

20年前的小学语文课上，老师叫我们写下自己的理想。全班60个人，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老师，有的要当国家领导人，而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工人。当时很多



同学嘲笑我没有志气，如今，60个人里只有我的理想实现了。

难吃

问：“有一个做饭难吃的老妈是怎样一种体验？”

答：“引用我爸对我妈做的菜的评价：应该去监狱做饭，因为可以作为一种刑罚。”

火了

朋友特爱玩电脑，他妈妈嫌他不求上进，便在一旁教育许久。朋友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脑，突然他看到自己制作的视频转载次数过万，激动万分地对他说：“妈，别说了，我要火了！”他妈一个巴掌抡过去：“反了你了！”

十秒之内

记不清是在哪里看到过：如果你抬头看着他，十秒之内他要是忍不住亲你了，那就证明他是真心喜欢你的。昨天我抬起头深情地看着男朋友，大概过了五秒，他吓得把手里仅有的一串章鱼小丸子递到了我的手上……

成功背后

“亲爱的，你知道吗，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知道了，可是你能不能下来自己走一会儿？我真的背不动了。”

唯美

看韩剧里面女主角将脑袋靠在公交车的玻璃上，真是唯美得不行。我今天也试了一下，差点没被震成脑震荡。

时间旅行

史蒂芬·霍金曾经在2009年6月28日办过一个关于时间旅行者的派对。为了确保只有时间旅行者才能参与，他在派对结束后才发出邀请。结果，没有人来。

全家

吃小龙虾，旁边一个小朋友问他爸：“小龙虾回不了家会不会着急啊？”他爸一下子愣住了。老板过来解围：“不会的，它们全家都在这儿。”

秃顶

最近洗头的时候感觉头发越来越少了。前天父亲打来电话，我便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秃顶的。他想了想回答说：“大概就是你这个年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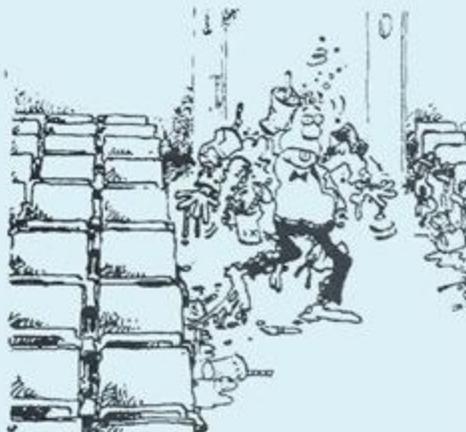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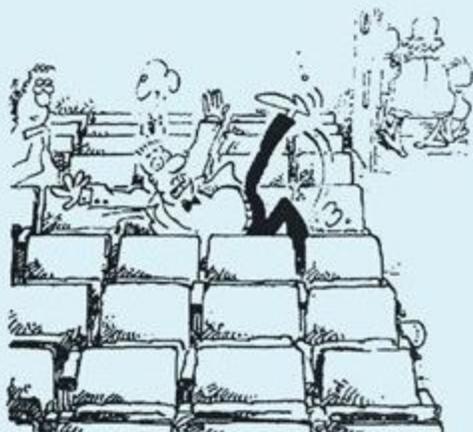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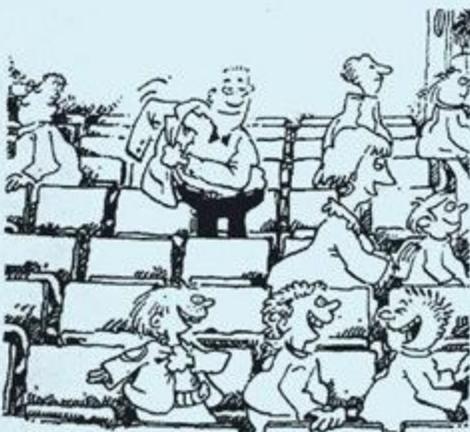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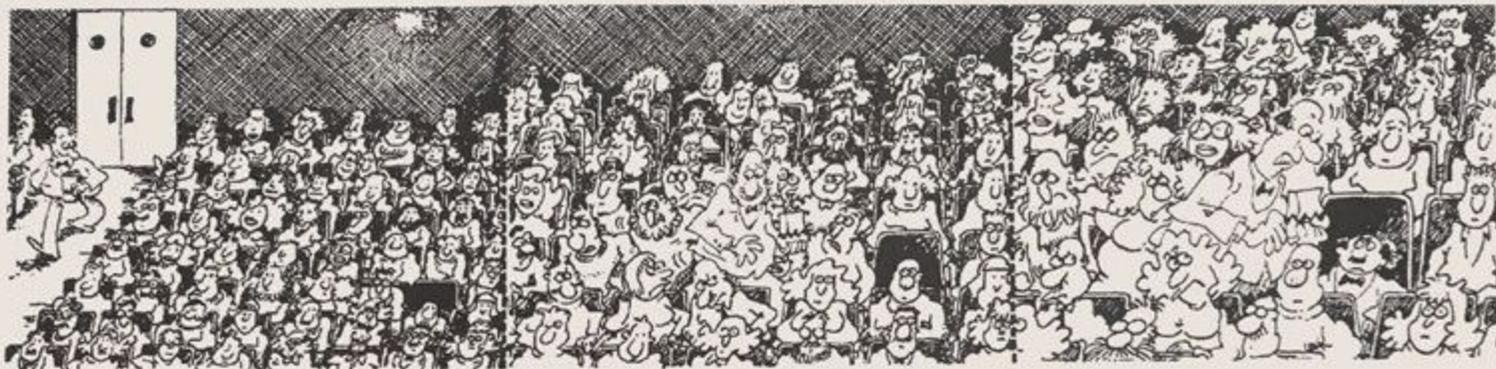
报警

老婆失踪后，我第一时间到警局报警。警察对我说：“你先冷静一下，你这样一直笑我没办法做笔录。”



看电影的幽默

● [美] 瑟吉奥·阿拉贡斯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阿拉贡斯哑剧幽默漫画》一书)



杨绛先生回家记

◎吴学昭

2016年5月24日下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杨绛先生，没想到这竟是与老人的最后一面。

保姆小吴见我走近病床，便趴在杨先生的耳边说：“吴阿姨来了！”久久闭目养神的

杨先生，此刻竟睁大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嘴角微微上翘，似有笑意，居然还点了点头。随后她轻轻地嘟囔了一句，隔着氧气而罩，听不大清楚，意思应该是：“我都嘱咐过了……”我从未见过杨先生如此虚弱，心中酸楚，强忍住几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回答说：

“您放心！好好休息。”杨先生已没有气力再说什么，以眼神表示会意，随即又闭上了双眼。据一直守候在杨先生身旁悉心照顾的保姆和护工说，此后到“走”，杨先生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内科主任及主管大夫请我们到会议室，向我们介绍了杨先生的病情，说她目前已极度虚弱，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我还是那句话：“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这是杨绛先生反复交代过的，她愿最后走得平静，不折腾，也不浪费医疗资源。

杨绛先生在遗嘱中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讣告在遗体火化后公布。对于杨绛先生这样一位深为读者喜爱的作家、一位大众关心的名人，如此执行遗嘱难度很大，首先媒体这一关就不好过。幸亏周晓红同志和我，作为杨绛先生的遗嘱执行人，在杨先生病势危重之际，已将杨先生丧事从简的嘱托报告给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恳请知会有关单位打破惯例，遵照杨先生的意愿，丧事从简办理。后来丧事办理顺利，一如杨先生所愿。

从讣告看，杨绛先生生前对身后所有重要事项，已一一安排妥帖。与众不同的是，这一讣告居然经杨先生本人看过，并交代遗嘱执行人，讣告要待她的遗体火化后方可公布。

杨先生那种“向死而生”的坦然，以及在安排身后事时



的睿智、周到、理性，都使我感到吃惊和钦佩。

二

杨先生自嘲当了10多年的“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光杆司令，已又老又病又累，可是她无论读书、写作、处事怎样忙个不停，永远都那么有条有理，从容不迫。

同住南沙沟小区的老人一批批走了，杨先生也等着动身。只是她一边干活儿一边等，不让时光白白流逝。

为保持脚力，她每天“下楼走走”的步数，从2008年的7000步渐减为5000步、3000步，由健步走变成慢慢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楼，退到屋里也“鱼游千里”，坚持走步，不偷懒。

日复一日的“八段锦”早课，2016年春她因病住院才停做。“十趾抓地”还能站稳；“两手托天”仍有顶天立地之感；“摇头摆尾”勉强蹲下；“两手攀足”做不到就弯弯腰；“两手按地”则只能做到离地两三寸了。

练毛笔字，尽量像老师指导的那样，“指实、掌虚、腕灵、肘松、力透纸背”，少有关断。只是习字时间，已由原来的每天90分钟逐渐缩减为60、30、20分钟，直到后来无力悬腕握笔。

杨先生这个“钱办”司令真是当得十分辛苦，成绩也斐然可观。

《钱锺书集》出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

出了，《钱锺书英文文集》出了，《围城》汉英对照本出了，尤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容安馆札记》（3巨册）、《中文笔记》（20巨册）、《外文笔记》（48巨册）在内皇皇71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竟于杨先生生前全部出齐。很难想象，杨先生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以上每部作品，不论中英文，杨先生都亲自作序，寄予深情。

杨先生在忙活钱著出版的同时，不忘自己一向爱好的翻译和写作事业。她怀着丧夫失女的巨大悲痛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投入全部心神而忘记自我。

三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躲避名利，晚年依旧。我印象较深的，就有三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杨绛先生荣誉学部委员，她没去领受荣誉证书，讣告中也没让写这一头衔。

2013年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函告杨先生，称她已成为第二届“中华文艺奖”获奖候选人，请她修订组委会草拟的个人简历，并提供两张近照。杨先生的答复是：“自揣没有资格。谢谢。”

2014年4月，钱、杨二位先生曾就读的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女士来函称，在艾克塞特学院建立700周年之际，该院以推选杰出校友为荣誉院士的方式纪念院庆，恭喜

杨绛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荣誉院士，特此祝贺。杨绛先生不使用电脑，便口授大意，要我代复电邮：

尊敬的 Frances Cairncross 女士：

我很高兴收到您4月25日的来信。首先，我代表我已去世的丈夫钱锺书和我本人，对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建立70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很荣幸也很感谢艾克塞特学院授予我荣誉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贵院上课的一名旁听生，对此殊荣，实不敢当，故我不能接受。

杨 绛

Frances Cairncross 院长生怕杨绛先生误解艾克塞特学院授予她荣誉院士，系因她是钱锺书先生的遗孀，因而再三解释：

1. 杨绛自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事实上如果她接受这一荣誉，将有助于在欧洲弘扬她的学术成就。

2. 她对塞万提斯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我院设有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语和文学讲座，现任阿方索十三世讲座教授埃德温·威廉逊也是一位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他本人对杨绛女士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深感兴趣。

3. 目前，我院还没有女性学者获此殊荣。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女院长之一，我对此深表遗憾，这也是我热切希望她能接受此荣誉的原因之一。

我将 Frances Cairncross 院长托付的话，详细转达杨先生，并将她的电邮打印出来送

杨先生亲自阅看。然而杨先生再次辞谢，她说：“我仍不得不坦诚直告尊敬的阁下，我如今103岁，已走在人生边缘的边缘，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过好每一天。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所以很抱歉，虽然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深情厚谊，但我仍不得不辞谢贵院授予我荣誉院士的荣誉，敬求你们原谅和理解。”

四

2014年9月，杨先生将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还有钱锺书先生密密麻麻批注了的那本《韦氏大词典》，全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移交时，周晓红和我在场，杨先生指着起居室里挂着的字画条幅，笑说：“这几幅虽然已登记在捐赠清单上，先留在这儿挂挂，等我去世以后再拿走，怎么样？免得四壁空荡荡的，不习惯也不好看。”

遗嘱已经公证，书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归属，也都做了交代。所收受的贵重的生日礼物，杨先生要我们在她身后归还送礼的人。其他许多物件，一一贴上她亲笔所书送还谁谁谁的小条。为保护自己及他人的隐私，她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的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少部分。

杨先生分送各种旧物给至亲及好友留念。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也有小古玩器物

等。我得到的是一本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8年版的《英诗荟萃》，杨先生在此书的最后一页写道：“学昭妹存览 绛姐赠”。我惊诧于杨先生的神奇：我从未跟她提及我喜读中英旧诗，她竟对我与她有此同好了然于心。我深知这本小书有多珍贵，它曾为先生全家的“最爱”，原已传给钱瑗，钱瑗去世后，杨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枕边，夜不成寐时就打开来翻阅，思绪萦怀，伴她入梦。许多页面，留有她勾勾画画的痕迹。我得到的另一件珍贵赠物，是一叠杨先生抄录于风狂雨骤的丙午、丁未年（1966、1967年）的唐诗宋词，都是些她最喜欢的诗词。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文革’时抄此，入厕所偷读。”

杨绛先生表面看似理性、清冷，其实她是很多情的。她一向把读者当成朋友，把理解她作品的读者视为知己。她存有许多对她作品反应的剪报。她拆阅每一封读者来信，重视他们的批评建议。她对中学语文教师对她作品的分析，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们听说她跌了跤，便寄来膏药，让她贴。许多自称“铁粉”的孩子，是由教科书里的《老王》开始阅读杨绛作品的。有个小青年因为喜爱杨先生的作品，每年2月14日，都给她送来一大捧花；后来他出国留学去了，还嘱托他的同学好友代他继续送花，被杨先生戏称为她的“小情人”。前些年，她还常与读者通信。她鼓励失恋的小伙振作，告诉他：爱，

可以重来。她劝说一个癌症患者切勿轻生，要坚强面对，告诉他忧患孕育智慧，病痛也可磨炼人格。她给人汇款寄物，周济陷于困境的读者而不署名……

2016年的春节，杨先生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去协和医院探视，跟先生聊聊家常。末了杨先生又交代几件后事。我心悲痛，不免戚戚；杨先生却幽幽地说，她走人，那是回家。

（张晓玛摘自《文汇报》2016年12月9日，李晨图）

真诚是什么意思？你仔细看看动物，一只猫，一只狗，一只鸟都行，你一定会看到，它们一个个都那样自然，没有一种动物发窘，它们不会手足无措，它们不想奉承你，吸引你，它们不做戏。它们显露的是本来面貌，就像草木山石，日月星辰，你懂吗？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

现在再也不存在什么乡间小镇了，现在一切地方都可以瞬间与其他地方取得联系，孤独的感觉只能在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途中才能被体会到。

——卡尔维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时间的威力在于：结束帝王们的战争；把真理带到阳光下，把虚假的谎言揭穿。

——莎士比亚《鲁克丽丝受辱记》



这字不能说

● 张佳玮

在历史剧里常见到这样的情境：

“这字不能说。”

“那我换一个。”

与避忌的字做斗争，仿佛游击队，躲在辞藻的密林里，寻找替代品。指东打西，含沙射影，在现代已成一种语言游戏。

然而避忌终究是有用的。实际上，避忌避讳，最可怕的后果，并不是让人交流不便，而是遗忘和习惯。

比如，相国为什么叫作相国？其实战国时，相国叫作相邦。但刘邦称了帝，“邦”这个字就得避讳了。

开封原来叫启封。为什么叫开封？因为汉景帝叫刘启。

司马昭并未称帝，但因为被追封为晋文帝，所以王昭君被改称王明君——杜甫所谓

“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就是王明君。我们熟悉的蔡文姬，原字是昭姬，就因为避讳司马昭才改的。

李世民称帝，“世”与“民”都得避讳了。在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有“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人风，其实是民风。乍一看，以为是人中风了呢。

但李世民也逃不了。他弟弟李玄霸，因为在清代犯了康熙玄烨的讳，被改叫李元霸了——现在民间都知道隋唐第一好汉李元霸，谁知道他原叫玄霸呢？

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史记》等古书里，否定词还常用“弗”，如“弗能禁也”，就是不能禁止。汉昭帝刘弗陵登基后，“弗”这个字便不能用了，都改成了“不”。

所以，如果没有汉朝那几位皇上，如今我们说话，该是

这样：

“今天我们要吃个启封菜，鲤鱼焙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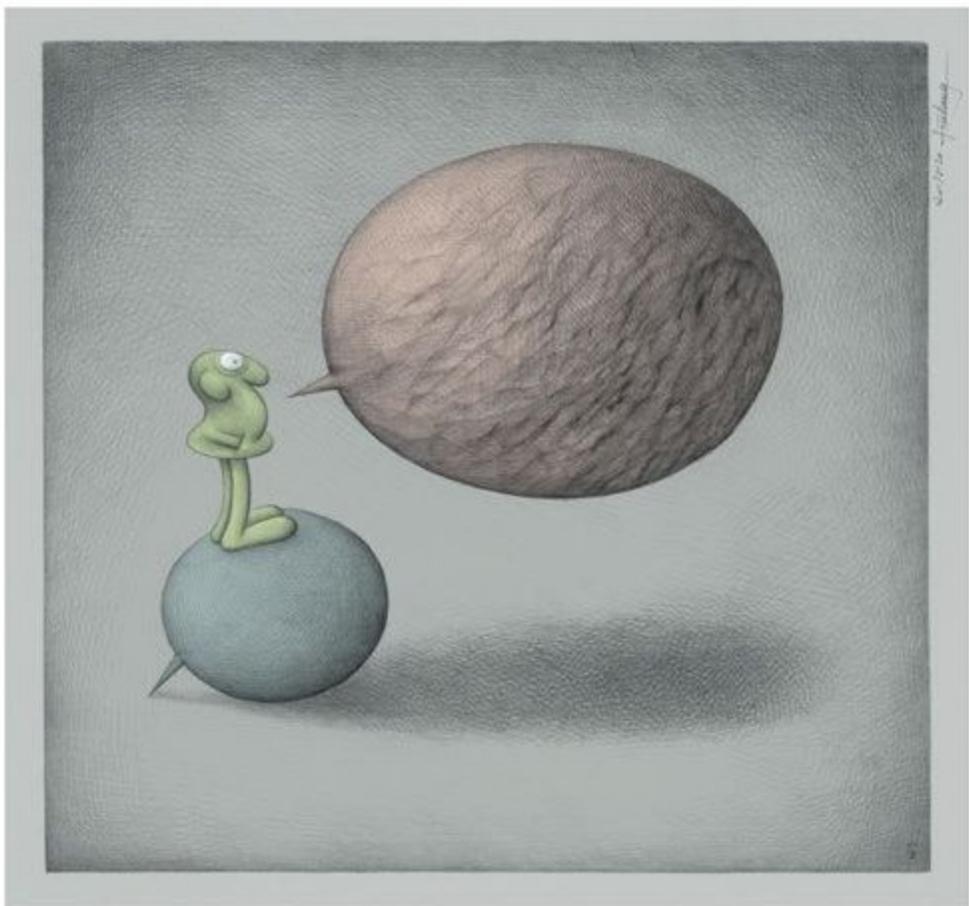
“弗弗弗，大正月的，吃点饺子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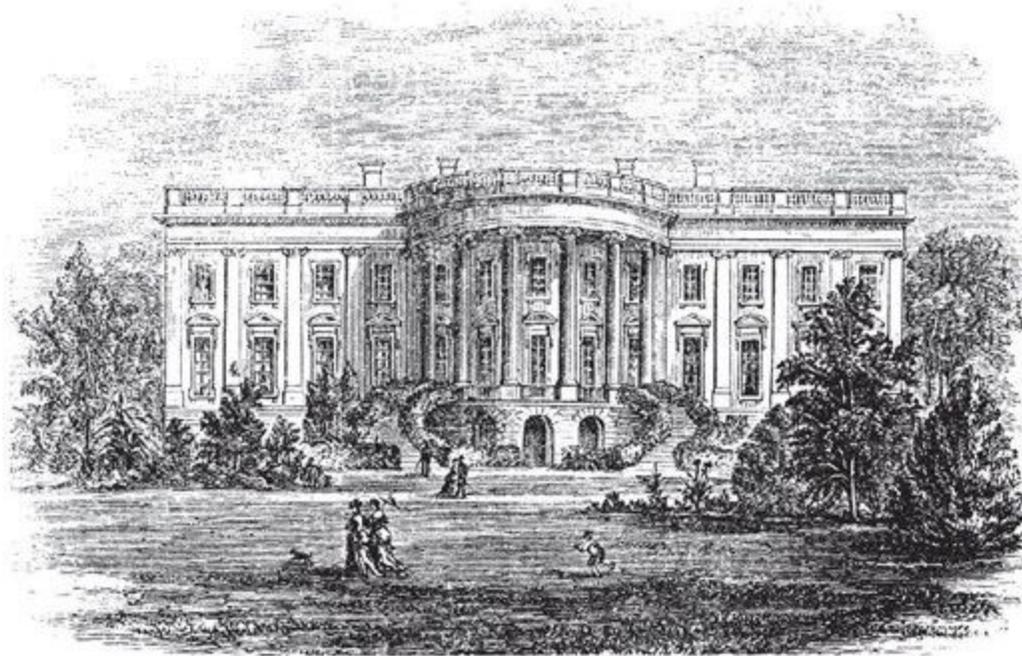
所以越到后来，通达人情的天子们，都懂得给老百姓留面子。比如我们可敬可爱的五阿哥永琪，他的十五弟叫永琰，后来成了嘉庆皇帝。皇帝登基后，老百姓不能练字了：书法帖子里都是“永”字啊。嘉庆皇帝很理智，不折腾，一登基就改名颙琰，读书人也不用特意避忌了。反正以后大家都叫他皇上，没人敢直呼其名，改个名字算什么呢？他儿子绵宁也很聪明，自己一登基，“绵”字怎么办？哪个小媳妇说一句“哎哟，你看咱这褂子软绵绵的”，就立刻拿去开刀问斩，也太不像话，故改名“旻宁”。所以嘉庆、道光虽不能说是贤君，但给下头人读书写字留了分寸，真是好。

实际上，大多数避忌，都不是天子自己琢磨出来的，而是下头的人使然。袁世凯改元洪宪时，杨度与雷震春二人为了拍马屁，说北京人吃元宵，音同“袁消”，为尊者讳，不能用，元宵改称汤圆。北京前门大街的正明斋的招牌没改，被好生整了一番。这事袁世凯自己都未必知道。

耐人寻味的是，袁世凯死后，恢复共和，正明斋特意搭了彩牌楼，用电灯泡摆出四个巨大的字——各类元宵，好好地出了口气。

（莫 难摘自《北京晚报》
2016年12月16日，刘 宏图）





白宫是座什么宫

●周 斌

“白宫是我和唐纳德住过的最小的地方了。做总统真难，但我们还是将就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新晋第一夫人貌似并不开心。

在全世界的元首官邸中，美国白宫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处。正如乔治·布什所说，这里不只是总统权力的象征，它就是世人眼里的美国。

营建之初：总统家没柴烧

1792年6月，一位名叫詹姆斯·霍本的爱尔兰年轻建筑师身着礼服前去费城拜见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对总统官邸的要求是：它是国家公仆的居所，绝不能是一座豪华的宫殿，无须高大，只要宽敞、坚固、典雅，能给人一种国势蒸蒸日上的感觉就行。但华盛顿本人没有等到官邸建成，就于1799年12月14日在弗农山庄辞世。1800年，官邸才交

付使用。当年5月，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下令军政各部从临时首都费城迁往华盛顿城。

刚刚建好的总统官邸，“连最起码的栅栏、院落或者其他可以使用的东西都没有”，亚当斯总统的夫人牢骚满腹，只好在东大厅里拉起晾衣绳，她把这套房子比作“光秃秃的、巨大而丑陋的建筑”。北美的冬天，天寒地冻，总统家只好生起数个壁炉，但是因为没有人手去砍伐和搬运木柴，取暖依旧很困难。

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极为推崇民主政治，主张白宫完全向公众开放，任何一个素不相识的访客都可以直接信步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握手喝茶。

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执政期间，第二次英美战争爆发。1814年8月24日，华盛顿沦陷。麦迪逊总统夫妇直

到最后一刻才撤离官邸，第一夫人临走时从墙上摘下了华盛顿的肖像、《独立宣言》的原件以及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这是迄今唯一一次美国总统官邸陷于敌手。英军纵火焚烧总统官邸，幸好天降大雨，官邸才没有被完全烧毁，但墙壁被完全熏黑。战火过后，官邸重建，当年的建筑师霍本重新被礼聘，霍本用白漆粉饰建筑过火痕迹，官邸从此始成白色，设施也逐步配备到位。1834年引入泉水结束了外出拉水的日子，1853年安装了取暖设备，1877年海斯总统建立了一座图书馆，1882年有了第一架电梯，不久后架设了电线，灯光从此照亮官邸。

1901年9月，麦金利总统在纽约州出席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在与客人握手时遇刺身亡。从此，白宫停止了总统与普通民众的亲密接触。

“林肯卧室”和“椭圆形办公室”

林肯住在白宫的时间不长，但他对白宫的影响却最大。林肯亲民，据记载，他曾有一次晚会上与6000人握手。

1865年4月9日，南北战争结束。华盛顿的人们不约而同拥向白宫，等待总统演讲。林肯来到白宫外，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演讲稿，语气沉重，号召人们让那些叛乱者安全回家，宽恕他们，让这个国家重新联为一体。林肯赋予了这座原本普通的官邸某种神圣的意义。有白宫研究者称，要不是林肯住过，单就建筑本身而言，白宫很可能在



19世纪中后期就被废弃了。

为了纪念林肯，白宫开辟了一间“林肯卧室”，它位于白宫主楼二层东侧。直到现在，入住林肯卧室还会作为一项荣誉，为特殊的总统贵宾敞开大门，据说大多数人躺在那张床上会激动得彻夜难眠。

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修建白宫西翼，将办公区与生活区分开，并首次决定用“White House”（白宫）来命名这座总统官邸。1933年，身有残疾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增建了白宫东翼的配楼，又进一步扩大了白宫西翼配楼，在西翼的南侧，紧挨着玫瑰花园，设置了全美最著名的房间——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它是总统正式的工作空间。

“白宫的囚徒”

虽然白宫的生活还不错，但置身其中的总统们却常常自称是“白宫的囚徒”。

白宫防卫严密，堪称世界首脑官邸之最。有三道防线拱卫白宫，最远一道是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位于白宫10多公里外的马里兰州，8000人的

战斗序列装备有先进战斗机和“空军一号”，负责防空，美国联邦航空局以华盛顿纪念碑为中心划了一个半径25公里的禁飞区；第二道是华盛顿陆军基地，那里有陆军仪仗队，是总统近卫军，一旦有事，迅速增援；第三道防线由特工组成，白宫内约有2800名特工，每天24小时值班，保卫总统及副总统的安全。

白宫周围有一圈坚固的水泥围墙，墙上有灵敏的报警系统，即使是动物攀爬也会触发警报，地面上则安装了红外线传感器。白宫大门用的是防撞材料，门前还有60厘米高的水泥隔离墩。白宫外的草丛、花丛、照明设备中都藏有小型监视器和传感器。白宫内的132个房间，各方向共装有147扇防狙击玻璃窗和无数报警器，确保总统及其家人安全。总统的办公桌下有个按钮，只要用膝盖轻轻一碰，特工就会蜂拥而至。卡特有一次把报警按钮当成冲水开关按下去了，导致大批特工持械冲进洗手间……

白宫内还配有武器库，各

类枪支、地对空导弹、防化装备、肩扛式火箭发射器等应有尽有。白宫地下建有数个坚固工事，备有充足存粮，足以抵御核攻击，危急时刻总统及内阁可以转移到地下工事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不但能通令全国，还可以指挥千里之外的核潜艇和导弹发射井。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白宫东翼地下6层楼处的PEOC（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由罗斯福总统始建于二战期间。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塔、五角大楼遭袭，时任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等白宫高官立即进入该地堡，政府继续运转。

严密的防卫让总统们有时也很不爽，尼克松就曾发过飙。他酷爱吃鲜河蟹，但是白宫百余名技术专家的规矩是想吃得先化验。化验范围从空气到食物，凡是跟总统有接触的都跑不掉。空气每小时一检，食物在烹饪前必检，先是用荧光设备检验，有疑点的照X光，生鲜食品要切片化验，这一折腾活蟹早就死了，哪里还有河鲜之美，尼克松曾气得把手里的刀叉当飞镖甩出去。

如今，白宫虽然规矩越来越多，防卫越来越严，但是作为民选总统的官邸，对美国公民仍然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温柔。任何一个普通美国公民都可以申请去白宫特定区域游览，程序是先去所属州的联邦议员办公室预约，然后到白宫游客中心领取免费票，先到先得。

（流浪猫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34期）



近日，美国政府推出首款官方AR（增强现实技术）应用“1600”。用户下载“1600”后，用手机摄像头扫描上方1美元纸币图像，即可了解白宫建造的故事，欣赏白宫的四季变换，或许还能遇到几位你熟悉的美国总统。所谓“1600”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北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也就是白宫地址。支持iOS和安卓平台。



关掉朋友圈之后

●丁泽宇

在关掉微信朋友圈的 235 天里，我彻底地戒掉了随时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打开朋友圈，然后手指像僵尸一样不断下滑的这个习惯。

1

赫尔曼·黑塞在 1927 年所作的《荒原狼》中这样写道：“也许有一天，不管有无导线，有无杂音，我们都会听见所罗门国王和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说话的声音。人们会发现，这一切正像今天刚刚发展起的无线电一样，只能使人逃离自己和自己的目的，使人被

消遣和瞎费劲的忙碌所织成的越来越密的网包围。”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微信朋友圈还未像今日这般兴盛。那时我的微信通讯录里只有 100 来人，都是周围的亲朋好友。比起当时普遍公开的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它的出现像给已经干涸的河床里注入了新的水源。它足够私密，足够有趣，足够社交。看起来，过往的一切社交平台都已经过时了。

在读到黑塞的这番话时，我还尚未开始反省自己所处的状态，只是惊讶于黑塞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我将这段话摘抄下来，发在了社交网络上，隔一段时间，便提醒一下自己。

一次，我因为失眠，睁着眼一直等到天亮，天亮后才昏昏睡去。醒来睁开眼的第一刻，如往常一样，我开始不停地翻朋友圈蹦出来的新消息，想要知道在我睡着的这几个钟头里朋友圈中发生了什么。

600 多个好友，我的新消息怎么都翻不完。随着手指机械地滑动，我越来越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当中。每多看一条消息，我的恐惧便会增添一分。直到最后，我整个人都被这些巨大的信息流压得喘不过气来。

2

那天，我就决定做一个实验。我将朋友圈关掉，想试试自己究竟能够多久不看朋友圈。

第一次实验持续了大约有 28 个小时。第二天下午 4 点钟，健身之后，我没有忍住，跑去打开了朋友圈。随后我又像以前一样开始刷新消息。我像是在沙漠里行走了三天三夜的人一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和我并不相干的消息。读累了，吃饱了，我又重新关掉了朋友圈。

不得不说，刚开始非常不习惯。在闲暇时下意识去摸手机，打开微信，点开朋友圈，这个动作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不受大脑控制。关掉朋友圈之后，点开信息的那个位置变成了扫二维码。有好几次，直到扫码的那个方框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朋友圈这个东西已经被我关掉了。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将传统的阅读行为与看电视做了对比。在过去的阅读行为



人生好友

◎毛丹青

出席一位日本教授的退职仪式，听他讲了人生好友的故事，原话直译——

上小学三年级时，班里来了个插班生，个子很小，不太爱说话，据说因为父母离婚，他转了三回学，变得不愿跟人说话。但不知为何，他跟我很合得来，也许因为我的个子比他还小。有一回我带他到我家吃我母亲做的家常饭，他很高兴。不过，很快他又转学了。之后，我们将近30年没见。有一回很偶然，我们同在一家咖啡店，他认出了我，而我完全认不出他了。那时他已是山

口组的成员，而且还是“干部”，随身有跟班，人还是小个子，但很威武、很霸气。他见到我时很亲切，说一直记得我母亲做的饭。我也挺高兴，想跟他一起吃饭、喝酒，但他说：“不必了，我是反社会势力，恐怕会给你添麻烦。”这之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去年，我母亲病逝，家里收到了他发来的唁电和一笔钱。这笔钱大多也是反社会的，我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决定退给他，但



当我打听他的去处时，被告知他在一场枪战中身亡。现在我打算用这笔钱为他修建一座墓，并写明他是我的人生好友。

（花气袭人摘自作者的微博）

中，由于阅读需要一个连贯性的动作，你需要长久地坐在那里并且保持思维的连贯性。然而看电视时却不是这样，电视可以将两个完全无关的东西放在一起连贯地呈现给观众，并且你完全不会因为上一秒播出了哀悼地震遇难者的节目，下一秒便跳出一则让人发笑的广告而恼怒。

只要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信息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然而令人恼怒的不是信息与我们有关与否，而是一种全盘僵化的、被动的思维模式。尼尔·波兹曼这样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在尼尔·波兹曼写这本书时，社交网络尚未出现，尼尔·波兹曼拿来举例的对象还只是电视。在看电视时，错综复杂并且不断变换的信息让我们丧失了逻辑思考的能力，而社交网络将这种效应扩大化了。

3

因为有了朋友圈，我的时间开始连续起来。在学习或是工作累了之后，我也不会再拿

起手机重新打开朋友圈。我会换换脑子，站起身来，走几步路或者看看窗外。在乘地铁或是坐公交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里，我会尽量地让大脑放松下来，不再沉浸于对信息流的渴望当中。

最大的改变是，我的生活重新变得孤独起来，我终于回归了曾经很享受的独处当中。我的想法、精力和时间，都开始专注于我自身的状态。

我不再追求一种刻意的逃离。过去身上带着的一股都市人对逃离生活的向往，如今也没有了。因为即便是在闹市之中，当生活回归到自身这个状态时，这种所谓的心灵逃离也就不需要了。

网络红人和菜头曾经在《碎片化生存》中提到自己因为过多浏览140字的微博，已经无法进行长篇的阅读。事实上在关闭朋友圈之前，这种现象也已经出现在了的身上。并不是说阅读一定要借助关掉朋友圈这种仪式化的行为才能够完成，但的确，在关闭之后，我对阅读及写作重新重视了起来。

关掉了朋友圈这么久，对我而言利弊皆有；但我成功地将一件原本就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放回了它应在的位置。

（西山摘自《畅谈》2016年第24期，勾 犇图）



智商的“密码”

●张 燕

有种说法称，和几十年前相比，现在杰出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否说明聪明人增多导致竞争激烈了呢？

至少智商测试题能部分支持这一推论。如果找一份20年前的智商测试题来做，人们会发现，现在的得分普遍会比当时高出30分左右。

不过，干巴巴的分数并不能证明新世纪以来人们一下就变聪明了。在智商的背后，还有着诸多因素，比如遗传、环境影响，甚至婚姻情况等，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变傻或者变聪明。

多少智商来自天生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天生聪慧”。貌似一个人生下

来以后，语数外能考多少分，奥数大赛里能否轻松甩对手几条街等，这些早就已经注定了。

这种智商由先天决定的观点固然让一些人沾沾自喜，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算是好消息。科学实验证明，这种带有固化意味的观点并不正确，基因能够影响智商，可并非智商的全部。

近期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发现了两个能够决定人类智商的基因序列网络。

科学家认为，这一发现可被用来提升人类的脑力。科学家用足球队作比方来解释：当所有的球员各就各位时，整支球队就能运转良好，即大家所称道的才思敏捷；但是当这两条基因未被表达，或是产生了

突变，这就相当于球员在场上位置混乱，就会造成人的感觉迟钝甚至严重的认知障碍。

基因序列网络让人们触及了聪明的“密码”，不过这并非意味着通过代际遗传能将这“密码”一成不变地传承下去。

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英国和挪威的3500多人进行了基因和智商测试。他们发现，与智商相关的基因的数字并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基因里面，单个基因对智商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证实，也就是说，没有发现决定性地影响着智商的“学霸基因”。

因此，智力有天生因素，但天生的基因因素，占比不到25%。换句话说，两个同卵双胞胎，他们后天的智力表现，只有25%是在出生的时候决定的，其他的则受后天因素影响。

以前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孩子的智商是由妈妈遗传决定的。也就是说，妈妈聪明，孩子才可能拥有高智商，因为智力基因在X染色体上。但是新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对父母而言，重要的是帮助下一代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因为智商是可以培养的。

聪明人的养成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种精神不只适用于表述中国女排的夺冠之路，同时能够形容聪明人的养成过程。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



家埃里克·特克亨默经过研究发现，基因并不绝对决定孩子的智力水平，特别是那些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改善生活环境对于提高他们的智商有不小的影响，就好像把两粒同样的玉米种子分别种在不同的土壤里，玉米长成的高度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一样。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而教育的作用则是催生种子发芽、生长。近年来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如果父母与孩子建立一种安全的依恋关系，会有助于孩子的智力发育。安全的依恋关系可以使孩子充满自信地探索世界和新知，这对其智力发育有很多积极的影响。

良好的学校教育同样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比如说，喜欢用复杂句式的小学老师，其学生的语言能力更强。在与其他小孩的接触中，孩子也会发展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

与智商相对应，有人提出了“情商”的概念。情商是指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技巧，主要反映一个人感受、理解、运用、表达、控制和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以及处理情感关系的能力，即通过对自我情感的调控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及融入社会和协调群组的能力。

但事实上，自我掌控和管理能力也是智商的一部分。一个人情绪越不稳定，智商的利用率就会越低；反之，情绪越稳定的人，智商的利用率越高，判断力越强。而情绪的控制

制是能够通过后天培养的，因此通过恰当的训练，人同样会变得更聪明。

当然，后天影响中也有不少“智商杀手”。比如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虽然人们兜里的手机变得越来越智能，可盯着手机屏幕的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傻。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660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同时对他们的大脑功能、认知能力、语言以及运算技能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心智能力强的人，花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上的时间更少；而那些善于分析思考的人，使用手机的频率也更低，因为他们自己能记住事情。

过去人们想要搜寻信息，只需动动脑子就能想到，但现在人们宁愿活动手指也不愿思考，以致大脑功能日益退化。智能手机使人类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懒，因为人们将手机作为“扩展思想”的工具，上网搜索答案正在逐渐淡化人类天生的好奇心。

如果经常使用智能手机确实会降低人的智商，那这对人类的未来确实是一个挑战。

婚姻让人变睿智？

在一段婚姻中，人的性情总是被最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婚姻走向结束时，总会听到类似诅咒的声音：“当时傻了才会看上你。”但其实这种说法有些因果倒置，因为并非傻了才会看上对方，而是看上对方后才变傻的。有研究表明，婚姻对智商的影响是立竿见影

的。

新西兰心理学家詹姆斯·福莱恩建议，那些有结婚打算的男女在寻找另一半时别只顾着以貌取人，否则以后几十年的智商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他认为，最好寻找那些“能让你感到智力受到挑战”的伴侣，因为“他们会带领你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并让你的生活更加有趣”。

好的伴侣是生活中的一位老师，能在生活中给另一半各种启迪；后者也会有机会汲取营养，不断进步。而一旦择偶不慎，则会落入“他人就是地狱”的困境，陷入暴躁与责备组成的怪圈中难以自拔，而这种负面的情绪对智商也是有不良影响的。

有趣的是，在心理学家的统计中，智商对男女选择婚姻的影响是不同的。英国阿伯丁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四所学校测试了900个11岁男孩和女孩的智商，40年后追访了他们的结婚率，然后得出结论称，男人的智商每增加16分，结婚的概率便升高35%；而女人的智商每增加16分，结婚的概率却降低40%。

因此，智商越高的男人结婚率越高；而高智商的女性，却不那么希望落入婚姻的窠臼。这一结果大概能解释为何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里，存在大量的大龄单身女性吧。

（秋水长天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第40期）



文苑·文苑

毬子里的铜钱

◎琦君





那时，我大约十岁吧。有一天，我在院子里踢毽子，卖烤山薯的来了。闻到那股香喷喷的味道，好想吃啊！我身边没有钱，却伸着脖子问：“老伯伯，几个铜板一个？”（那个时代，还用铜板呢，一枚银角子换三个铜板，一块银元换三百个铜板）老人一声不响，却笑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说：“给你吃。”我十分感激，就慢慢地剥开了皮，万分珍惜地吃起来。

隔壁的二婶走了过来，她挑了几个大的烤山薯，称一称正好要十个铜板。二婶说：“算九个铜板吧，我手里只有九个。”老人说：“不行啊，我要亏本啦！”二婶说：“下回补给你就是了。”她捧着山薯就进家里了。

老人愣愣地望着她家那扇门。我呢，愣愣地望着老人。他满脸的皱纹很深很深，很不快乐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只想代二婶给他一个铜板，但是身边真的没有钱。我看看手里吃了一半的烤山薯，结结巴巴地说：“老伯伯，我也没给钱呢。”

老人笑了，他说：“小孩子嘛，送给你吃的。”

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安，忽然想起毽子里面有两个铜钱。只是两个铜钱呀，怎么抵得过一个铜板呢？但我还是急急忙忙撕开毽子的包布，挖出两枚亮晶晶、崭新的铜钱，递到老人手里说：“老伯伯，给您！”

他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马上把铜钱放回我的口袋里，摸摸我的头说：“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不过你的好心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又从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山薯递给我说：“再给你一个。”

我摇摇头不肯接。他却把烤山薯塞进了我的口袋里，向我笑着摆摆手，提着烘缸走了。望着他微微驼着的背脊，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

铜钱在口袋里叮叮当地响着，伸手一摸，它们在烤山薯旁边，也热烘烘的。我捏着撕破的毽子，回到书房里，把刚才的事告诉了老师。老师仔细地听着，面露微笑。

我问老师：“二婶是不是应当把欠老伯伯的一枚铜板再补给他呢？”

老师想了想说：“我想她会补给他的。小君，我倒是很高兴你舍得把毽子里的两枚铜钱剥出来给他。”

我说：“我那时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欠了他很多似的。”

老师说：“不要难过，你有这份心就好了。做小贩的，栉风沐雨，是非常辛苦的。你长大以后，要格外懂得体谅他们。”

老师慈和的声音，几十年来时常响在我耳边。卖烤山薯的老人满脸的风霜、慈祥的笑容和佝偻的背影，也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他没有接受我的铜钱，却接纳了我的心意。他让我白吃了两个热烘烘的烤山薯，使我永远感到温暖在心中。

（丁香清幽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粽子里的乡愁》一书，沈璐图）

前朝的孩子

◎路卫兵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了皇位，入宫时见到一个宫女抱着一个小孩，便问是谁的孩子，宫女回答说：“是世宗（后周世宗柴荣）的儿子。”

赵匡胤回头问范质、赵普和潘美三人当如何处置，范质和赵普态度明确，都说该杀掉这个孩子，只有潘美不说话。

赵匡胤叹道：“即人之位，又杀人之子，这样的事朕不忍做啊。”潘美这才说道：“臣与陛下都曾辅佐过世宗，如果我劝陛下杀了这孩子，那是有负世宗的恩德；如果我劝陛下不杀，那么陛下一定会对我起疑心。”赵匡胤说：“世宗的儿子不能做你的儿子，就让他做你的侄子吧。”潘美于是抱子而归。

此后，赵匡胤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后来赵匡胤给赵氏子孙定下两条规矩：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二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张秋伟摘自重庆大学出版社《白衣飘飘的年代：宋朝那些有趣的人和事》一书）

爱是不平等

◎蒋方舟

你所见过的最不平等的爱情是什么样？

一个有名的女作家，同时也是电视编剧界的“女王”，漂亮而勤奋。她每天下午三四点离开家，到恋人的住处。她的恋人N先生是一个比她大13岁的有妇之夫——与妻子分居而不能离婚。男人不帅，胖胖的，和她一样高，身体不好，没有工作，生活拮据。

女作家给恋人做了丰盛的晚饭，两人一起吃饭、聊天。有时女作家会因为太疲惫而睡着。她临走前，会为恋人准备好第二天的食物。晚上11点左右她回到自己的家，母亲和妹妹已经睡了，她一个人躲在寒冷的玄关写作，写到天亮。清晨时，写作的地方已经收拾干净，又变成连接玄关的冰冷空间。女作家为母亲和妹妹做好饭，处理琐事，工作，去恋人家……周而复始。

女作家和恋人的爱情从她青年时期持续到中年，贯穿了她人生的黄金时期。恋人是她20多岁时一起工作的文化社的摄影师，在那时或许还有作为前辈的光芒，但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都只是一个身体羸弱、精神脆弱的中年人，被正值盛年的女作家照顾着。

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平等的爱情。

女作家名叫向田邦子，被誉为“昭和民族的张爱玲”。看向田邦子与张爱玲的作品，

确实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爱写家庭与恋爱，都笔触辛辣，爱写人猥琐的内心见光一刹那的窘迫，但两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张爱玲的小说总在写“幻灭”，她小说中的男主角总是留学生或者华侨：范柳原、佟振保、童世舫、章云藩……他们对于古老的中国有种幽深的爱与怀念，爱投射到了女主角



向田邦子

——“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身上，与她交往之后，男人却发现那只是美丽的虚空、奢靡的残破，继而失望。

向田邦子的小说却是一开始就没有希望。她小说的主角大多数是大龄单身、平淡无奇的女性，有点虚荣，有点自卑，渴望被爱，渴望被触摸，并且为这些渴望放弃所有的尊严。在爱情中始于失望终于失望，所有的温暖都是自己提供

给自己的。她小说里的女主角之一桃子说：“只要发现一点儿好笑的事，就想趁着能笑的时候赶快笑。”她希望通过大笑来激励自己。

张爱玲宁愿让主角沉沦到底，也不会让他们有这样令人绝望的乐观。

但是向田邦子必须乐观。她的父亲性情暴戾，作为长女她成了家中唯一的依靠，打理家务，照顾弟弟妹妹，通宵写作以赚取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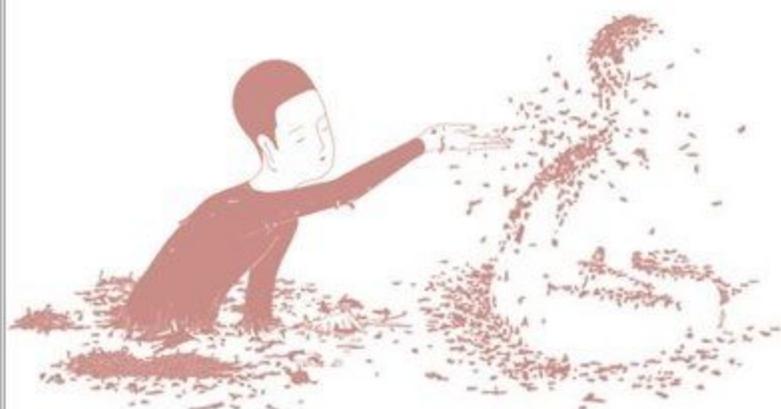
按照偶像剧的路数，这样的女性应该被爱情救赎，有家底厚实的伴侣握住她的手，替她承担生活的重负。但现实是，她的爱情秘密而隐忍，她没有被照顾，反而是需要她照顾的人多了一个。

我们总爱用“心疼”去形容自己无法理解的情感，心疼不婚的女性，心疼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心疼苦恋十几年而无法结婚的情侣。

那我们能够心疼向田邦子吗？

我曾经好奇为什么向田邦子能够保持那么旺盛的创作力，一共创作了超过1000个剧本，超过1万个广播剧。一个人仅仅是出于物质的压力，绝不可能如此勤奋；当我看到她拥有N先生这样的恋人时，我似乎能够理解一点了。

她的恋人并不占据她的一点点生活。N先生的无能，反而成为一种馈赠。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邦子，最幸福的



谈 情

◎ 苏 芩

◆ 那些一生都在追逐爱情的人，往往是从未真正得到过爱情的。关于爱情，最怕的就是还有“幻想的空间”，意犹未尽，最让人心痒。所以年轻时多谈恋爱，就是要把自己谈到心力交瘁。有一天你实在累得不行了，敲开某个人的心门，安安稳稳地住下来，从此才能过一辈子。

◆ 女人，要懂得示弱，更要懂得示强。示弱是小女人的娇嗔，不过用来调剂情趣；示强是大女人的风采，这才是安全感的保障。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需要强有力的伴侣来巩固生活中的安全感。当女人坚强又独立地展示风情时，这才是最棒的状态。

◆ 20多岁时遇到很多人，横竖看不上。过十年再想想，其实个个都挺好。年轻时遇到的人，就是用来“陪恋”的，再好也难留住，我们都是用“失去”学会了长大。所以，很多大龄男女才有了那句感慨：“可惜爱你太早，不能和你终老。”

◆ 敢把你们的爱情拿出来晒，这就是宣告：“我不需要备胎。”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把恋人公开到他的社交圈里，最终他娶回家的，八成也不会是这个女孩。真正的热恋巴不得昭告天下，所以说，哪是什么低调，不过是嫌你不够好。

（冰清玉洁摘自《牡丹晚报》2016年12月14日，（韩）Daehyun Kim 图）

时刻是两人在家吃晚饭时亲密地聊天。邦子睡了，他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内心想：赶快振作起来，迷途的羔羊。邦子不在的早上，他就听着她的广播，露出微笑。

N先生在向田邦子生命中的意义，如同一道温柔的目光。

如果向田邦子嫁给了一个能干的男人，跟他结婚、生子，招待他的朋友，依附于他的生活，她也无法保持高产而专注的创作。

不必心疼不平等的爱情，因为爱情就是不平等的。

我喜欢奥登的一首诗：

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

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

情？

如果爱是不平等

让我成为那爱得更多的一个。

向田邦子和N先生，谁爱得更多呢？

N先生在40多岁时毫无征兆地自杀了，或许是因为越来越孱弱的身体让他觉得未来没有希望。

向田邦子那一年被父亲赶出家门，自己租了间很小的房子继续创作。

一个人的房间，只有猫做伴。

十几年后，向田邦子在51岁那年获得了直木奖。舆论多有不满，认为她不配，向田邦子说：“我20年来专注于文学，牺牲了妻子的身

份和孩子，一切都牺牲了。身边也有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文学好友。在外界略有了点浮名，审查员给了个普通的奖，就有人让我辞退，我实在怒不可遏。”

可仍有人质疑，认为她太年轻。

次年，向田邦子死于空难。

（王传生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

光棍康德的幸福生活

● 冯晓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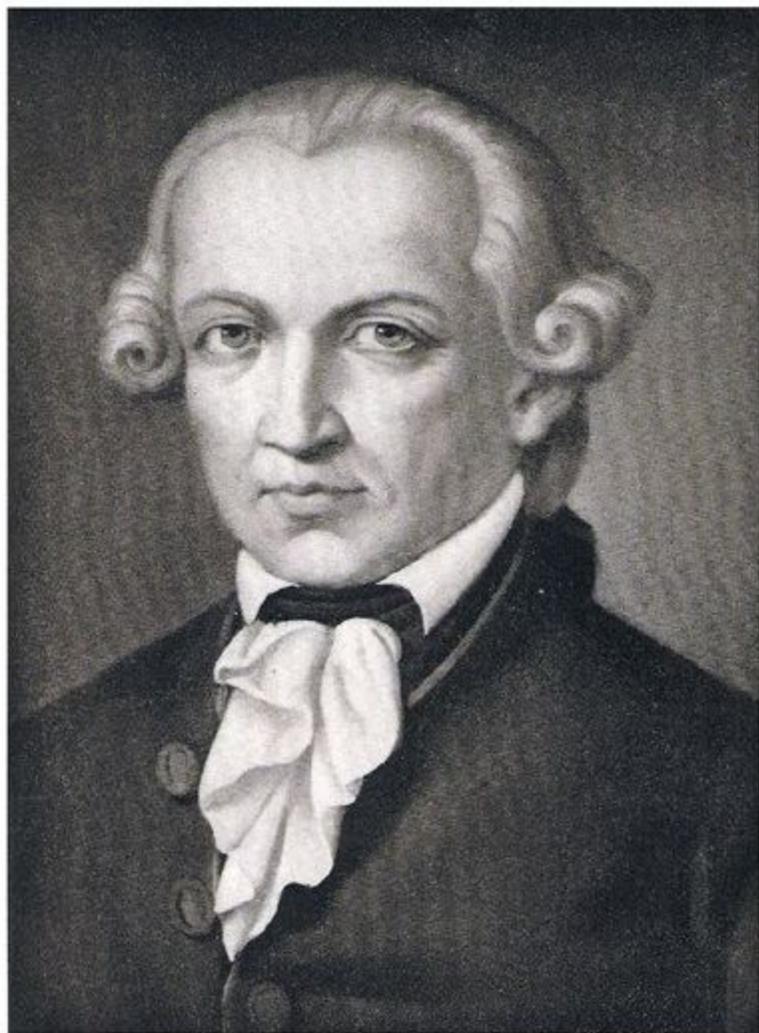
康德自幼厌世，理由充分。因为他身高仅有 1.57 米，双肩高低不一，大脑袋与瘦小的身材不成比例。他精神脆弱，十分敏感，连刚印好的报纸也能让他狂打喷嚏。他还高度近视，但目光炯炯如烈焰，至老不衰，令人不敢逼视。

康德 13 岁丧母，16 岁即升入哥尼斯堡大学。家贫，刚一入学他便因裤子破了拿去缝而出不了宿舍门。6 年后，父亲猝然去世，把三妹一弟留给康德。长兄如父，康德毅然辍学，先后在哥尼斯堡郊区的三个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 11 年，养活弟弟妹妹和自己。1755 年 6 月，弟弟妹妹成人，康德以 31 岁的高龄杀回哥大，并很快成为哥大无讲席讲师，开始了长达 41 年的教学生涯。

康德一辈子没干过别的，除了读书、写书，就是教书。康德上课从不迟到、缺席，从不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国的康德讲课时趣闻逸事不断，间杂异国风土人情，经常让学生哄堂大笑或潸然泪下。康德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讲课以资质中等的学生能听懂为标准。他常说：“我不是教给你们哲学，而是教你们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开素质教育之先河。

康德受学生欢迎，有听课费为证。当时教授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学生的听课费，康老师光靠讲课就买得起楼，雇得起仆人。康老师与学生的友谊也足以成为榜样。他经常慷慨解囊资助贫困生，导致很多学生把他当爹看。

康德活到差两个月零十天满 80 岁，最远只去过俄罗斯元帅洛索夫的庄园，该庄园距哥尼斯堡 137.7 公里。按照欧洲大学的传统，虽然并无“每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之类的规定，但教授的江湖地位，取决于论文的质量和数量。康教授厚积 11 年，居然没有一篇科研成果！非议沸腾，康德由是名声大振，一举跃居平庸教授榜首，成为德国教育界的头号笑柄。有人奚落他：“康先生很久没有发表哲学著作了，他保证不久便会出版一本小册子。”



他说的小册子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康德自己也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只能写成小册子。孰料一动笔，数月之间，856 页的《纯粹理性批判》便一蹴而就。但是，这本被叔本华称为“欧洲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书”，出版之后竟无人喝彩，因为它太晦涩难解了。一个读者写信向康德抱怨：“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指头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都用完了，一句话还没读完！”

德国人的传统生活理想是：买一栋楼，种几棵树，养一只狗，结一次婚，生一堆孩子。康德只办到了一点：63 岁的时候，他买了一栋楼。小楼位于市中心僻静的后街，并不豪华。康德入住后才发现他家的书房正对着哥尼斯堡监狱，犯人每天高唱三遍圣歌，声震四野，让康教授大烦，盛夏亦不得开窗。

对生命有追求者，对邻居的要求必高。康德与邻居有许多故事。哲学需静思，康德因此视音乐为噪声，偏偏邻居有只勤勉晨鸣的公鸡。康德不堪其扰，高价买下准备一了百了。岂知该流氓邻居拿到钱后坚决反对康德杀鸡。



最后，康德不得不把鸡养下去，只是这回公鸡是在他自己的院子里叫了。

据研究，哲学家能否成就伟业，与其生活是否规律成正比。康德是最好的榜样。有传记作家表扬他曰：“康德的一生就像一个最规则的动词。”现将康德的起居时间表罗列如下：

4: 45，仆人浪泊叫醒康德。康德命令：无论他怎么赖床，浪泊都必须把他从床上提溜起来。这是康德一生中最激烈的斗争，但每次都以浪泊胜利告终。

5: 00，喝两杯茶，抽一斗烟，备课。康德严格规定自己每天只抽一斗烟，终生不变。但是，随着年纪增加，烟斗越来越大。

7: 00—9: 00，在一楼教室上课。

9: 00—12: 45，写作。

12: 45，下楼待客，对迟到的客人一律赏以冷脸。

13: 00—16: 00，与自己点名邀请的友人共进午餐。

16: 00—17: 00，散步，之后看书到22点。

康德的书房温度要求恒定在15摄氏度，22点一到他立刻上床，且终生沾枕头即睡着。康德睡觉，铺床和盖被子都有严格的程序。为保障睡眠的连续性，他在夜壶上绑了根绳子，晚上起夜不用点灯下床，直接拽过夜壶即办。每天如是，一生不变。

康德的规律生活不仅体现在日程表上，还有他那最为著名的散步。康德每天16: 00必出门散步，教堂钟声随着他迈步出门响起。因此，很多哥尼斯堡居民以康德的出现来对表。他永远沿着小菩提树路散步，每天八个来回，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因为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康德想出好办法增加运动量：他把最常用的书放在离自己最远的椅子上，这样，他要查书就必须起身去取，等于运动。

一般人都认为康德跟他的哲学一样无趣。其实，跟食不厌精的孔夫子一样，康德也是个美食家。康德请客比动词还规则：首先，康先生从不请女客；其次，客人不能少于3位，也不能超过9位，来客的平均年龄经常在50岁左

右。康家的午餐菜品精美，连芥末也完全是自制的。康德没老婆，但有个私家厨娘，康德自己亦烧得一手好菜，兴之所至，常常亲自下厨烹制私家菜饕客，菜品上桌，满堂轰然，不亦乐乎。

康德反对酗酒，曾说：“醉酒者非人，只配以兽待之。”

康德的婚姻观也很有意思，他根本就不想结婚。他曾说：“有三件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和笑。”注意，不包括爱情。康德经常与美女促膝谈心，研讨美食，沙龙斗牌，观看戏剧，并且确实有两次认真地考虑过结婚。不过，显然他考虑得太久了，以至于对方在他考虑好之前已经嫁为人妇。

但这对他的道德没有影响，对他的哲学也没影响。自由，是康德最重视的价值。什么是善？善就是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怎样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有自由。他说：“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可以不做违心之事。”

1804年2月12日，长期卧床的康德奄奄一息，闻讯赶来的学生们手足无措地环绕在病床前。某学生出主意把“三大批判”搬到床头，希望老师在皇皇巨著簇拥之下充满自豪地踏上黄泉之路。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结晶，康德忽然泪流满面。他轻叹：“如果把这三本书换成个小孩子，该有多好！”

将近11点，康德呓语道：“好啦！”声落气绝，寿终正寝。

200多年来，康德的遗骨几经迁葬，最后藏于大教堂“教授拱顶”之下，前竖铭牌“康德拱廊”，铭牌旁是一尊康德的胸像。墓碑上的铭文写于1880年11月21日的迁葬典礼：“有两件事，我越思考越觉得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

（王传生摘自《青年文摘·彩版》2016年第23期）

1977年7月3日，纳博科夫去世的第二天，唐纳德·巴塞姆很随意地对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说：“高兴吗？纳博科夫死了，我们全都上了一个档次。”



很多人都热衷于判断接下来中国的房价走势，北京、上海的房价还会涨吗？一般情况下，这是个非常难解答的问题，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确定的标准来判断，那我们不妨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演变的。

在很久以前，人们从本能出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那时候要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当然那时“家庭”的规模并不止四五口人），需要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什么要那么多呢？因为要打野兽啊——人们在追捕一只受伤的鹿时所奔跑的范围相当于360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还是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投掷武器和长矛之后，而一只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达100平方公里。

按这个需求量衡量，中国大概只能住下180万人，其中上海只能住下900人。

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大飞跃是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耕社会，一家人生活所需的土地面积从2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0.3

平方公里左右，缩小为原来的近1/100。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你没能在3600个足球场的范围内追到那只鹿也不至于饿死了；另外，也不用为了多生一个小孩就想办法干掉你的邻居。

人类扎堆史

● 崔 鹏

0.3平方公里，你很可能把这个面积想得过小了，它是30万平方米。而一个传统的工人，大概只需要200平方米的工作空间，再加上他一家人的居住面积，大概是300平方米。到了工业时代，养活一家人所需要的平均面积缩小到原来的1/1000。从这一点来说，工业革命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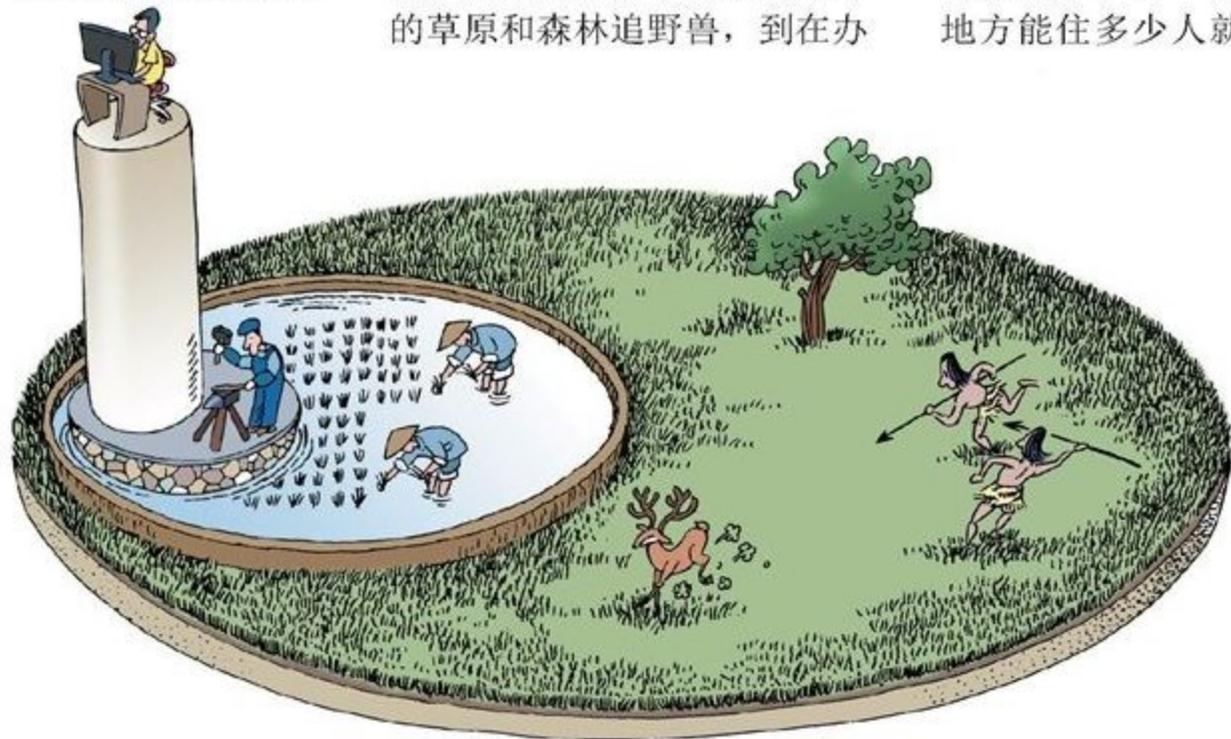
再到后来，人们养活一家人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持续缩小，这时人们学会了盖楼，土地使用效率提高了。总体来说，从围着许多个足球场大小的草原和森林追野兽，到在办

公室的格子间里做PPT，人们养活自己所需要的面积缩小到了原来的约百万分之一。其实不只是这样，现在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耕时代的国王。比如，东汉时蔡伦才改良好了纸，这种新玩意的普及又花了很长时间，因此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用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擦屁股。

人们养活自己以及家庭所必需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这为人们逐渐形成扎堆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总体来看，人类的生活方式是越来越趋向于扎堆。人口总数越来越多，那些大城市容纳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其实，几千年来增加的社会人口，留在农村的很有限，增量基本来自那些超级大城市。1000年前，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没有几个；而现在，某个城市人口超过千万也并不令人惊讶。

只要经济体系支撑得住，人们倾向于在一个适于生活的地方能住多少人就住多少人。





过多的才华是一种病

●木 心

别的，不是我最渴望得到的，我要尼采的那一分用得不多而尚完整的温柔。

莎士比亚嘛，他全无所谓，随随便便就得了第一名。幸亏艺术上是没有第一名的。

过多的才华是一种病，害死了很多人。差点儿害死李白。

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危险？

嵇康的才情、风骨、仪态，是典型吗？我听到“典型”二字，便恶心。

在我的印象中，有的人只写，不说话，例如大贤大德的居斯塔夫·福楼拜，永恒的单身汉。

如果说风景很美，那必是有山有水。亚里士多德是智慧的山，智慧的水。

论悲恸中之坚强，何止在汉朝，在中国、在全世界，从古到今恐怕也该首推司马迁。

康德是个榜样，一个人，

终生住在一个地方，单凭头脑，便做出非同小可的大事来。

真想不到俄罗斯人会这样可爱，这了不起的狗崽子、兔崽子普希金。

别再提柴可夫斯基了，他的死使我们感到大家都对不起他。

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所做的规劝和祝愿，人类哪里能担当得起。

海明威的意思是：有的作家的一生，就是为后来的另一个作家的某个句子做准备的。

本该是“想象力”最自由，在“现实主义”起来之后，想象力死了似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又使想象力复活——我们孤寂了何止百年。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好像真的在思想，用肉体、用精神来思想。后来的，一代代的哲学家，似乎是在调解民事纠纷，或者准备申请发明专利。



希腊神话是一大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这样糊涂、这样发昏，才这样美丽。

俄罗斯一阵又一阵的文学暴风雪——没有其他的词好用了，就用“暴风雪”来形容。

鹤立鸡群，这不是好景观——岂非同时要看到许多鸡？

（田龙华摘自微信公众号“民国文艺”，黎青图）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一件事：计划经济不那么高效的一个原因是，它阻止了人们的扎堆行为，或者说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不知道应该怎么组织人们到什么地方扎堆。僵化的管理者总是倾向于让人口均匀地分散到广大土地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愚不可及。

想要判断一个地方的房价是否还会上涨，只要知道它在

现有的经济水平下是不是已经完成人的聚集过程就行了。在中国，这一过程显然还没有完成，人们还在不断向超级城市和一线城市集中。户口的管制作用只是让这个过程变慢。

原先人们以为互联网的普遍使用会让大城市衰落，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有道理，但预言家们忽略了一个要素，那就是竞争。城市根本没有变小，中

国的大城市在互联网广泛应用前后，居民规模大概增长了50%，房屋价格增长了10倍左右。

只要人类的扎堆史没有结束，那么那些超级城市的房价从长期来看就会上涨。没办法，人类就是一个喜欢扎堆的物种。

（林冬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6年第49期，喻梁图）



错过的音乐课

◎邓康延

音乐的陶冶是用耳朵走心，在高山流水觅知音的路上，有时也会遭遇动乱时代焚琴煮鹤的大恸。

最具民国气质和音乐气场的就是丰子恺的这幅画了，孩子们唱得见嘴不见眼，先生一袭长袍、一把胡琴悠然自得，窗外柳枝已经吐芽。画题令人神往：村学校的音乐课。这就是传说中的学堂乐歌吧。

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青春，面对的音乐歌曲大体有三种：样板戏，战地新歌，知青的歌。八个样板戏以京剧为主，几乎每天灌入几亿人的耳朵，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人人会唱，不是因为爱这些

歌，而是因为其他的可以爱。《战地新歌》是几乎每年出一两本的革命歌曲集，以满足各地区、各行业、各运动的战斗需求，歌声响遏行云，比如：“我为祖国站岗，我为祖国献石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知青的歌，是知青插队时自编自唱的，词曲简单忧伤，是高亢年代少有的抒发小悲凉的歌，也常被主管部门视为禁歌。落户陕北的《北京知识青年之歌》就很流行：“从北京到延安，路途多遥远，告别了爹娘，告别了故乡，来到了革命延安。望山高如云，望水向东流，73条羊肠小道我挑着担子往上走。昨

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来到床前，双手捧着孩儿的面颊，泪水就挂满腮边……”歌对应着食指的知青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全然不同于《人民日报》的朗诵体《理想之歌》：“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在1977年《人民日报》登出郭老的诗“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后，样板戏和战地新歌便沉寂了，后来反倒成了返城知青的怀旧曲。

2009年，我与同伴制作了10集纪录片《六十年三地歌》，回听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华人的流行歌曲。大陆前30年的歌曲，叫停了上海滩民国调、西方音乐、传统“封





愉快 ♩ = 124 自然的妙景

- 2 - 1 8

抑

春秋始業新圖文 第七冊 六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法。有時若抑而忽揚。由徐而轉疾。則音響美妙。益能動人。古之學校。禮樂並習。禮以節其進退。樂以和其心志。今學校中有唱歌一科。蓋亦行古之道也。

感 察

第十四課 音樂

審察聲音而施之以節。拍。是為音樂。音樂感人最深。能使人樂。能使人悲。能使人奮起。其為器也。或絲。或竹。或金。革。其為聲也。輕重高下。各有

左 國民學校用

资修”小曲，以及一些抒情歌曲。海峡那边还连续唱着民国老歌、本岛民谣、校园歌曲、西方摇滚。“四人帮”倒台后大陆的舞台上渐渐有了抒情，有了超越“我们”的“我”。不乏幽婉的《军港之夜》和《乡恋》，更是煽动得让两种耳朵和心灵打架，直到满街听着邓丽君，直到崔健挽着裤腿上台，一嗓子《一无所有》唱哭了一代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

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黄梅戏演员马兰后来告诉我，那天她没票进场，骑车绕着北京工人体育场听，听得泪流满面。

如今电视、广播、网络、手机里各种歌曲如百鸟争鸣，只是学堂里却无多少适宜的乐曲。许多中小学在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的竞争压力下，能减的活动是春秋游，能减的课程是音体美。那减的仅仅是几首歌吗？那是一个民族日趋

一日的嗜哑。

传统的音节里总是藏着气节。孔夫子的礼乐春秋，祭祀庄严；伯牙和子期的相知，高山流水；高渐离易水一曲永别故人，双目被剜后被嬴政叫到宫中，泰然奏罢最后一曲，向着暴君举筑一掷，裂帛之音，山河回响。

去年底，深圳一次文人雅集，南音传人蔡雅艺怀抱琵琶，闭目吟哦《山色》，只觉柔至无风，柔至微风，柔至大风。我突然明白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缘由，那是几千年的江水，溅湿了忧伤，流淌着悲悯。“近观山色苍然青，其色如蓝。远观山色郁然翠，如蓝成靛。山色非变，山色如故，目力有长短。自近渐远，易青为翠；自远渐近，易翠为青。时常更换，是由缘会。幻相现前，非唯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万法皆然。”《山色》是丰子恺先生的先生弘一法师作词，将那触目之色化为绕指之柔、掠耳之音，于是，通感通心通古今。

新課程標準適用

СЪТІА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復興音樂教科書

高小第三冊

編著者 沈 秉 廉
校訂者 李拔可 王鑾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音樂教材

學生新歌

南光書店印行



冬夜记

●李娟

小时候的富蕴县，冬天真冷啊。睡到天亮，脚都是冰凉的。我和我妈睡一个被窝，每当我的脚不小心触到她，总会令她惊醒。被子那么厚，那么沉，却是个大冰箱，把我浑身的冰冷牢牢保存。然而被子之外更冷。我俩睡在杂货店的货架后面。那时，我还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失眠了。我总是静静地躺在黑暗中，与四面八方的坚固寒意对峙。不只是冷，潜伏于白昼中的许多细碎恍惚的疑惑也在这寒冷中渐渐清晰，膨胀，迸裂，枝繁叶茂。我正在成长，一遇到喧嚣便欢乐，一遇到寂静便恐慌。我睡不着，又不敢翻身。若惊醒我妈，她有时会温柔地哄我，有时则烦躁地打骂我，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我。我还不到十岁，对所处

的世界还不太熟悉，不太理解。好在不到十年就已经攒存了许多记忆，便一桩桩、一件件地细细回想。黑暗无限大。我一而为寒冷而痛苦，一而又为成长而激动。

就在这时，有一个姑娘远远地走来了。

我过于清晰地感觉到她浑身披戴月光前来的模样。她独自穿过长长的、铺满冰雪的街道，坚定地越走越近。仿佛有一个约定已被我忘记，但她还记着。

我倾听许久，终于响起了敲门声。

我惊醒般翻身坐起，听到我妈大喊：“谁？”

她的声音清晰响起：“我要一个宝葫芦，雪青色的。”

我妈披衣起身，持手电筒走向柜台。我听见她蹙摸了一

阵，又向门边走去。我裹着被子，看到手电筒的光芒在黑暗中晃动，看到一张纸币从门缝里递进来，又看到我妈把那个小小的玻璃饰品从门缝塞出去。这时，我才真正醒来。

小时候的富蕴县真远、真小啊。就四五条街道，高大的杨树和白桦树长满街道两侧，低矮的房屋深深躲藏在树荫里。从富蕴县去乌鲁木齐至少得坐两天车，沿途是漫长的无人区。我妈每年去乌鲁木齐进两到三次货。如果突然有一天，县里所有的年轻姑娘都穿着白色“珠丽纹”衬衫、黑色大摆裙及黑色长筒袜；或者突然一天，所有人不停哼唱同一盘磁带专辑里的歌——那一定是我家的小店刚进了新货。

又有一天，所有的年轻人每人颈间都挂着一枚葫芦形状的玻璃吊坠，花生大小，五颜六色，晶莹可爱。“宝葫芦”是我妈随口取的名字，一旦叫开了，就觉得这是唯一适合它的名字。我知道它的畅销，却从不曾另眼相看。还有“雪青色”，我也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然而一夜之间突然开窍。从此一种颜色美于另一种颜色，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令人记挂。原来世上所有美丽的情感不过源于偏见罢了。我偏就喜欢雪青色，偏要迷恋前排左侧那个目光平静的男生。盲目任性，披荆斩棘。我在路上走着走着，总是不由自主跟上冬夜里前来的那个姑娘的脚步。我千万遍模仿她独自前行的样子，千万遍想象她黑暗中的美貌。又想象她已回到家中，怀



揣宝葫芦推开房门。想象那房间里的一切细节和一切寂静。我非要跟她一样不可。仿佛只有紧随着她，才能经历真正的女性的青春。

我总是反复想她只为一枚小小饰品深夜前来的种种缘由。想啊想啊，最后剩下的那个解释最合我心意：她期待着第二日的约会，将新衣试了又试，难以入睡。这时，突然想起最近在年轻人中间很流行的一种饰品，觉得自己缺的正是它，便立刻起身，穿上外套，系紧围巾，推开门，心怀巨大的热情投入黑暗和寒冷之中。

我见过许多在冬日的白天里现身的年轻姑娘，她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穿一样的外套，梳一样的辫子，佩戴一样的雪青色宝葫芦。她们拉开门，掀起厚重的门帘走进我家的小店，冰冷而尖锐的香气迎面扑来。她们解开围巾，那香气猛然浓郁而滚烫。她们手指绯红，长长的睫毛上凝结着白色的冰霜，双眼如蓄满泪水般波光潋滟。她们拍打双肩的积雪，晃晃头发，那香气迅速生根发芽，在狭小而昏暗的杂货铺里开花结果。

我是矮小黯然的女童，站在柜台后的阴影里，是唯一的观众，仰望眼前的青春盛况。她们说什么话都不避我。我默默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晚上睡不着时，一遍又一遍回想。一时焦灼，一时狂喜。眼前无数的门，一扇也打不开。无数的门缝，人影幢幢，嘈嘈切切。无数的路，无数远方。我压抑着无穷的渴

望，急切又烦躁。这时敲门声响起。雪青色的宝葫芦在无尽的暗夜中微微闪光。霎时所有的门都开了，所有的路光明万里。我心中雪亮，稳稳进入梦乡……

这世上那么多关于青春的比喻：春天般的，火焰般的，江河湖海般的……在我看来都模糊而虚张声势。然而我也说不清何为青春，只知其中的一种，它敏感，孤独，光滑，冰凉。它是雪青色的，晶莹剔透。它存放于最冷的一个冬天里的最深的一个夜里，静置在黑暗的柜台中。它只有花生般大小。后来它挂在年轻的胸脯上，终日裹在香气里。

青春还有一个小小的整洁的房间，一床一桌，墙壁雪白，唯一的新衣叠放枕旁。那是我终生渴望亲近的角落。小时候的自己常被年轻女性带去那样的空间，简朴的，芬芳的，强烈独立的。我坚信所有成长的秘密都藏在其中，我还坚信自己之所以总是长不大，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房间。我夜夜躺在杂货铺里睡不着，满货架的陈年商品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夜比一夜冷。白天我缩在深暗的柜台后，永远只是青春的旁观者。

那时的富蕴县，少女约会时总会带个“小电灯泡”同去，以防人口舌。同时也缘于女性的骄傲，向男方暗示自己的不轻浮。我常常扮演那个角色，一边在附近若无其事地玩耍，一边观察情意葳蕤的年轻男女。他们大部分时候窃窃私语，有时执手静默，还有时会

突然争吵起来。后来一个扭头就走，一个失声大哭。

她大哭着冲向铺满冰雪的河面，扑进深深的积雪，泪水汹涌，浑身颤抖。很久后渐渐平复情绪，她翻身平躺在雪中，怔怔眼望上方深渊般的蓝天。脸颊潮红，嘴唇青白。冬天的额尔齐斯河真美啊！我陪在她旁边，默默感知眼前永恒存在的美景和永不消失的痛苦。就算心中已透知一切，也无力付诸言语。想安慰她，更是张口结舌。真恨自己年幼。我与她静止在美景之中，在无边的冬天里。

有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困境都出于自己缺了一枚宝葫芦。又有些时候，半夜起身，无处可去。富蕴县越来越远。可一到夜里我还是睡在货架后面。假如我翻身起床，向右走，走到墙边再左转，一直走到尽头，就是小店的大门。假如我拔掉别在门扣上的铁棍，拉开门，掀起用沉重的棉被做的门帘，门帘后还有一道门，拨开最后一道门栓我就能离开这里了。可是没有敲门声，也没有宝葫芦。似乎一切远未开始，又似乎早已结束。我困于冰冷的被窝，与富蕴县有关的那么多那么庞大沉重的记忆都温暖不了的一个被窝。躺在那里，缩身薄脆的茧壳中，侧耳倾听。似乎一生都处在即将长大又什么都没准备好的状态中。突然又为感觉到衰老而惊骇。

（冬牧场摘自《文汇报》2016年12月14日，杜凤宝图）



汉尼拔和项羽

●莲悦

公元前218年的秋天，阿尔卑斯山上已普降大雪。一支由战士、战马、战象组成的军队艰难地行进在高山的无路之境。士兵们砍伐树木焚烧，再用水和醋浸熄火灰，使坚硬的岩石变脆，然后用铁锤把岩石锤散，在高山绝域中开出一条供军队和大象前进的通道。

这支军队隶属地中海古国迦太基，统帅是时年29岁的汉尼拔。

两千多年前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隔海相望。当罗马开始向外扩张时，迦太基人已经凭借强大的舰队称霸西地中海。为争夺西西里，罗马和迦太基于公元前264年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取得了胜利，获得迦太基的巨额赔款，并如

愿将富庶的西西里变成自己的第一个行省。

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便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指挥官。因为父亲的失败、国人的责难，汉尼拔自幼便对罗马充满了敌意，他曾在神坛前对父亲宣誓：永远做罗马的敌人。

当迦太基的军队奇迹般地穿越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本土时，汉尼拔麾下的5万步兵和9000骑兵已折损一半，只剩下两万步兵和6000骑兵。即便如此，在以后的十余年间，汉尼拔仍旧横扫意大利，辗转各地蹂躏罗马人。这就是迦太基和罗马之间持续十余年之久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亦称汉尼拔战争。

汉尼拔进入意大利本土的最初两年，迦太基军队数度给予罗马军团毁灭性的打击。公元前216年，罗马投入了7.6万步兵和骑兵将汉尼拔的军队阻挡在一个叫坎尼的村庄附近。然而，战斗开始后，大风骤起，尘土漫天，迎风一面的罗马人完全看不清敌人，他们无法瞄准也难以躲避敌人的攻击，投射器更因为逆风而不能精确地投入敌阵。坎尼战役，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7万人阵亡。这一役，汉尼拔仅损失不到6000人。

然而，孤悬境外的汉尼拔无法得到祖国迦太基的全力支持。当他得胜时，给祖国带去荣耀和财富；但当他处境艰难时，政敌们却不愿给予他急需的士兵和粮饷。

而罗马，尽管一再失利，却拒不议和。汉尼拔试图瓦解罗马的同盟者，但罗马的意大利盟邦誓与罗马共进退。叙拉古王希罗和意大利的希腊城市更自愿出资帮助罗马……战争的主动权很快又回到了罗马人手中。公元前212年，罗马人开始收复失地。随着罗马名将西庇阿率军在迦太基本土登陆，公元前203年，汉尼拔被召回国。

在古城扎马，西庇阿和汉尼拔展开了对决。最终，罗马人赢得了扎马战役的胜利，结束了战争。两国之间订立新的和约，迦太基给予罗马巨额战争赔款，放弃非洲以外的全部属地，同时，无罗马许可，不能进行对外战争。

尽管汉尼拔拥有卓越的军



哈维尔

伯爵茶中觅自由

◎蔡子强

哈维尔是捷克著名作家和思想家，还当过总统，后来因政治罪被囚于狱中多年。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太太的144封家书中，有很多关于捷克时局的反省，但更让人动容的是他细述的狱中生活的点滴以及个人的反思。

狱中生活实在太艰苦了，所以哈维尔最初的家书不少都与叮嘱太太寄些什么生活必需品来接济他有关。

在第25封家书中，哈维尔初次谈到了茶，他说自己原本不太喜欢喝茶，但在狱中喝不到

咖啡和酒，于是只能喝茶了。泡一杯热茶，坐下来看书、思考或写信，成了他在狱中最快乐的时光。

慢慢地，哈维尔疯狂地爱上了格雷伯爵茶。他本以为那是英国老太太在下午茶聚会中喝的茶，不过是一种加了香料的老姑婆饮品，如今他的看法却不同了，伯爵茶成了他在狱中唯一的奢侈享受。

在第48封家书中，哈维尔进一步描述了茶在狱中可以起到的功效以及给他心灵带来的抚慰：第一，茶可以作药，对头痛、喉咙痛、初期感冒、发冷等都有一定的疗效；第二，它能暖身；第三，它能提神，让人从萎靡、焦虑、情绪低落、困倦中重新恢复生气。

但对于哈维尔来说，茶最重要的功效是第四点——茶是他每天能为自己安排的唯一饮品，什么时候泡，怎样泡，完全可以由他自己决定。只有在这件事情上，他才能领略到自由的意义。他说：“我每天都喝茶，而且把茶的冲泡当成每日的仪式。尽管这是一个小小的仪式，但它的功效却很大，可以支撑一个人免于崩溃。”

（秋水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25期）

事天赋和战绩，最终还是罗马人赢得了西地中海的霸权。

就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东方的中国也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的楚汉争霸。在这场战争中，出现了一个比汉尼拔更年轻、神勇的将领——项羽。

项羽和叔父项梁起兵反抗暴秦时，不过23岁；诛灭暴秦，自称“西楚霸王”时26岁。公元前203年，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于鸿沟议和，恰如罗马和迦太基在扎马战役后订立新和约。

罗马和迦太基的和约保障了两国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和

平，战后，汉尼拔成为迦太基新政府的执政官。直到公元前195年，罗马才向迦太基提出引渡汉尼拔，要将他送交法庭审判。汉尼拔只得流亡国外，于公元前183年服毒自尽。

而在东方，项羽和刘邦订立盟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如约引兵东撤，刘邦却撕毁和约，追击项羽，最终于垓下将其困绝。东方和西方，两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两个郑重其事的和约，西庇阿和汉尼拔效忠的是各自的国家，刘邦和项羽效忠的却是各自的王图霸业。于是，两纸和约，指向了不同的结局。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

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即便项羽不自刎于乌江边，即便他能卷土重来，不过又是一场逐鹿中原、成王败寇的厮杀，无论鹿死谁手，仍是万千中国人血流成河。踩着自己同胞的尸骨，成就不了任何胜利者骄傲的桂冠。

而汉尼拔，当他穿越阿尔卑斯的茫茫雪山，驰骋过亚平宁半岛的沃土，再回到迦太基时，用自己的生命兑现了诺言——永远做罗马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完全成功了。

（筠隐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6年第25期，邝颺图）



俯瞰母星

◎ [美] 本杰明·格兰特

这些美丽的图像是由美国艺术家本杰明·格兰特使用几百英里外的地球轨道卫星拍摄并加工而成。“我想尽力表达的意思是：人类已经到了历史的关键点，我们的地球家园已经被深刻地改变。”格兰特说。他希望这些图像既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地球之美，又能凸显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严重影响。

(摘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伊帕尼玛海滩，巴西里约热内卢市



中央公园，美国纽约



钾盐矿的蒸发池，美国犹他州莫阿布市



美国南加州维克托维尔的“飞机坟场”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达达布难民营，肯尼亚北部



科威特苏莱比亚市郊区的垃圾填埋场，堪称世界上最大的“轮胎墓地”，那里的废旧轮胎逾700万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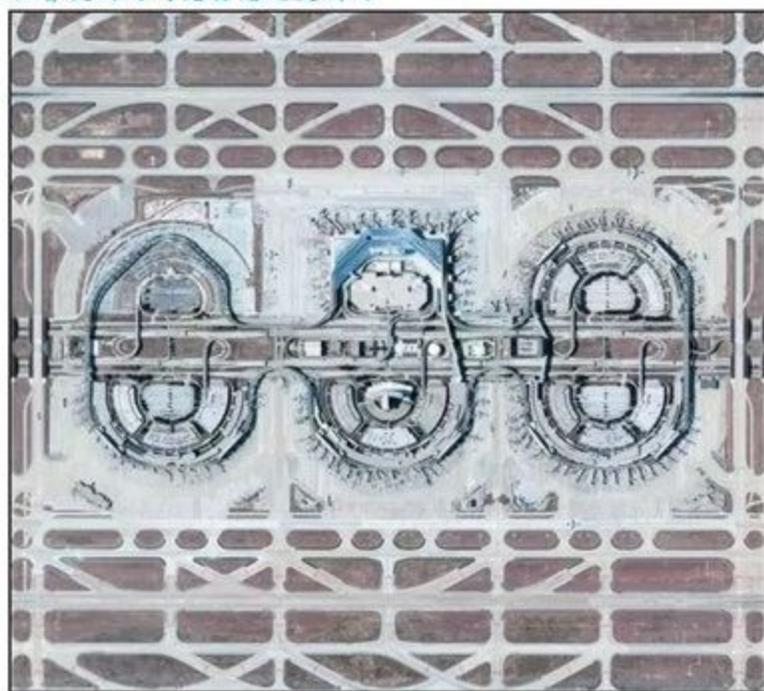
日本海岸附近的西岛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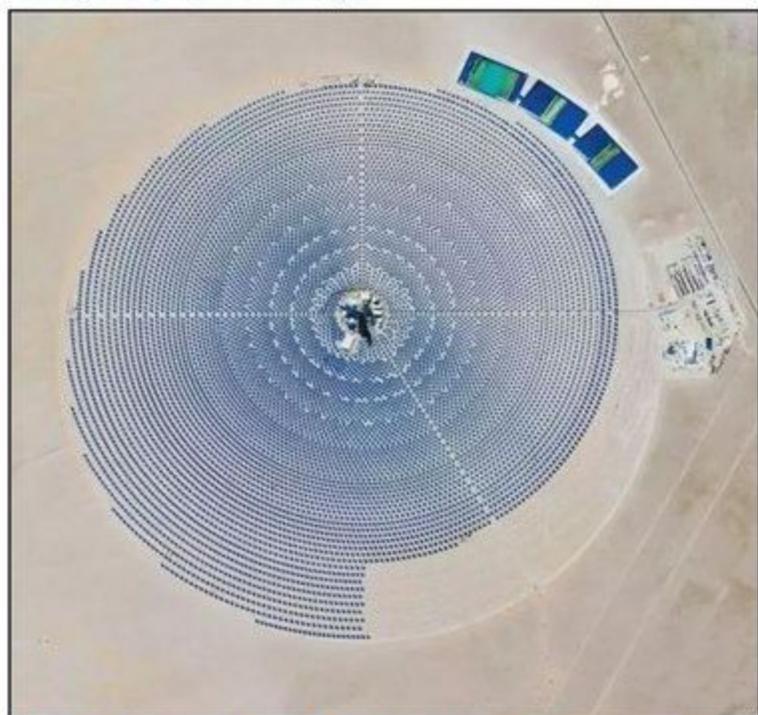
秘鲁境内的马德雷德迪奥斯河



阿里特铀矿，尼日尔阿里特市



沃思堡国际机场，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美国内华达州的新月沙丘聚光光热电站



位于伊朗芭蕉湾的树突状排水系统



雨中的猫

● [美] 海明威

两位美国客人住在这家旅店里。楼梯上人来人往，可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的房间位于二楼，而向大海，正对着公共花园和战争纪念碑，花园里有高大的棕榈树和绿色长椅。若是天气晴朗，就常能见一个画家带着画架来写生，画家们喜欢棕榈树的姿态以及在花园和大海衬托下的旅店那明快的颜色。那些意大利人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看战争纪念碑，它

由青铜制成，在雨中闪烁着光彩。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水滴从棕榈树上落下，碎石路上的水湾已被蓄满。海涛在雨幕之中一次又一次地扑上沙滩，随即又退去。战争纪念碑旁边广场里的汽车都已各奔东西。广场对面的咖啡馆里，一位侍者正站在门道上，眼瞅着空空荡荡的广场。

那位美国女士立在窗边，眺望外面的景色。窗户的正下

方有一只猫，蜷缩在一个滴水的绿色桌子下面。那猫缩成一团，生怕被淋着。

“我要下去救救那只猫。”女士说道。

“还是我去吧。”她的丈夫躺在床上提出。

“不，我去。可怜的小猫正在桌下避雨呢。”

丈夫仍在读书，用床头上的两个枕头垫起来躺着。

“别淋湿了。”他说道。

女士下了楼，路过旅店的办公室时，店主便立起身来向她鞠躬施礼。他是一位高个头的老者，他的桌子放置在屋内的最里端。

“下雨啦。”女士说道。她喜欢这个店主。

“是，是，太太，坏天气。”

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店主站在桌子的后面。女士喜欢这个店主。她喜欢他接受任何怨言时那种严肃的风度，她喜欢他的服务礼节，她喜欢他那种良好的职业自豪感，她喜欢他那饱经沧桑的脸庞和大手。

像他一样，她推开门向外看。雨越下越大，一位男士穿着橡胶披肩正穿过广场，朝着咖啡馆走去。那只猫应该就在右边吧，可能沿着屋檐下便可以走过去。当她站在门道时，一把伞在她身后张开了，是她房间的女仆。

“您别淋湿了。”她笑道，用意大利语说着。显然，是店主派她来的。

女仆给她撑着伞，沿着那条碎石小路来到窗户下。桌子还在，在雨中被洗刷得特别绿，但猫不见了。她顿然大失





所望，女仆看着她。

“您丢什么东西了，太太？”

“有一只猫。”女士说道。

“一只猫？”

“是，猫。”

“一只猫？”女仆笑道，“雨中之猫？”

“是，”她说道，“在桌子下面。”

然后说：“我很想要它，我很想要只猫。”

当她说英语时，女仆变得有些紧张。

“来，太太，”她说道，“我们必须回去，您会被淋湿的。”

“我想也是。”女士说道。

她们沿着碎石小路回到旅店门口，女仆在外面将伞合上。当美国女士路过办公室时，店主便在桌子旁边向她鞠躬。一阵莫名的不适与紧张在她心头掠过。这位店主有时候让她感到很重要，有时候却让她感到那么渺小。瞬间，一种至高无上的感觉油然而生。她上了楼，推开房门，乔治还在床上读书。

“捉到猫了吗？”他问道，把书放下来。

“不见了。”

“想想它能跑到哪里去？”他边休息一下眼睛边说道。

她坐在床上。

“我很想要它。”她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要它，我想要只猫，那只可怜的猫在雨中不会有什么好玩的。”

乔治又开始读书了。

她起身坐在梳妆台前，拿起镜子自我欣赏，欣赏自己的

形象，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再转向后脑和脖颈。

“你不认为我留起头发来是一个好主意吗？”她问道，又投入了镜中自赏。

乔治抬起头看了看她脖子后面，她的头发修剪得像个男孩子。

“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已经厌倦这个样子的。”她说道，“我不想再像个男孩。”乔治在床上移动了一下位置，自从她开始说话他就一直注视着她。

“你看起来很漂亮。”他说道。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向窗子，举目远眺。天色暗下来了。

“我想把我的头发梳到背后，再打一个感觉舒服的结。”她说，“我想要一只猫，让它坐在我的腿上，摸一摸它，它就会咪咪地叫。”

“是吗？”乔治在床上说道。

“我还想用自己的银器用

餐，而且要有蜡烛。我还想一年四季如春，我可以在镜子前梳我的头发。猫和新衣服我也想要。”

“哦，别说了，还是去读点什么吧。”乔治说着，又继续读他的书。

女士向窗外看去。天色已黑，仍在下雨。

“不管怎样，我想要只猫，”她说道，“我想要只猫，我现在就想要只猫。如果我不能留起长发或者其他的快乐，我总可以有只猫吧？”

乔治没有注意听，他在读自己的书。妻子从窗口向广场上有灯光的地方看去。

有人敲门。

“请进。”乔治说着，从书中抬起头来。

门口站着女仆，她抱着一只龟壳花纹的大猫，那猫紧紧地缩在她的怀里，尾巴还在摇摆。“打扰一下，”她说，“店主叫我把这个带给太太。”

（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易象读书”，李晨图）

这样就很好

◎余秀华

春天消逝了
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
这样就很好

听不见鸟鸣
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
这样就不坏

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
是在路上

这样也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但知道你在世上
我就很安心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
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仿佛我听见

人间有许多悲伤
我承担的不是全部
这样就很好

（六月的雨摘自豆瓣网）



模糊的界线

● 胡 弦

我祖父祖母的坟上没有枸杞，那上面长满了野草。

祖父去世得早。他在世的时候，独居。我们跟祖母在一起生活。他和祖母一辈子不合，分居了二十多年。即便如此，偶尔碰面的时候，仍会争吵。死后，却是合葬。

关于亲人的人生，我们是被动的阶段性的见证者，往往要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我们才会用冰冷的手抚摸他们的一生，这时才发现，许多地方是缺失的。我们的手会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段落中陷入虚空。

祖父不关心我和弟妹妹，甚至不怎么认识我们。他独自住在村外的屋子里。他个子很高，眼花，背个粪筐闲逛，或者到邻近的村子里说书。他说书的时候，我在下面听。我一边听着他的声音，一边在心里想：这个人就是我爷爷。他说书休息的间隙，有人指着告诉我：“这个是你的大孙子。”他“哦”了一声。我已经长到了六岁，但他不认识我。我是在他的视线外长大的。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我觉得跟他的距离是那么远，亲情像微弱的煤油灯光，恍惚，不确定，但他仍从一个很遥远且浑浊的地方伸出手来，准确地找到了我。

在祖父的前半生中，我是个局外人。我从村里人的回忆中，能瞥见这个身材高大的国民党军官穿着呢子军服来到村



子里时的情形。记事以后，从他跟祖母争吵时被多次提及的一个女人的名字里，我瞥见一点他从前隐秘生活的影子。“说过多少次了，人早死了！”他咆哮着。但祖母不相信。那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在他们的争吵中，有时死去，有时又活了过来。

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一条什么样的界线？把两个世界分开，同时又是把两个世界连在一起。那么多的时候，它为什么老是模糊不清呢？

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个面目模糊的人——我的外婆。她在我母亲出嫁之前就死去了。她去世时，只是个妻子、母亲，而等到我出生后，她变成了外婆。在另一个看似静止的世界中，仍然有时光在流动，并使

她的身份不断被改变。

祖父死于严重的哮喘病，这个一辈子强梁的人，要风要雨、要威严、要女人，临死的时候，想要一口活命的空气，却没有如愿。他死后，祖母又活了十二年。在去世的前几天，她说她梦见了一只老虎。我父亲悄悄告诉我：“你爷爷属虎。”我有些愣怔，难道祖父还没有真正死去，而是躲在了什么地方，向这个世界继续索要他想要的东西？随后的几天，祖母陷入昏迷，灵魂仿佛真的去了另一个世界。偶尔清醒的时候，倒像是从远方返回，来看我们最后一眼。

他们的坟墓修得很好，在这里，风吹着田野，安静得像没有了时间，仿佛前世的恩怨早已消歇。但后来有一年清明



去上坟时，父亲喝多了酒，告诉我：“你奶奶属龙。”我遽然一惊，觉察到他心中的动荡。我听了他的话，再望望眼前这抔黄土，心中如沸。原来，死去的人也未必能得到安息，黑暗中，龙鳞闪光，老虎也一直醒着，命定的伤痛，在那里也许一直了犹未了。

坟墓，往往是生命在这世界的最后一个物象。但它并不能久存，总有坟墓在变成良田，连石碑也被人搬走，丢弃，使原来的地方变得了无痕迹，逝者只剩下一个在亲人口中偶尔被提及的名字。但到最后，他们的名字也会被遗忘。他们跟这个世界相连的线，就仿佛真的断了。

因为是从外地迁来的住户，祖父的坟是我们在那个村子里埋下的第一座亲人的坟。那坟，在冬天的麦地里是枯黄的，到了夏天，就变成了耀眼的碧绿。这种绿，在夏初金色的麦浪中尤其刺眼。十多年前，我教书的学校离家不远，麦收时节常回家帮忙。有一年割麦的时候，父亲在祖父的坟前站立良久。后来，割麦割出去老远，他回头看见不知从哪里跑来的一只羊在啃食坟上的青草，就要我停下来把那只羊撵开。

对于祖父，父亲一直是愧疚的，认为自己没有尽孝，他守着一份撕裂的亲情，无法顾全。我体会到他的深意，去撵羊。我走到坟顶上，把那只羊踢走，举目四望，发现站高了些，竟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布谷鸟在天上鸣叫，汗水在皮肤

上滑动，而麦浪在大平原上汹涌，收麦人的身影在麦浪里时隐时现。村庄和坟丘，像绿色的小岛。我突然有些震惊，那无边的麦浪像无边的时光，正向遥远的天边滚动，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在承受着它的拍打。

麦浪汹涌，被拍散的一切还会重新聚拢吗？在溽热的光阴中，有多少人鼻子发酸，在用痛苦而坚硬的往事磨镰？

也是在十多年前，我发现离同学王建设的坟不远处又添了一座新坟，后来才听说，那是我另一个同班同学王美娟的。她死时二十多岁，因为和邻居的宅基地纠纷，上访失败，还因为丈夫酗酒，有外遇……她喝下半瓶农药，在村里的卫生所折腾了大半夜，没救活。

相对于苦难的人生，死亡真的是一种解脱吗？或者，有人想用死亡带走一部分病痛，让这个世界的苦难不至于过分拥挤？

两个人的坟相距不远，串个门，也许用不到三分钟。但他们的死相距了二十来年，他们能否在另一个世界相逢？如果相逢，还能否相识？

有许多次，我都默默地祈祷。我愿他们相逢——死过的人，不会再有第二次死亡。我愿他们能认出对方，并且拥有在人间从未得到过的幸福，或者，一个是儿子，另一个，做他善良的母亲。

（冯国伟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永远无法返乡的人》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母亲的遗物

●秦文君

我的一位朋友常念叨说，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最大的福分并不是出众的容貌或飞来的白马王子，而是拥有一位慈母。

朋友家有三个千金，她们的母亲是一名主治医生，她优雅纤弱，充满仁慈。她鼓励女儿们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她在院子里栽了三棵树，以三个女儿的名字命名；在她们胆怯和孤独时她给她们唱歌。三个女儿无一例外都以为母亲最爱自己，就因为她的鼓励总是那么及时。

有一天，她们失去了最爱的母亲。她们家并没有传出悲惨哭喊的声音，特别是三姐妹，她们默默地协助父亲料理了后事，显得十分理智。直到有一天父亲去出差，姐妹三个才抱头痛哭了一场，因为她们怕父亲伤心。那种为亲人着想的禀性是她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这是母亲留给她们的最贵重的遗物——爱和仁慈。

（天堂飘雪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活着的一万零一条理由》一书）





意林

回馈（外一则）

●王鼎钧

吕蒙正出身寒微，后来入朝做官，难免有人瞧不起他。有一天退朝的时候，他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说：“吕蒙正是什么东西，今天也站在这里！”

吕蒙正的同事自告奋勇，要去调查这话究竟是谁说的。吕说不必：“我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如果一旦知道了，就终生不能忘记了。”

世上善于做出回馈的人很多，善于消化、享受回馈的人太少了。甚至有许多人在乱了方寸、失去控制之后，会犯许多错误去“喂养”那些谤词，反而使它们长成。

利器深藏

林中鸟比笼中鸟善鸣，因为林子里面鸟多，大家可以互相观摩。笼中鸟“孤陋寡闻”，难有大长进。养鸟的人常常把鸟笼挂在树下，加以补救。

人要增进语言表达的能力，也得经常接近长于辞令的“先进”者，吸收养分，徐徐成长。能言者未必肯多言，幸而社会上有一些以说话为专业的人，他们分布在舞台上和讲台上，或者高水准的广播节目里。多找机会做这些人的听众，可以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准。

说话的“功夫”有了长进的人，往往炫耀其“一得之愚”，宣泄其“一得之乐”，为

说话而说话，脱离实用，不计后果。这种行为颇像人们口中幼年时期的华盛顿，他有了一把锋利的刀子，立刻把后院的樱桃树砍倒。此举毫无必要，只因为他要显示自己利刃在手。利口轻试，漫无目的，所伤害的不仅是一棵树而已。

练习驾驶，练习游泳，起初总是小心翼翼，等到稍有“把握”，也就面临飞车肇事或失足溺死的危险了。练习说话的人要对此有所警觉。

（芊芊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开放的人生》一书）

发现上帝

●〔黎巴嫩〕纪伯伦

◎薛庆国 译

两个人在山谷里走着，其中一人手指着山边，问道：“看到那座茅庐了吗？有个人与世隔绝，常住其间。他在寻找上帝，对世间万物视如敝屣。”

另一个人说：“他不会发现上帝的，除非他离开茅庐，结束孤独的隐居生活，回到世间与人们同乐共悲，在婚宴上与舞者共舞，在葬礼上随灵柩旁的哭者一起痛哭。”

第一个人虽觉此言不错，但还是说道：“我赞成你说的一切，但我相信这位隐士是个好人。做一个真善的遁世者难道

不胜过许多伪善的凡夫俗子吗？”

（郭红英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纪伯伦全集·第5卷》一书）

男人的堡垒

●张国立

前一阵子，我在网络上联络到一个多年不见的好友，应邀去他家玩。敲响门铃后，开门的是他的老婆，不过对方没请我进去喝杯咖啡或热茶，而是说：“我老公在楼上。”“噢，夫妻分居吗？”她微笑着摇头说：“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爬到顶楼，我才见到水塔旁边有间用铁皮搭建的小屋，模样很奇特，顶多15平方米的长方形小屋顶上竟有个T形的烟囱。房间里有张木桌和两把椅子，两面墙上钉满了做各式模型基底所需要的层板，角落里有个老式的铁铸火炉。

他从小爱做模型，最近更迷上了各种汽车模型，制作时对光线要求很高，因此他才搬了上来。他说，这是他的堡垒。

他隆重地介绍他组装的每一辆汽车。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他的手机响了，是他老婆叫他领我下楼吃晚饭。于是，我们结伴下楼。

我也需要一个堡垒。家很重要，但我们有时候需要到家以外的地方透透气。改变环境是改变心情最简单的方法。🌸

（田龙华摘自《祝您健康》2016年第12期）

《读者》30年合订本



《读者》属于综合类文摘刊物，坚持“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与时俱进，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认可，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读者》行销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套合集共4箱81卷，全景呈现《读者》30年（1981年~2010年）来所有精美文章，可谓广大读者超级丰盛的精神大餐。特贴心附赠收藏证书，有专用编号，具备一定的升值空间。

定价：1800元（全4箱81卷）

邮购信息：北京市海淀区金源时代商务中心2号楼A座9E（100097）

收款人：任清

电话：010-88864156、010-88895298（兼传真）

13621388481（北京）

账号：工商银行 6222 0802 0001 3357 291（任清）

建设银行 6227 0000 1448 0163 991（任清）

「慢慢愛」禮盒浪漫上市

这份爱的礼物，简单、深沉、隽永，有包罗十方天地的绚烂，也有浅浅不多言的陪伴。希望送出它的你，和收下它的人，都懂。

愛 · one life one lover · 如

我們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總有一個人是等着你的

从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够愛一個人

心

你問我愛你值不值得，其實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慢慢愛

上海南陽路新華書局
頭等書料 印刷
科慧先生

了解更多及訂購請扫一扫



我的技艺，或曰阴翳之艺术

(英) 狄兰·托马斯

我施展技艺，或曰阴翳之艺术
 在这静沉沉的夜晚
 唯有月亮狂暴不息
 恋人们躺在床上
 怀中盛满悲伤
 我搜胸刮肚，在浅唱的灯光下
 不为艳贞，不为面色
 也不为在乳白色的舞台上
 昂首阔步，一展风采
 只为获取他们隐秘的内心深处
 平凡不过的回报

除了狂暴不息的月亮
 我不为那骄傲的人
 在这些浪花卷起的纸页上写作
 也不为高耸屹立的死者
 ——环绕他们的是夜莺与赞美诗
 而是为了恋人们，他们的臂膀
 怀抱穿越年代的悲伤
 他们既不赞美也不回报
 甚至都不在意我的技艺或曰艺术

景耀奇抄



诗帖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发到电子邮箱 duzheshianyuan@163.com 即可，详情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甘肃兰州读者景耀奇先生抄写。

